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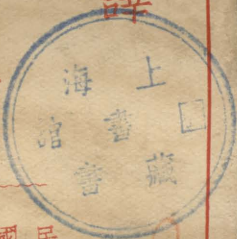
集全劇戲俄露

種九第

東亞病夫譯

呂伯蘭

真美善書店發行



年六十國民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3 5449B

Théâtre Complet

de

Victor Hug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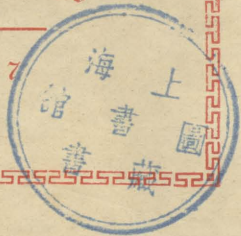
IX.

**Ruy Blas.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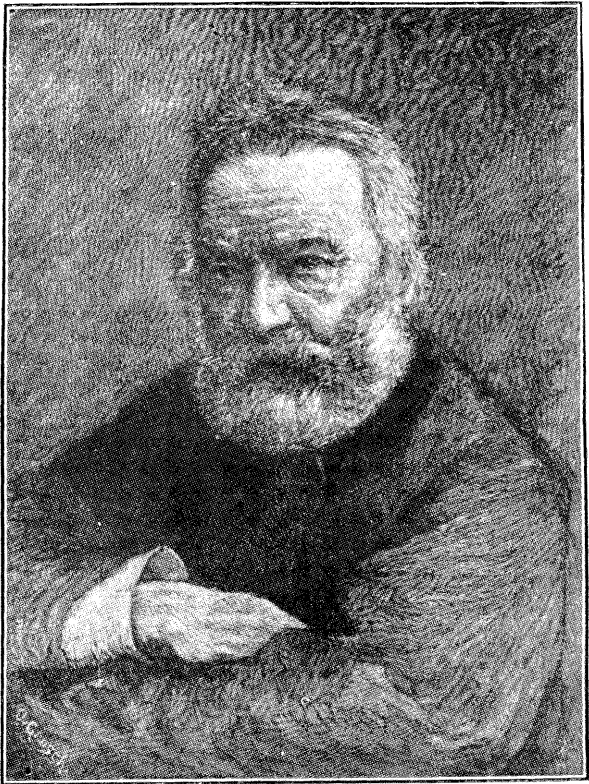
Traduit. Par

Monpao Tseng

1927



象 小 俄 囂



東亞病夫譯呂伯蘭時小象，



時爲民國六年秋八月。



爲紀念我老友及法國文學的啟蒙師

## 陳季同將軍

他曾囑咐我遙譯俄戲劇，并囑

先譯克林威爾，歐那尼，呂伯蘭

。今先印行呂伯蘭，以慰靈感。

他的忠懇之友東亞病夫。

# 作者自序

~~~~~ 序 自 者 作 ~~~~~

凡劇場之所謂公衆者不外三種觀客所組成：第一種爲婦人，第二種爲思想家，第三種卽號稱羣衆者也。羣衆所惟一需要於戲劇作品者，卽動作也；婦人所首先注意者，情欲也；思想家所竭力追尋者，性質也。此三級之觀客，如經吾人留心研究之，卽顯然可見：羣衆既熱愛動作，當然不願情欲與性質（註一）；婦人不甚關心於動作，其專心致志者，厥惟情欲之發展，性質之描寫不自知其忽略也；至於思想家，則其興趣全在觀察性質，不啻以舞台爲人類之活動標本室，而默視於顯微鏡之下，彼視情欲爲劇作中天然之關節，動作則不特不喜，且厭之矣。是以羣衆所求於戲劇者在感覺；婦人在情緒；思想家在考慮。各人皆求樂者也，但此則爲眼之樂，

彼則爲心之樂，終則爲智識之樂。由是在舞台上三種作品，亦釐然有別：其一平凡而下劣，其二光明而高尚，然三種作品雖不同，各能滿足一種需求：曼洛特拉姆（註二），所以爲羣衆也；爲婦人則以泰憊諦理解情欲（註三）；爲思想家則以哥曼諦描繪人類（註四）。

上來所論，不過吾人思想中之概念，幸讀者勿認爲嚴格之界說。凡普通之中，恆有特別；吾人非不知羣衆爲一總體，其中無所不包，愛美之性，一如凡俗之嗜好，理想之樂，何異共通之口味；亦知一切思想家以心思之縝密，深造者應在婦人；又豈容恃神祕之法則，以身體上性之區別，而遽判其精神之優劣，婦人之中，有思想家，固恆事也。我言至此，我先請讀者勿以我所用字句之表面，而并拘執其意義，然後再申我說。

凡人以嚴正之眼光，注視吾人所言之三種觀客，了然知彼等所持之理由，亦各行其是。婦人之理由，願受感動也，思想家之理由，願受示教也

，羣衆亦何嘗不合理，願受娛樂也。由此三種之顯證，遂設定特拉姆之法則（註五）。實則在劇場中所稱爲舞台坡（註六），用以隔分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之大關，在關之彼方，創造而使之活動於藝術，自然，性質，三合組之條件中，即吾人所反覆聲明之劇中人；即在此人中，在此性質中，投以情欲，或發展於此，或變化於彼；終之因此性質與情欲之衝突，依神祕之方法，造出人類之生活，包含種種情事，偉大者，瑣細者，悲慘者，滑稽者，恐怖者，使心意得愉快，謂之興味，使智識受教訓，謂之道德：如是即特拉姆之目的也。吾人見特拉姆有時描寫情欲，近乎泰德諦，有時描寫性質，近乎哥曼諦。然則特拉姆爲第三偉大之藝術體，包括前兩體而饒益之者也。使無莎士比亞介於其中，左提高耐一（註七），右挈穆理哀（註八），則高耐一與穆理哀，將終於各各對峙而不能融合也。從此泰德諦與哥曼諦相反之兩電流，使之相遇，其所湧出之火星，即特拉姆也。



特拉姆之目的法則及意義，既如上述，作者不揣其力之微而識之短，言之者已屢而聞之者亦熟矣。不敢妄自菲薄，遂決定於此作。此非詡爲已如是作；但認爲欲如是作耳。世有知者，僅視爲作者之出發點可也。

吾人在此書之首，僅寫數行，無暇再爲必要之詳述，實深抱愧。惟是對於此呂伯蘭特拉姆之內容，含有特別之思想，不能不以各種眼光觀察之，冀明真義焉。

今試先以歷史哲學的眼光觀察我呂伯蘭特拉姆，此特拉姆之意義，果何如乎？凡一國家當君主政體之將傾覆也，必有無量數怪異之現象，應運而生，以供慧眼之傾注；其傾注之起點，又必先及於貴族。夫貴族者，君主政體之個體也。國基搖撼矣，王統凌夷矣，舊法律破壞矣；政治團結，爲種種陰謀所牽引，將分裂矣；高級社會，日就衰頹，沉沉死氣，表於外者襲於內；國維墮廢，私謀興奮，恐慌之象，瀰漫全國；軍界，警界，財

政界，紊亂尤甚；人人知末日之將至，大禍之不旋踵也。僉以昨日之日爲可厭，明日之日爲可怖，一切人可疑也，一切事無可爲也。國家之病，病在頭顱，貴族所處最接近，痛苦之到達亦最捷速。試問此時，成何現象乎？其貴族之一部分，留於朝者，絕眇正義明道之儔。於是日暮途窮，倒行逆施，伊霍其位，盜跖其行，莫不乘此絕續之機會，急起直追，汲汲顧影，祇圖殖己，遑恤國家，造就小己佳運於公衆不幸之中；爭大寵，攘大官，攫大利，命令，爵賞，階位，帑藏，無不可奪者，無不可盜者，亦無不可覬覦者，貪婪愈甚，則致富愈速，野心愈大，則擁權愈高，本來情性，悉汨沒於虛榮實利之中；舉世面目，無不獷猛可畏。丁茲時也，蓋人也而悉化爲魔矣。此一類也。

至貴族中之優秀卓絕者，則不然。大抵見時事之不可爲也，知剖心納肝之不見用也，憂愁幽思之無濟於事也，拂衣掛冠，浩然去國，紛紛各就

其采地，返其故宮；憤胸橫決，一瞑不視；變自殺之心爲自敗之計，醇酒也，婦人也，博進也，莫不駿馬騰外廐，名姬實後房，豪奴成羣，盛讌排日，荒淫無執，以求一日之樂；府庫土地，成千累萬，曾幾何時，悉隨其豪邁之揮霍，慷慨之布施，遽落於債家之手。君政下傾之勢，雖一日千里，而茲之破壞，更欲趨越其前；不翅縱火於其封殖之四隅，付之一炬也；蓋代豪華，惟恐其留有一縷之烟，一寸之燼；可謂一切棄捨，一切擔忘矣；所不能擺脫者，徒有債權人耳。斯時不流爲浪子，卽激成游俠，再不然，或隱於乞兒；變姓易服，混迹於黑闇卑污之人羣中，日慮債家之躡其趾而追其影也。彼夙居社會之最高層者也，今乃來居社會之最低級；彼囊中不留一枚之金錢矣，全體乃富受普照之日光；不第不以爲辱，不第不以爲苦，且時時仰而絕纓，笑其富貴之親族，斥爲盜賊，等之倡優；其言論意識，幾幾乎奪哲學家之席矣。仁慈，勇敢，誠實，聰明，諸嫩德，往往發

露於不規則之行動間；塵垢其外者，神聖其內。名籍隱而劍光顯矣。此又一類也。

此兩類人物，在君主政體垂倒之際，必湧現於人類之舞台；求之歷史中，以西班牙十七世紀之末，其所演之事實，最爲明瞭，最足表示其思想。作者乃模倣而概括之，得二人焉；一爲白尙珊，一爲白尙瑞，概括第一類，以白尙珊代表之，概括第二類，以白尙瑞代表之；二人本兄弟也，而適合兩類之模型。

凡此處所刻畫描繪者，無一不顯現一六五九年間卡斯梯爾貴族之真形（註九），吾儕自信確能保留此可矜賞之特性。——茲再進而論之。

上文所述兩種不同之貴族，既以人格化爲兩劇中人。然作者又默察此君政澆季，於此兩種貴族之下，恆見有蠕蠕躍躍羣聚於黑影之中，其爲物至偉大，至隱闕，亦至無名。卽所謂平民也。平民知有未來，不知有現在

；孤兒也，寡人也，聰明而強毅者也；其位置至卑，而其吸受乃至高；盡於背者，傭奴之徽號，寄於心者，天才之默啓；昔日爲諸侯之騶御，不以窮賤而自屈其愛戀，一旦脫輓而飛，嶄然露頭角於殘破之社會中，躍登莊嚴之寶座，握無上權，施無上德，孕育無上世界，非卽平民耶？平民則以呂伯蘭代表之。

白尙珊也，白尙瑞也，呂伯蘭也，此三人者，非人也，不過爲三類人之符號耳；作者揭櫫此三符號，使之生活行動於舞台之上，不啻舉十七世紀西班牙君政之全體，於剎那間，撮而現之觀場人之眼簾；試再仰其眼，矚此三類人之上，復有一純潔光明之人類在；其人乃一婦人也，一王后也。號爲婦人，乃不幸若無夫；尊爲王后，乃不幸若無王；正掬其國母之恩慈，女性之柔懿，寄於目而下睇之時，適值呂伯蘭獻其民意，希望未來，仰面上矚之時，不覺上下兩目光，遂構成天人之交線。

此四人之如是團結，適用以概括主要之旨趣，使一百四十年前西班牙之君主政體，活現於歷史哲學之眼前。在作者之意，原不妨連及於附屬之人物，以顯事實之全。四人之外，似可再加第五人查理二世國王。顧西班牙之查理二世，在歷史中，一如其在特拉姆中，非一人面也，不過一人影而已。

我今所急欲說明者，幸勿以我所言，作為呂伯蘭之解釋讀也。其實僅為其中景象之一耳。換言之，即以歷史哲學的眼光，精心觀察，覺有可研究之價值，其研究之結果，在此特拉姆中，得有如是特別之印感耳。

蓋此特拉姆，亦如世界之一切物，既有種種景象，在視覺中即能變現種種狀態。人固可以視一意象，成諸景色，無異於一山。此全係乎屬目者所處之地位然也。譬諸白山（註十），在克拉達福雷奢所見（註十一），不同於在薩倫歇所見（註十二）。然白山則依然白山也。

上文所述，不過就歷史哲學之一點觀察之則如是耳。脫轉其眼光，爲更高之觀察，爲人類性質上之觀察。則寫一白尙珊，以明人之專一私利，窮日夜患得患失者也；寫一白尙瑞，則反之，並不知私利爲何物，終其身無憂無慮者也；又寫一呂伯蘭，以明人之具種種能力，抱種種熱心，雖被壓制於社會，然其壓制力愈劇者，必其爆裂度愈高者也；終乃寫一瑪麗后，以明人經失意之餘，必成厭倦，厭倦之極，馴至并其德性亦銷磨也。

人類性質上之觀察，既如上所述。今使專以文學的眼光觀察之，則雖題爲呂伯蘭，而思想上一般亦生變化。此三類藝術之最高體，以人格化而概括之。白尙珊譬則特拉姆也，白尙瑞譬則哥曼諦也，呂伯蘭譬則泰德諦也；特拉姆方聯綴動作，哥曼諦擾亂之，泰德諦斬絕之。

吾人對於呂伯蘭劇取種種之觀察，得種種之景象，謂爲正確，固無一不正確，謂爲圓滿，亦無一不圓滿也。蓋作品之全體，本無所不包。在善



觀察者，觸類旁通，各得其得斯可耳。我敢一言以蔽之，具何種觀察，即現何種主旨。哲學之觀察，其主旨即平民吸受最高，以人道爲基礎也；人類之觀察，其主旨即一男子愛一婦人也；戲曲之觀察，其主旨即一家奴戀一王后也。然試問羣衆每夕在劇場之中舞台之下，萬頭攢動，萬目傾注，在法蘭西公衆之注意，雖不乏爲知識之試驗，究之鼓掌喧譁於此劇之前者，究其何種觀察爲多數乎？我知其必末一種也，必戲曲之觀察也，必嘖嘖稱嘆於一家奴之戀一王后也。

依吾人所論之呂伯蘭，即可明瞭其他之作品。古德之名著，貢獻於觀客之前者，其提起研究之興味，當遠過尋常作品。然觀丹丟弗者（註十三），此以爲可笑，彼以爲可怖。丹丟弗，即家蛇也；或視爲僞善者，或竟視爲僞善。蓋有時爲一人，有時爲一意象耳。又如奧丹洛（註十四），在此人意謂一黑人愛一白婦；在彼人意謂一暴貴人娶一貴族女也；或認爲妬忌者

；或卽認爲妬忌。此種景象之分別，毫無關於文章基本之一致。吾儕固嘗言之矣，枝雖萬千而幹則獨一也。

然讀我書者，如以作者思想之傾向特偏於歷史，此言亦非盡誣。蓋求此特拉姆之意胎，稿受生於歷史，且其受生之意義，呂伯蘭固完全關連於歐那尼（註十五）。表現貴族事蹟於王權事蹟之下，歐那尼與呂伯蘭如出一轍也。惟在歐那尼中，惟一之王權，尙未滿足，貴族對於國王，猶時時施以奮鬪，或以倨傲，或以武力；封建與叛逆，各參半也。在一五一九年，貴人之遠離宮廷，而生活於山中爲劇盜如歐那尼，爲族長如李谷梅（註十六）。至二百年後，則問題變矣。諸侯悉成爲近侍，貴人如欲隱遁，非並隱其姓名不可，此非避國王也，特避債戶耳。彼等決不爲劇盜，而變成無賴。——吾人覺惟一之王權，經此長久之年代，在此種貴族之頭上，漸成過去，撓屈於此人者，或且破裂於彼人。

我敢在此歐那尼與呂伯蘭兩劇中，下一最後之斷語，西班牙之兩世紀，悉已網羅其中；此兩大世紀，原爲控制世界之查理第五賜予其子孫者（註十七）；第兩世紀中，有最可注目之一端，卽鑒臨之大神，絕不願其延長晷刻，查理第五生於一千五百年，查理第二歿於一千七百年。在一千七百年，路易十四之繼承查理第五，猶之在一千八百年，拿破崙之繼承路易十四也。此偉大王朝之顯現，時時照耀於歷史中，使作者感受一種既美麗又憂鬱之景象，不自覺其眼光之頻頻注視，有時受印象之驅迫，遂運用真材料，以實彼之作品。彼甚欲充滿歐那尼以曉色之清明，而布濩呂伯蘭以晚霞之黯澹。在歐那尼中，爲奧大利家旭日之升（註十八），在呂伯蘭中，則成夕照矣。

一八三八，一一，二五，在巴黎。

\* \* \* \* \*

(註一)(原註)猶言筆法也。因動作 Action 無論在何種情境之下，均可卽以動作表明，至情欲 Passion 及性質，Caractere 則除以語言表明外，殊少特例。蓋戲劇之語言，爲固定的而非流動的，卽筆法是也。

霍拉士曰：劇中人應言其所當言，Sibi Constat，此之謂也。

(註二)曼洛特拉姆，Melodrame，在古時爲一種劇中人各持樂器之戲劇，今則用爲通俗劇之通名矣。

(註三)泰德諦，Tragédie，卽悲劇，亦名莊劇。

(註四)哥曼諦，Comédie，卽喜劇。

(註五)特拉姆，Drame，原字之意，卽指戲劇之動作；後用爲悲

喜劇混合戲劇之專名，創此體者爲狄代洛，Diderot，至露俄始告成功。

(註六)舞台坡，La rampe du théâtre，即舞臺前面之排燈。

(註七)高耐一，Cornelle，爲十七世紀法國悲劇大家；人稱爲法蘭西悲劇之父。

(註八)穆理哀，Moliere，爲十七世紀法國喜劇大家，本社曾由病夫譯其夫人學堂及夫人學堂批評兩種，已刊布矣。

(註九)卡斯梯爾，Castille，爲西班牙地名。在九世紀至十五世紀，西班牙本分兩國，一爲卡斯梯爾，一爲亞拉剛，Aragon直至非蝶南與卡斯梯爾之伊薩佩爾結婚，始合併，以十二省組成西班牙。

(註十)白峯，Le mont Blanc，爲阿爾伯山最高峯，在奢慕尼谷

之上，高四千八百十密達。

(註十一)待攷。

(註十二)待攷。

(註十三)丹丟弗，Tartuffe，爲穆理哀五折之詩句喜劇，出幕於一六六七年。法國喜劇之傑作也。Tartuffe字義卽假面人。

(註十四)奧丹洛，Othello，爲莎斯比亞之悲劇，亦其傑作之一，出幕於一六〇四年，威尼 Vigny譯爲法國詩劇。

(註十五)歐那尼，Hernani，亦露俄所作之特拉姆，本社已由病夫譯成散文，不日刊布。

(註十六)李梅谷，Ruy Gomez，爲歐那尼劇中主要人物。歐那尼所戀之莎兒，Dona sole，卽其姪女而欲娶爲妻。終以妬嫉而毒殺歐那尼，並死莎兒。

(註十七) 查理第五 · Charles V.，即史所稱之查理堪 · Charles

Quint 西班牙王，被舉為日耳曼皇帝，成威權無上之帝國。

(註十八) 奧大利家 · La maison d'Autriche，查理第五之父斐理伯第

一，曾由其父日耳曼皇帝麥克西密連 Maximilien 分封為奧

大利大公。後查理第五又傳之其弟飛蝶南，故史稱之為奧大

利家。



## 譯者自敘

我繙譯這部囂俄的呂伯蘭特拉姆，是在民國六年的八月裏開始的。

那時我正服務南京，對於時局，所見所聞，比較的稿切。我時時感覺著執政的貪黷，軍閥的專橫，在國家病危垂絕的時候，大家伸出手來，向病牀前，趁火打劫式的搶牠遺物，祇想自己的權利，沒人管牠的死活。照這種現象，比起西班牙查理第二時代，很有幾分相像；據囂俄氏呂伯蘭所舉貴族的兩類，第一類，幾幾乎觸目都是的，第二類，或者中流社會智識階級裏面，發生幾箇玩世不恭的讀書人，至於大人先生們，絕對沒有這種人格，老實說，比西班牙更不如呢。

我被這種感想驅迫，再拿呂伯蘭特拉姆反覆的誦讀，覺得牠上頭說的

話，句句是我心裏要說的話。就費了三箇月的工夫，把牠譯了出來，也不過借別人的酒杯，澆自己的塊壘罷了。

我譯成之後，並未刊布。有一天，某督知道我常做小說，問我有沒有新著作，我就把呂伯蘭譯稿送給他看。過了幾天，他還我稿本時，很興奮的道：罵得痛快！罵得痛快！他說這話，好像自己不在被罵之列；到底是看了真動了心呢，還是心裏不快表面祇好如此說呢，我也猜摸不透了。

這譯稿安眠在我書案抽屜裏，沒有動彈過。直到民國十三年七月，經東南大學裏友人的慫恿，開始在學衡月刊裏登載過一次。去年董顯光君創辦庸報，向我索稿，於是又在北方重行發表。

今年我避難來滬，閒著沒事，這正是連神給我發展文學的好機會，就和大兒虛白，父子兩人，合力組織真美善半月刊；雖不敢上比仲馬父子，功枯兄弟，馬格利德兄弟，家庭合作的前徽，也可以表明我們一點熱心，

對於中國文學家，略盡壤流的貢獻。趁此機會，把我從前已譯成的露俄戲劇，連著新開譯的，索性把他所著的十三種戲劇，一起譯成露俄戲劇全集，在未譯全之先，却把呂伯蘭特拉姆開首印行了。

在這呂伯蘭付印之時，我對於譯述上自己知道的缺點，不能不在此先行聲明幾句：

第一缺點：呂伯蘭特拉姆是詩劇，而且是抒情詩。講起來也應該譯成詩體，纔可以把作者的烟士披里純 *Inspiration* 和音節的真相，表現得完全。但是我那時對於繙譯外國詩，沒有想出適當的方法；固然要不失作者的眞精神，免却仍是中國人自己的詩不是外國某家詩的譏評；又必須叫婦孺都能了解，不至發生一部分人會讀一部分人不會讀的困難；我實在沒有這天才，打出一條詩的新路徑來，祇好避難就易，譯成散文。這箇缺點，妄想在新譯的克林威爾特拉姆上，大膽嘗試嘗試，能不能補我這回的過失

，還不敢自信呢。

第二缺點：譯書第一要忠實，最好是直譯，一字一句，像印模一樣的印出來，方不至把原文的意義，走了樣兒。我譯這部呂伯蘭，直譯的地方，固然也不少，但第一折裏，就不免有近於義譯的所在，尤其是第三折第二場，那是觸發我開譯這部特拉姆的原動力，我心腔裏的怒浪，不自禁洶涌地的衝激出來，雖仍不敢遠離原文的意旨，然詞句裏頭，時有出入，這是很抱歉的一件事。刊印的時候，原想把牠修正，後來一想，這一點是譯者靈感上的紀念品，拋棄了也有些可惜，便逕直的照當時原譯絲毫不改的印行了，請讀者原諒我一時的苦心。

至於呂伯蘭特拉姆的主義和排演時經過的情形，羅俄氏自序與生活實證談裏，說得非常詳細，用不著我來饒舌了。

病夫，一六，八，五，寫於上海。

## 人 物 表

---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呂 伯 蘭 | Ruy Blas.                  |
| 白 尙 珊 | Don Salluste De Bazan.     |
| 白 尙 瑞 | Don César De Bazan.        |
| 瞿 瑞 堂 | Don Guritan.               |
| 耿寶來伯爵 | Le Comte De Camporeal.     |
| 桑達侯爵  | Le Marquis De Santa-Cruz.  |
| 白士鐸伯爵 | Le Marquis Del Basto.      |
| 丹勃伯爵  | Le Comte D'Albe.           |
| 麥 尼   | Don Manuel Aria.           |
| 泊連高侯爵 | Le Marquis De Priego.      |
| 孟 達 高 | Montazgo.                  |
| 瑪麗王后  | Dona Maria De Neubourg.    |
| 姐碧公夫人 | La Duchesse D'Albuquerque. |
| 賈 茜 丹 | Casida.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女 保 傅 | Une Duêgne.                |
| 項 陶   | Don Antonio Ubilla.        |
| 顧 華 堂 | Covadenga.                 |
| 瞿 甸   | Gudiel.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侍 者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法 官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門 監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侍 從 官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# 呂伯蘭

法國 囂俄原著 東亞病夫譯

## 第一折 白尙珊

佈景：

場上設西班牙瑪特里京城內王宮之一別館。敷陳華絢皆斐理伯第四時代之流行品。左有一巨窗，金匡方窠。兩旁各有斜壁，各置矮戶通內室。後建一瑠璃壁，中闢一門，外臨堂塗。堂塗橫亘修與舞臺等，爲

瑠璃壁上垂幕所掩護。室中置書案一，安樂椅一，案上列文具，以備書寫者。

## 第一場

登場人物：

白尙珊，

瞿甸，

呂伯蘭。

白尙珊衣黑絨襖，爲查理二世時代之制服，項飾金羊章（註一），襖外被一金緣綠絨之巨帔，腰懸金柄鱗鞘之劍，冠雪羽冠，由左壁矮戶出，後隨呂伯蘭及瞿甸，各負行篋革囊，作整裝旅行狀。瞿甸衣黑佩劍



~~~~~ 第一折 第一場 ~~~~~

。呂伯蘭則奴裝長鞦短褐，胸際紅紐如列星，赤首無劍。

(珊)呂伯蘭，你把這兒的門關上，——那邊的窗開了。

呂應命，白尙珊揮手令去，呂卽由後方門中出。珊倚窗瞭望，瞿甸侍。

(珊)你瞧滿宮裏睡得靜悄悄的，——天倒快亮了。

忽回首向瞿甸。

(珊)瞿甸，這從那裏說起呢，不是青天的霹靂嗎？——我的事業就算完了，官也丟了，勢也失了，三不管攆出國門，冲天的氣餒，一日裏就倒了。——爲的是什麼呢？說起來笑死人，祇爲了不相干的一點兒私情事！那原是我年輕糊塗，不知自重！平白地愛上一個來歷不明的宮女！誰知那宮女是王后身邊人，還是從南浦帶來的舊婢，靠這一點就把我詛住了。有一天他竟把我和他私生的孩子帶進宮來；抬出王命強迫我和

他結婚。我死命的辭却。因此人家就把我驅逐了。祇可惜我二十年的功勞資望，西班牙赫赫有名的大法官，提著名兒人人害怕的；一下子都犧牲了，消滅了。只怕瑪特里全市的人，都要拍手哈哈的笑我了！

(瞿) 爵爺怕什麼？這會兒一個人都不知道哩。

(珊) 明天呢！還有個不知道的嗎！好！好！趕他們知道候時，我們早上了路。不，我不願墜落，祇願隱去！

言次以手疾解其襖紐。

(珊) ——你老把我的紐子扣得緊緊和牧師似的氣都轉不過來！

言畢，就坐半晌。

(珊) 我就這麼倒了不成？我想不如想個法兒，造一個深密黑暗日光不透的地窖子，把身體隱了最好。

忽起立，背手行。

~~~~~ 場 一 第 折 一 第 ~~~~~

(瞿)不敢動問爵爺，這個霹靂到底是誰放的呢？

(珊)除了王后還有誰？因此我恨了她，要報這個仇。瞿甸，你是我廿年來扶養大的人，大概也猜得透我幾分的心事了。我現在決計回到迦斯梯爾的芬拉本國去。時候不早了，你趕快替我收拾行李去。我還要和那人說幾句話，那人你是知道的。肯服我使用不肯，我也料不定。但今晚我總還是這裏的主人。咳！必報此仇！必報此仇！報得成報不成，我也不管，總要叫他知道我的利害。瞿甸，你快快去預備罷。我要和你一塊兒走。

瞿甸鞠躬而出。

(珊)——呂伯蘭

呂伯蘭由後面門中出。

(呂)爵爺，何事？

(珊)我從此再不進宮來值宿了，所有宮門上的鎖鑰，一概該留下，大窗都關上了。

呂伯蘭鞠躬應諾。

(呂)著。爵爺，還有別的吩咐嗎？

(珊)別忙，還有話呢。趕兩點鐘時，王后照例要到祈禱室做彌撒，一定從那堂塗裏經過。你小心在那裏候著別走開。

(呂)是。

白尚珊徐行至窗次。

(珊)呂伯蘭，你來看那邊宮門外廣場上，不是有個人手拿著一張紙片給守衛看嗎？你去領他來，可別和他說話，只指點他從那小胡梯上進來便了。

呂伯蘭聽命。白尚珊復以手指右方之門。

~~~~~ 場 一 第 折 一 第 ~~~~~

(珊)那邊屋裏有三個警兵，你去望一望他們醒著沒有。

呂伯蘭趨至門次，半啓其門，向外探望旋返。

(呂)他們都睡得好好兒的。

(珊)說話放輕些。你且別走遠。在那邊看著點兒，休教那警兵窺探我們的舉動。

有頃，白尙瑞頭戴破帽，身披一百褶之巨帔，襪污塵而履結草，腰插一缺口劍，昂然入。白尙瑞入時，呂伯蘭適側身立門次，彼此相視，作胎聘狀。白尙珊窺見之，作背語。

(珊)咦！做什麼鬼祟！難道他們認識的嗎？

呂伯蘭出。

\* \* \* \* \*

~~~~~ 蘭 伯 呂 ~~~~~

(註一)金羊章爲西班牙最榮譽之勳章以金羊爲項飾。

## 第二場

登場人物：

白尙珊，

白尙瑞，

呂伯蘭。

(珊)噲！好個光棍！你來了。

白尙瑞垂首立。

(瑞)是，兄弟，我來了。

~~~~~ 第一折 第二場 ~~~~~

(珊) 今天，我有什麼福分見你這乞兒！

白尚瑞微鞠其躬。

(瑞) 我是很喜歡……

(珊) (冷笑) 你且別說喜歡，人家可知道你的歷史。

白尚瑞仍和顏悅色。

(瑞) 知道些什麼？

(珊) 你幹的好事，我那一件不知道。我且問你，那一夜是耶穌聖誕的上一

日童米蘭雕鞘的寶劍給人偷了(註一)。祇爲他是聖若克的爵士(註二)

，強盜就把他的大衣留下。

(瑞) 留下大衣是什麼意思？

(珊) 祇因那大衣上繡著聖若克的徽章，因此不敢偷。你說這話對不對？

(瑞) 哈！哈！我們生在這種恐怖的時代。既屈尊做了賊，難道還怕了聖若

克健兒不成？

(珊) 怕不怕，我不問，我可知道那一夜你在那裏！

(珊) 不差，我不賴，那夜我去過一次。可沒有親近你們的董米蘭。

(珊) 沒親近就算了。我再問你，昨天月落時候，在馬窩地方一間破屋外面

一羣蓬頭赤脚的人，鬧哄哄的趕着哨兵打架。——我知道你也在那裏！

(瑞) 兄弟，我素來不屑打這些公人。但是那一晚，我確然在場，却並沒動手。趕我走過的當兒，祇當幾箇小蟲兒在地上打架。

(珊) 還有呢。

(瑞) 你儘說罷。

(珊) 有人說你，在法蘭西和你的伴當幹些不法的事，連鹽庫都私開了。

(瑞) 那不用說。——法蘭西是我們的敵國。

(珊) 在福倫特，遇著了巴丹雷密僧侶，他正從山莊上收了葡萄的租金，不



~~~~~ 第一折 第二場 ~~~~~

想著了你的手。

(瑞)你說福倫特嗎？我在那裏住了好久，說不定旅費不湊手的時候，抓幾個混日子也是有的。你知道我的歷史就是這些嗎？還有沒有了？

(珊)噫了。我想到你這些事，滿身的羞汗不知不覺升上面來了。

(瑞)升上來由他去。

(珊)我們的家族可怎麼樣呢？

(瑞)不相干。這種馬特里滿城裏知道我真姓名的，只有你一個人。我們再不提家族就完了！

(珊)記得有一天，我從禮拜寺出來，有個侯夫人問著我，他說：——那邊有個光棍，仰著臉，挺著胸，瞪著大眼東張西望，握著斗大的精拳揣在破袖裏，拖著一根破鐵劍一步一晃的打着腳孤拐兒，豎起一條鋸齒般的頭巾，踹著一雙旋螺樣的倒襪，說他是乞丐，比乞丐還要齷齪，

當他是王公，比王公倒還要驕傲，那是個什麼東西呢？

白尙瑞屢目自身之裝束，作微笑。

(瑞)你祇管回答他：那就是查發利(註三)！

(珊)虧你還叫我回答，羞也把人羞死了。

(瑞)給太太們取笑幾句，有什麼可羞。我生平最愛的就是引著娘兒們笑。

(珊)這全是不不要臉的話！也難怪你，你成日和一般無恥的棍徒混，混出什

麼好氣性來！

(瑞)噯！大人先生們是要臉的嗎？我看著也是一羣張口垂涎的餓狼！

(珊)我聽說有個積賊，叫做馬丹籙，是這裏馬特里警署最恨毒的人，是你

的朋友！

(瑞)這話是真。沒有他，我早凍死了。有一年冬臘月裏，他看見我光著身

在街上走。他可憐見，把達勃伯爵一件極美麗的大襖，偷了來給我穿

~~~~~ 場 二 第 折 一 第 ~~~~~

了。

(珊) 噫！達勃伯爵的大襖是你偷了。

(瑞) 是我得了。馬丹籙給我的。

(珊) 你穿著伯爵的衣服！不害臊嗎？

(瑞) 我一輩子就不知道害臊是件什麼事。況穿著金繡輝煌的衣服，冬天添我的和燠，夏天壯我的觀瞻。你看，還是全新的。

言時徐展其外帔，示其金緣細縉之大襖。

(瑞) 你瞧，這口袋裏滿裝著百十來封美人邀飲的帖兒。兄弟，你想我本是個多情種子，這幾年窮得牙開著沒得嗑了，心空著沒得想了，倒就靠這幾封簡帖兒，每日裏坐著翻來覆去的讀，模擬一回嘉肴旨酒的餘香，開開我的胃，描寫一回玉臂雲鬢的遠影，煖煖我的心，那不是無上的幸福嗎？

(珊) 啊！白尙瑞……

(瑞) 兄弟，你別儘責備我了。我本是西班牙的大散尼汗(註四)，也是你的近支兄弟輩；我的真名叫做白尙瑞，是卡洛堡的伯爵；有宮室，有采地，雖不敢誇說敵國之富，一年的收入算起來，也不在少數。本來好好兒一個貴公子，不知道那裏吹來一團惡運，把我迷迷糊糊的捲進去，不上二十年，偌大的家業，消化得乾乾淨淨，過眼繁華，好比一場春夢，到頭來落得一大堆債主終日終夜的不離左右。逼得我沒有法兒，只好逃避，逃避還怕他追尋，只好變了姓名。慢慢兒就變成今日這無賴的樣子，除你之外，人家都叫我查發利。你曉得我的日子怎麼過呢？算這八九年來，四達的通衢，就是我的臥室，侯門的階石，就是我的高枕，蔚藍天是我的繡幃，青草地是我的錦茵，飲的是自由的噴泉，吃的是榮光的空氣。這就是我查發利的生活。兄弟，你還忍心責

~~~~~ 場 二 第 折 一 第 ~~~~~

備我嗎？我現在只問你，我沒有錢，你肯借給我十個金錢嗎？

(珊) 噫！要錢？那好辦。你聽我說……

白尙瑞叉手立。

(瑞) 請你說，我在這裏洗耳恭聽。

(珊) 我今天叫你來，本不是偶然的，祇爲你是個有用的人。從前一時不慎，掉下這萬丈深潭，自己要拔也拔不出來；我瞧著很難過，我雖有錢，却沒孩子，我和你倒底是自己人，該搭救你。情願把你的債一概替你還清，贖回了你的舊宮，領你再到朝裏，恢復你的大散尼汗。查發利無形消滅，白尙瑞重新出現，這不是件大快意的事嗎？我願意傾家蕩產，玉成這件快事，你說好不好？

白尙珊言時，白尙瑞時而驚訝，時而喜悅，終忽狂笑。

(瑞) 你瞧多好聽的話兒，不怪人家說你們做官的都是鬼精靈，一個個甜嘴

蜜舌兩面三刀，騙死不償命。——不管他，你且往下說。

(珊)老瑞，你休要那麼說，我說話並不哄你，但有一條件。——祇等我把話說明了。你儘管先取這個金囊。

言次以滿貯金錢之金囊授白尙瑞。白尙瑞瞪視之。

(瑞)咦！金錢！

(珊)我給你五百個金狄卡……(註五)

白尙瑞作目眩狀。

(瑞)果真！

(珊)從今日起，……

(瑞)我是完全屬你了。我獻給你我的劍。什麼條件，你只管吩咐。不管水裏火裏，要去就去，但憑尊意。

(珊)不是這話，我用不著你的劍。

~~~~~ 場 二 第 折 一 第 ~~~~~

(瑞) 那麼你要什麼？除了劍，我沒有別的東西。

白尙瑞暱就白尙瑞密語。

(珊) 瑪特里的流氓，你一概都認識嗎？

(瑞) 不敢說謊，差不多十個裏倒有九個。

(珊) 我瞧著那班狐羣狗黨，常常跟著你走；我早知道這裏沒亂事便罷，要  
有事時，你的勢力儘管號召得動。那件事將來也許用得著你，現在却  
談不到此。

白尙瑞大笑。

(瑞) 這又不是，那又不是，噫！我猜著了。看你神兒，祇怕想串一齣奧貝  
拉(註六)。那麼你用我那一樣本事呢？唱詩還是奏樂？祇要請你吩咐  
，我就給你胡謔幾句。

白尙珊作色。

(珊)別說玩話，我說的話是給童白尙瑞說的，並不是給查發利說的。

言際，更近白尙瑞，語聲亦益低。

(珊)老瑞，我告訴你。我要有個人幫我做一件祕密的事，可不要明明白白的幫我，倒要暗地裏人不知鬼不覺的幫我。這件事差不多粗笨的人做不來：一不要有形迹，好像水色的細線隱在亮晶晶的鏡兒底下；二不要有聲息，好比打鳥的獵戶伏在黑魃魃的深夜裏頭。我雖不是惡人，這件事却是件極恐怖極奇妙的計策。我想誰都不行，也只有你幹得了。？幹成了，你發你的財，我報我的仇，不是兩全其美嗎？

(瑞)替你報仇嗎？

(珊)正是。

(瑞)誰呢？

(珊)一個婦人。



~~~~~ 第一折 第二場 ~~~~~

白尙瑞植立，凝視白尙瑞。

(瑞) 這個話是你說的嗎？珊哥，我勸你再別提了！我是個窮人，是個乞丐，祇知道大丈夫報仇，單憑著一把刀，白的進，紅的出，轟轟烈烈做一場。不想你是箇卡斯梯爾的貴族，平日裏前呼後擁，衣帽輝煌，立在这个世界上算個偉大人物，報仇不用能力，却用陰謀，陰謀對著男子也罷了，却對著婦人。不是我說一句不中聽的話，這種陰狠卑怯的敗類，我願張開兩眼，看他掛在四釘的刑架上纔快心呢！

(珊) 嚶！老瑞……

(瑞) 免開尊口罷，開口出來辱沒煞人。

立擲金囊於白尙珊足畔。

(瑞) 我不希罕這個，還是請你收回和你的祕密一塊兒守著罷。我是賊，我是強盜，我是反叛；我只知道刀來槍架，拳來腳當，眼睛對眼睛，牙

齒對牙齒，男子漢對著男子漢；偷也罷，搶也罷，殺人也罷，要幹便幹，蠍蠍螫螫做什麼？若說那些仙人跳翻天印的鬼把戲，不要說我一輩子沒做過；就做，也斷不忍把這個去欺騙一個懦弱無能的女子！這一個只好讓你們堂堂貴族有權有勢的人，獨擅勝場的了！

(珊) 瑞兄弟，我是好意……

(瑞) 謝你這番好意實實的不敢當。我還是還我的自由，每日裏喝一杯醱潔的噴泉，吸幾口平原的空氣，身上穿著老賊贈我的大襖，挨過寒冬，倦來時，就在舊邸階前，無憂無慮的睡一覺，扶頭靠樹蔭，伸腳踏太陽，快樂得多哩！——謝謝你。——我們倆良心上的功罪，祇好讓天主去裁判罷。告辭了。我沒福奉侍貴人，仍舊回去和那一班乞丐棍徒混這一輩子。老實說一句打總兒的話，我情願友豺狼，不願近蛇蠍。

——再會！再會！

~~~~~ 第一折 第二場 ~~~~~

語畢，曳劍欲行。

(珊)別忙，請等一會兒。

(瑞)等什麼來？我們再沒有可說的話了。除非你要細送我到牢裏去，倒是個辦法，要送請就送。

(珊)好！好！好！老瑞，你的氣性益發剛正了。從此相信你是個好人，也不枉我的期望了；你來！請你遞給我的手。

(瑞)怎麼！

白尚珊大笑。

(珊)我剛纔和你說的那些話。全是和你說著頑的。不過借此試試你的本性何如，這一下子都證明了。狠好！狠好！

白尚瑞怔視半晌。

(瑞)噫！婦人！陰謀！報仇！這些話難道我是做夢嗎？

(珊) 妄言！幻想！

(瑞) 還債！是妄言嗎？五百個金錢！是幻想嗎？

(珊) 那個……請你稍待，我給你去取來。

白尙珊起，向後方門次行，示意呂伯蘭令入，白尙瑞目送之。

(瑞) 你瞧那猥賊！滿口裏答應著是，骨靈碌的眼光，不知道懷著什麼鬼胎

哩。

白尙珊向呂伯蘭低語。

(珊) 你在這裏站着。

回首向白尙瑞。

(珊) 我去去就來。

卽由左戶出。

\* \* \* \* \*

(註一)童Don 西班牙貴族之尊稱用於名前。

(註二)聖若克爵士亦西班牙勳位之一，始於一一六一年。

(註三)查發利爲白尙瑞之假名。

(註四)大散尼汗卽 *Seigneur* 之譯音，貴族之稱。

(註五)金狄卡 *Ducat* 金幣名，每枚值十佛郎至二十佛郎。

(註六)奧貝拉 *Opéra* 既歌劇。

## 第二場

登場人物：

白尚珊，

白尚瑞，

呂伯蘭。

白尚珊既出，白尚瑞趨就呂伯蘭。

(瑞)我認得你，你不是呂伯蘭嗎？

(呂)我也認得你，你是查發利！做什麼進宮來？

(瑞)我纔來就要走。你知道我是個不受豢養的飛鳥，愛的是自由的天空。

你呢？穿着這奴衣做什麼？難道假扮來的不成？

(呂)假扮的不是我。

(瑞)你這話怎講？

呂伯蘭愀然。

(呂)我求你賞我一個臉兒，還把我當一個漂泊無家三天挨凍兩天挨餓的呂

~~~~~ 場 三 第 折 一 第 ~~~~~

伯蘭看待，給我拉個手兒。想當初你認得我的時候，我還是個自由人，我們倆出身都是平民，——平民就是曉光！雖則窮苦一點，比起你來，大家都是乾乾淨淨，白日裏攜手同行，到夜來並頭一覺，祇爲我們面貌相像，差不多的都當我們兄弟一般。不料好景難常，後來就各自幹各自的前程去了。這幾年裏，我還常遇見你，看你依然快樂逍遙，還是流離落拓，却一點沒有改變樣兒。論到我呢？不瞞你說，却有點兒不同了。我本是個孤兒，靠著幾個慈善家收養在科學學校裏。說也慚愧，我活了二十歲，實學沒有長進，傲性倒漸漸的發達了；不做務實的苦工人，反成了浮慕的虛想家。憑著我的思想希望，連自己也不知道懷著什麼野心，向著什麼目的，終日懶懶的，怔怔的，仰著頭，張著眼，望著茫茫的命運，替人類計畫一切。站在王宮前面，富貴場中，只看那些貴女命婦，珠圍翠繞的進進出出，這就算我消遣窮愁

的第一法門。有一日，我連麵包都沒得吃了，還是赤着腳只管望前路走去，研究人類的命運，迷信着自己的才能，哀痛着西班牙不幸，不知不覺的造成了一個計畫。兄弟，這計畫的結果，你已經看見了。是什麼呢？一個奴才！

(瑞)我很知道窮餓是個矮門：常言說得好，在牠門下過，怎敢不低頭，憑你誰，越是偉大，越是屈伏。然而命運却是有潮有汐的，這個潮汐，就是希望。

呂伯蘭搖首。

(呂)侯爵白尙珊，就是我的主子。

(瑞)你難道住在這宮裏嗎？

(呂)今早已前，我沒踹過這王宮的門限兒。

(瑞)真的嗎？你的主子，當著宮裏差使，不是住在這裏的嗎？



(呂)他是住在這裏。他可還有個沒人知道的屋子，離著王宮不過一箭之遠，白天不常來的。我就住在那個屋子裏。那屋子門上的鑰匙，祇有他一個人收著。每到深夜裏，他却來了，有時帶些人來。看那些人，都是戴著面具的，交頭接耳，誰都不知道說些什麼話。那屋裏還有兩個黑奴，是我的伴當。他不來時，我就算他們的主人，可全不知道我的姓名。

(瑞)他是個大法官，這些人大概是偵探，這個屋子，就是他發縱指示的祕密辦事室。他原是箇操縱一切的深心人。

(呂)昨天，他忽然告訴我：——明天一黑早，你該進宮去。你要從金色的鐵門裏走。——趕到我一進宮來，他就把這奴衣叫我穿上。兄弟，你看這可厭的衣服上我身來，今兒還是第一遭呢。

白尙瑞攜其手。

(瑞) 希望！

(呂) 你說希望嗎？只怕你還全個兒不知道呢。你只當我穿了這污辱的衣服，把一生的幸福榮譽都失掉了，從此就做了奴隸，永無出頭的日子了，兄弟，那倒不相干！——老實說，我並沒有覺得這衣服有甚羞辱，你還不知道我胸膈裏，常常伏著火一般的蛇牙，老釘住我的心房，死也不放。你只見我外面的難堪，替我擔憂！那裏知道我裏邊益發難受呢？

(瑞) 你這話怎講？

(呂) 你不懂我的話麼？兄弟，只怕你聰明一世，輪到這件要懂些了。只怕你就用盡腦力，斷乎猜不到天下有這樣狂妄的人！這樣糊塗的事！這樣危險的希望！別說你猜不到，誰也猜不到。兄弟，我這個希望，就是毒藥，就是罪案，不知道我的運神怎麼的閉著眼把我引進去了！

~~~~~ 第一折 第三場 ~~~~~

兄弟，你道我是誰？我是王后的情人呀！

白尙瑞訝然。

(瑞) 天哪！

(呂) 你看那霞崙軒古宮裏(註一)，或者愛士姑黎別殿上(註二)，高高的擺著百寶玉座，巍巍的張著五采錦幃，矗起一頂耀日的金冠，挺出一方朝天的牙笏；那裏面却藏著一個威如天神，尊如上帝的面目；一舉首萬人俯伏，一張目四海光明，生殺從心，禍福在口，這個是個什麼？在天主平等的眼光看去，道是個人；世上的肉眼，却都大驚小怪的稱他是個國王！我是個奴才！我却是他的情敵！

(瑞) 你妬忘國王嗎？

(呂) 可不是！我既然愛了他的妻子，自然要妬忌他！

(瑞) 啊啲！你好不幸！

(呂)兄弟，我實告訴你，我爲了她，簡捷要發瘋了。這些時白日裏老站著她經過的地方，呆呆的望她來，怔怔的送她去；一到夜來，眠也思，夢也想，想著她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，關在深宮裏，一般也是愁夢光陰；嫁了個不知趣的獸王查理二世，活了三十年年紀，國事也不管，家事也不問，成日成夜，只知放鷹逐兔；丟得我那瑪麗后，冷冷清清，悽悽慘慘，好不可憐。每天臨晚，總到他姊姊羅賽爾家去走走，經過渥丹雷薩街上，我天天在那裏等她看她。那裏知道今天看，明天看，不知不覺就把我看瘋了！啊喲！兄弟，那瑪麗平生最愛的是日耳曼的藍色花。那藍色花這裏是沒有的，我打聽著出在葛刺孟山中，雖這裏幾十里地哩。我此時也顧不得路遠，苦著我的兩腿不著，每天喘吁吁的跑去採來，編成一個美麗花球，趁半夜裏沒人時候，給做賊一般，爬進宮牆，放在那御花園的石礎上。不敢瞞你，昨天我又送花去了

~~~~~ 第一折 第三場 ~~~~~

。我順手的在那花球裏放了一封信！咳！說也可憐！我爬進高牆的當兒，不防頭撞著了牆面的鐵蒺藜，幾乎把我的胸膛都刺破了。倒底她看見我的花和信沒有呢？我此時也不知道。兄弟，你看我不是要發瘋了嗎？

（瑞）呀！了不得！你真鬼迷了頭了，那可不是玩的事。你可知道宮內大膳長吳湮德伯爵，也愛著他，也是瑪麗后的情人。常常帶著幾個騎兵巡哨宮門，你偷進宮時，要撞著了他，只怕你的花球還沒有薦，你的心房早濺了血了。我真不懂你什麼意思！誰不好愛，却愛上個王后！圖什麼來？

呂伯蘭面有愠色。

（呂）我知道嗎？大概是着了鬼迷！爲此我把身體都賣了。買我的主子，就是剛纔進那矮門！

語時指左戶。

(呂)我的那位頭戴白羽眼望青天的爵爺！在我賣身的意思，爲的是爵爺近着王后，奴才近着爵爺，一步近一步，或者也有近王后的一日；只圖解脫靈魂的痛苦，也顧不得奴衣的束縛了。咳！這奴衣！這奴才！全爲的是她！天主！可憐些我罷！

行近白尙瑞。

(呂)你問我爲何如此愛她呢？何時愛起的呢？有一天……但說也何益？我狠知道你的老脾氣，動不動就發生許多的問點！又是那裏呢？又是幾時呢？爲何呢？如何呢？問得人頭腦子都脹了！我求你都捐了罷。打總一句話，我愛她是痴就完了！

(瑞)你且別生氣。

呂伯蘭面色蒼白，作迷惘態，倒身安樂椅中。

~~~~~ 場 三 第 折 一 第 ~~~~~

(呂)我那裏是生氣，我是受苦。兄弟，請你恕我，要不然你避開我走罷。  
像我這種又可怕又可憐的痴漢子，死活由他去罷！

白尙瑞拍呂肩。

(瑞)避你嗎？我沒有苦，也沒有愛，彷彿是個搖不響的空鈴。本來乞丐的目的，祇向運神討一個兩個銅錢是真，那裏去討愛戀呢？我的心早消滅了，靈魂却完全全的，祇是隱而不顯。兄弟，我看你爲了愛戀，眼光都變了。呂伯蘭！我羨你！又憐你！

兩人堅握手，相對悽惋。時白尙瑞徐步入，目視兩人，非常注意。一手持一冠一劍，置之安樂椅，一手攜金囊置案，爲聲鏗然。

(珊)老瑞，金錢在這裏。

呂伯蘭聞聲，瞿然似夢醒，從椅中驚起，俯首垂目，爲狀至悚息。白尙瑞則作背語。

(瑞)這老獵賊多半在門後偷聽我們說話呢。不相干！管他什麼？

回首向白尙珊作高聲。

(瑞)珊哥，我就謝謝你了。

白尙瑞啓囊，傾金錢於案上，色至豫，旋分列數之。白尙珊乘數錢時，潛行至後方，屢顧白尙瑞，審其無所覺乃啓右戶招手。忽見三警士佩劍衣黑立階次。其時呂伯蘭則傍案立，不聞不見，如石像然。白尙瑞指白尙珊，密語警士。

(珊)你們認定了那數錢的人，等他在這裏出去，就跟著他。想法子把他騙到手，軟禁了。用船載到最近的丹尼亞地方。

白尙珊以一紙印文授警士。

(珊)這裏是我的手諭。你們依著手諭上的話，不管他怎樣求告，把他賣給阿非利加的海賊。身價一千元，就是你們的。趕快去辦。



~~~~~ 場 三 第 折 一 第 ~~~~~

三警士鞠躬領命出。是時白尙瑞排列其金錢作兩行，顯呂伯蘭。

(瑞)兄弟，來，這一份是你的。

(呂)這算什麼？

白尙瑞指其金錢之一行。

(瑞)你來拿了去！也殼你自由了！

白尙珊愕視之。

(珊)奇呀！

呂伯蘭搖首。

(呂)感你的美情。我的命注定該在這裏，不能自由。

(瑞)好！只好由著你的主意做罷。你是癡子嗎？我是乖人嗎？憑天主去判

斷罷。

白尙瑞盡投金錢於囊中，懷之。白尙珊時時在後方窺察其行動。

(珊)奇哉！怪哉！你瞧兩個人差不多一樣的氣概，一樣的面貌！

白尙瑞向呂伯蘭。

(呂)再會！

白尙瑞與呂伯蘭握手而出，固未見白尙珊之伺其後也。

\* \* \* \* \*

(註一)霞崙軒 Aranjuez，西班牙宮名，在泰日河上 Tage。

(註二)愛士姑黎 Escorial，本為西班牙一鎮名，距瑪特里十啓羅密

達，由斐理伯第二造離宮於此即用為宮名。

### 第四場

~~~~~ 場 四 第 折 一 第 ~~~~~

登場人物

白尙珊，

呂伯蘭。

呂伯蘭既目送白尙瑞之出，白尙珊突呼之。

(珊) 噲！呂伯蘭！

呂疾回其首。

(呂) 爵爺，有什麼吩咐。

(珊) 你剛纔進宮時候，天亮了沒有？我倒記不清了。

(呂) 還沒有呢。我交代了守門人，你要悄悄的經過，後來我就上這裏來。

(珊) 你出去時，身上穿著大衣嗎？

(呂) 穿著大衣。

(珊)照這麼說，我們宮裏頭，還沒有人看見你穿這個奴衣呢？

(呂)不但宮裏頭，瑪特里全城的人，沒有一個見過。

白尚珊指白尚瑞從出之門。

(珊)那就好。你去把那門關上了。把你的奴衣脫了。

呂伯蘭立去其奴衣，投之安樂椅中。

(珊)我往常看見你寫的字很好，今天要請你寫一件東西。

白尚珊指列有文具之書案傍一坐，命之坐。呂如命就坐。

(珊)請你今天權當我的祕書罷。先替我寫一封情書，——我既請你寫自然

不便瞞你，——這封書子是寄給我愛戀的王后陶娜(註)，白蘭瑞娣，

這箇女魔，我當她是從天國下來的。——書上的話，我說，你寫：

「我今日有大禍臨頭。能解此禍者，惟賴我至愛之王后，務請芳躅今晚一臨我室。不然殆矣。我以我之生命，名譽，靈魂，全託於我愛

~~~~~ 第一折 第四場 ~~~~~

之足下，敬叻以請」白尙珊至此，稍頓，微笑。

(珊)大禍呢，原不是真的。不過不說這種利害的話，嚇一下子，她不肯來。婦人家的性情，我是摸透了，最怕的是情人遇著危難，要救情人，什麼都不顧了。——你再寫：

『至我室之門，乃在大路之下，地至幽僻，夜來決無人知。且至時自有忠於吾愛之人應門，乞勿疑慮。』

(珊)書子完了。嘔！簽名。

(呂)簽爵爺的大名嗎？

(珊)不簽我的名，你寫白尙瑞。這是我祕密的假名。

呂署名畢。

(呂)瑪丹認不出筆迹嗎？

(珊)那不要緊，我寫信常常如此。蓋個章就行了。呂伯蘭，我告訴你，今

晚我是要動身了，想把你留在這裏。我是當你眞朋友看待，你的前程我倒替你預先安排好了。可有一層，得事事聽我話，彷彿做我一個又祕密又忠心的奴僕。你的境遇立刻可以大大的變換，保管你……

呂起立鞠躬。

(呂) 爵爺！

(珊) 保管你交大大的好運。

呂指所寫之書。

(呂) 書子寄到那裏呢？

(珊) 那個你不用管，交給我我就得了。

白尚珊藹然，呢近呂伯蘭。

(珊) 我祝你前途的幸福。

俄頃，白尚珊又命呂伯蘭坐於案傍。

~~~~~ 場 四 第 折 一 第 ~~~~~

(珊)你再寫：

『我爲呂伯蘭，乃費蘭侯爵白尙珊之侍者。今立約，嗣今以往，不論何時，或祕密，或公開，終身服役於侯爵，如忠心之奴僕。』

呂如命寫畢。

(珊)簽上你的名，寫上月日，你給我。

呂寫以授白尙珊，白尙珊折疊後，藏之夾袋中。

(珊)那邊大椅上，不是剛纔拿來的一把劍嗎？你瞧！

卽指置冠劍之椅，徐起取之。

(珊)這劍帶子是五綵金繡做的，都是簇新的呢。

白尙珊作賞嘆其組織之精妙狀。

(珊)呂伯蘭，你說那繡的花怎麼樣？劍柄是齊爾瑞的，是有名的劍師，看那劍鼻裏面還有精妙的香盒兒呢。

言次，突以劍帶繞呂伯蘭項際，以劍繫焉。

(珊)那麼，你帶上牠罷。——我很願意見你帶這個，差不多的散尼汗，還沒有你這樣氣概呢。

忽側耳作聽狀。

(珊)人來了……不差，這時候正是王后要經過這裏的時候了。啊喲！你瞧，那不是白士鐸侯爵嗎？

呂伯蘭愕顧。

\* \* \* \* \*

(註一)陶娜 Doua 爲西班牙王妃及貴婦人之尊稱



~~~~~ 第一折第五場 ~~~~~

第五場

登場人物

白尙珊，

呂伯蘭，

白士鐸侯爵，

桑達侯爵，

丹勃伯爵，

後廷臣。

後方外臨堂塗之巨門忽啓。白尙珊疾解其所披外帔，投之呂伯蘭肩上，適白士鐸侯爵徐步來，白尙珊曳髀顧之呂伯蘭趨就之。

(珊)請侯爵恕我冒昧，領見我的兄弟白尙瑞，是卡洛堡的伯爵。

~~~~~ 蘭 伯 呂 ~~~~~

呂伯蘭茫然。

(呂) 噯！天哪！

白尙珊低語。

(珊) 禁聲！

白士鐸向呂伯蘭致禮。

(鐸) 先生：有趣……

白士鐸出手欲握，呂伯蘭作慌張狀。白尙珊目之，作低語。

(珊) 侯爵給你拉手。只管拉呀！

呂伯蘭出手答禮。

(鐸) 我從前和令堂瑪丹很說得來。

指呂伯蘭，向白尙珊低語。

(鐸) 很變了樣兒！我幾乎認不得了。

~~~~~ 場 五 第 折 一 第 ~~~~~

白尙珊亦低語答。

(珊) 他不在這裏已經十年了。

白士鐸領首。

(鐸) 可不是。

白尙珊拍呂伯蘭肩。

(珊) 這纔是個浪蕩的少年郎呢！侯爵，你不記得他揮金如土的歷史嗎？有幾年在愛普羅河邊，五日一小宴，十日一大宴，又是跳舞，又是茶會，什麼假裝會哩，什麼合樂會哩，鬧得瑪特里滿城裏花團錦簇，紙醉金迷，那一霎時豪華的幻影，至今還印在人的眼簾裏！——不上三年，他就破了產！——這個傻哥兒，就上了船到印度去了。

呂伯蘭不知所措。

(呂) 爵爺！

白尚珊微笑。

(珊)你叫我兄弟，你知道我們家族的關係嗎？我們白尚氏。是西班牙的眞正勤貴。我們的始祖是伊尼該。他的嫡孫白尚培篤娶了馬靈谷，生了馬靈若望，在斐理伯王時代，授了太平洋海軍都督，若望生了兩個兒子，就得了兩分勳位。我是費蘭的侯爵，你是卡洛堡的伯爵；算起行輩來，我們恰是平行；講起門閥來，兩支的高下也不相上下；我是費蘭的果，你是卡洛堡的花。

呂伯蘭四顧，爲狀至焦悚，作背語。

(呂)他說到那裏去了？

白尚珊詳述時，桑達侯爵白尚亞手縮如銀之髯，飄然而至。

(桑)白尚珊，你講得很詳細的家譜。他既是你的兄弟，那也是我的兄弟了。

~~~~~ 第一折 第五場 ~~~~~

(珊) 桑達先生說得是，我們本來是同一根源。

指呂伯蘭。

(珊) 這就是白尙瑞。

(桑) 我彷彿聽人說，他已經死了。

(珊) 可不是有這話。

(桑) 那麼從那裏回來的呢？

(珊) 印度。

桑達行近呂伯蘭，熟視良久。

(桑) 的確是他！一點沒有走樣兒！

(珊) 你認得他嗎？

桑達微笑。

(桑) 豈但認得！我還親眼見他養下來的呢。

白尙珊微笑，低語呂伯蘭。

(珊)這老頭兒是個瞎子。他硬說認得你，要證明他的法眼哩。

桑達出手與呂伯蘭。

(桑)兄弟，來我們拉個手兒。

呂伯蘭鞠躬。

(呂)勳爵……

桑達指呂伯蘭，與白尙珊私語。

(桑)他多年在外，把禮節都生疎了。

回首向呂伯蘭。

(桑)好僥倖！今天再見你的面呀！

白尙珊就桑達作耳語。

(珊)他的債務，現在只好我給他代還了，但總要想恢復他的地位纔是。你

第一折第五場

既是同宗，也該替他想個法兒。如果內廷差使有什麼缺出，最是相宜，或者國王那裏，或者王后那裏，那倒不拘。

(桑)好一個俊偉的少年！自然該給他謀一個體面的位置——再者是自家人。  
(珊)你在卡斯梯爾會議裏聲望最好。我今天把他推薦給你，全仗你的照拂了。

其時各勳貴陸續至，白尙珊離桑達，以呂伯蘭徧謁諸人。各勳貴中有一達勃伯爵，服裝絢爛照人，白尙珊介紹呂伯蘭至其前。

(珊)這是我的兄弟白尙瑞。是卡洛堡的伯爵。  
各勳貴均向呂伯蘭爲禮。

(珊)達勃先生。你昨天不是赴愛丹倫的跳舞會嗎？跳舞的興會好不好？  
熟視達勃伯爵之大襖。

(珊)多美麗的衣服！

(達)這算什麼？我還有一件紫羅金線的大襖，比這件還要美麗。可惜給積賊馬丹錄偷了。

一宮吏由巨門入，高呼。

(宮吏)王后到了，諸位勳爵排班接駕。

玻璃壁垂幕大啓。諸勳貴在門傍各依次排班。衛兵分行立。此時呂伯蘭如觸電然，奔越諸人前，意欲逃。白尙瑞隨其後，向之作密語。

(珊)你做什麼？難道你的命運要飛昇，你的靈魂倒墜落了。呂伯蘭，你須記牢我的話。我就要離開瑪特里了。我那橋旁的秘密屋，就是你往常住的，現在我不要了，除了秘密鑰匙之外，都給你了。——那兩個壓吧黑奴，也給了你。你受我這個號令，固然遂了我的志願，也成就了你的事業。你只管往前走，是個絕好的機會，我不騙你一點兒，不要害怕。你要知道朝廷是個看不見光明的地方。你蒙著眼的跑就得了；



~~~~~ 第一折 第五場 ~~~~~

好在有我替你看好在這裏，你放心罷！

一隊衛兵過堂塗。宮吏又高呼。

〔宮吏〕王后到了。

呂伯蘭背語。

〔呂〕啊啲！王后！

陶娜瑪麗王后，盛妝而出，四赤首之宮官，各持紫色之錦幢，上覆后首。無數扈從爵婦擁護左右。呂伯蘭猝睹盛儀，心目俱震，反俯首不敢仰視。各勳貴如白士鐸達勃桑達白尙珊等，各御禮冠。白尙珊忽疾趨大椅取冠，置諸呂伯蘭之首。

〔珊〕你怎麼上場昏了？白尙珊，你快戴上帽子，你是大西班牙呀。（註一）

呂伯蘭益迷惘，低問白尙珊。

〔呂〕爵爺，你這會兒吩咐我的是什麼？

白尙珊指堂塗中徐行之瑪麗王后低語。

(珊)叫你去用心服事這婦人，好好兒的做他的情夫。

\* \* \* \* \*

(註一)大西班牙 Grand d'Espagne，爲西班牙最高之貴族，在國王  
前不必免冠，

## 第二折 西班牙王后

佈景：

場上設西班牙王后寢宮旁之別殿。左啓一小門，通寢宮。右有側壁，

~~~~~ 第二折 第一場 ~~~~~

壁有門，通外室，殿之後方，文窗六六，時方洞開。殿內有案，有椅，陳設華綸。一聖女象嵌倚壁間；下有題字一行爲拉丁文：Santa Maria Esclava。對面一聖母象，象前懸金燈。時雖盛夏，炎景方西，而燈炷炯然。聖象之傍，前供查理二世國王之立象焉。

第一場

登場人物

瑪麗王后，

姐碧公夫人，

吳涅德伯爵，

賈茜丹，

諸女傅。

幕啓。陶娜瑪麗王后服銀色袍，白羅爲帔，與一娟好之女侍，名賈茜丹，共坐殿之一隅，方刺繡，且刺且語。對面爲宮傅長姐碧公夫人，坐一有靠背之大椅，手持繡箔。傍有一黑媪。諸女傅則繞案而坐，各從事於女紅。大膳長吳涅德伯爵，鵠立殿北隅，軀幹甚偉，鬚髮蒼然，年事已逾五十餘，儼然一老軍人也；顧服御窮極華美，滿身繡綵，下及於履。

(后)白尚珊一走，我大概有得安穩日子過了。啊喲！倒底安穩不安穩呢？只怕未必！這個人從此記了我的恨了。

(賈)不是已經趁了陛下的願，把他趕走了嗎？

(后)可不是，正爲此，這個人記了我的恨了。

(賈)陛下……

~~~~~ 第二折 第一場 ~~~~~

(后) 賈茜丹，說也不信，我想那侯 一定是我命宮裏的凶神。記得那一日，正是他動身的前一天早朝時候，照常的舉行吻手禮節。那時各親貴大臣，濟濟跼跼的一字兒排著，我端端正正的居中坐著；就含含胡胡的望見殿東角裏粉牆上，隱隱約約湧出個恐怖的戰場；那時我眼光忽地轉到御案下，忽見那可怕的侯爵，正一步挨一步，恨巴巴的手抓著脫鞘的劍柄，向我走來；一伏身好比爬的一般；那時我神智昏昏，只覺得手背上冷颼颼的給毒蛇咬了一口！

(賈) 那是瑪丹多疑了。這個是他應盡的本分；——往常咱們不也是如此的嗎？

(后) 他的嘴唇給別人的不同。這回算是我末一回見他的面了。從此以後，還是常常想著他，一想著便害怕。論到我是個王后，怕他做什麼？但是我在每個人面前，自己好像就變做平常婦人一般。每到夜晚，夢見

在路上遇着他吻我的手；兩道怨恨的目光，直刺到我心上；嘴裏一股冷氣，冰得我全身發顫！這到底是什麼講究？

(賈)這是瑪丹日有所思，所以夜有所夢；不過妄想罷了。

(后)你說是妄想，我只怕變成實在的事。

作背嘆。

(后)咳！我心裏實在痛苦的事，祇好瞞著他們的了。

向賈黃丹。

(后)剛纔那些不敢近前的乞丐，還在那裏嗎？

賈至窗次。

(賈)他們還在大街上。

(后)好！你把我的金囊投下去，散給他們。

賈取金囊，由窗次投下。

~~~~~ 第二折 第一場 ~~~~~

(賈)瑪丹的天恩，今日大發慈悲，布施了許多金錢。

其時吳渥德伯爵，方兀立室隅，雖默不一語，而目光中含無限情思，  
屢屢傾注王后。賈茜丹窺見之，乃戲指示於王后。

(賈)一點兒不布施我們的吳渥德伯爵嗎？話也不賞一句！——可憐老勇士！  
看他幾重鐵甲，裹了一腔忠愛！外貌越是剛硬，心腸倒越是溫柔！

(后)老勇士太寂寞了！

(賈)說的是。——請賞他一個老臉！

王后乃回視伯爵。

(后)伯爵晨安。

吳渥德趨近王后，三鞠其躬，吻后手，后意殊淡漠，伯爵仍退立宮傅  
長之旁。低語賈茜丹。

(吳)王后今日益發嬌冶了！

賈茜丹待其行稍遠。

(賈)可憐的一個白鷺兒，終日裏站在水邊，伸着長頸兒等些什麼呢。等著的就是一聲晨安，或是一聲晚安，沒情沒緒的話。他倒一口啄著乾蘆當做鮮魚，得意洋洋的去了。

王后微笑。

(后)禁聲！

(賈)他只要一天到晚看着你就穀了！他說：看著王后，就是快活！

忽見案上置一雕盒。

(賈)咦！好精巧的盒兒！

(后)我這裏有鑰匙。

(賈)那是印度香木做的，雕刻的多玲瓏！

王后以鑰匙付賈茜丹。



~~~~~ 第二折 第一場 ~~~~~

(后) 你把他開了。看：裏面放著好些東西；我想打發人送到南浦去，給我父親；他一定喜歡！

王后俯首作沉思，半晌，忽驚覺。

(后) 我不願再想了！我心上的事，撇開些纔好。

向賈茜丹。

(后) 你到我房裏找一本書來……不要了。有的都是西班牙文！日耳曼的書一本都沒有！我真要瘋了！國王只顧打獵，常常不在家。咳！算來六個月工夫，我們在一塊兒的日子，只過了十二天。

(賈) 既然嫁了國王，也只得罷了！

王后默然，如有所思，既而又勉力自遣。

(后) 我要出門！

后語甫脫口，時姐碧夫人方默坐室隅，聞語乃舉其首，徐徐起，向后

鞠躬，正色而言。

(姐)照國家的定例，王后出門，——宮裏是門都開，宮門的鑰匙歸一個大西班牙掌管的，此時只怕不在宮裏了。

(后)難道人家把我關起來不成！公夫人，照這個樣兒，簡直要我的命了。

姐碧夫人復鞠一躬。

(姐)我既是宮傅長，這些事全是我的責任。

姐碧夫人語畢，復坐。王后以兩手捧其首，作失望狀，低語。

(后)我再想罷！不！不！

高聲向羣女傅。

(后)宮傅們，快去取我的牌來！左右開著，我們一桌兒鬪個牌解悶！

姐碧向諸女傅。

(姐)瑪丹們別動。

~~~~~ 第二折 第一場 ~~~~~

起向王后又鞠躬。

(后)陛下這可不行。照宮裏的老規矩，陪王后賭牌的，祇有國王和王親。

王后含怒。

(后)也好！快給我去叫這些王親來。

姐碧夫人合十。

(姐)天主沒有賜給國王多少王親。只有個母后，已經賓天了。現在只有國

王獨自。

(后)那麼你們伏伺我小食罷！

(賈)好！這倒有趣兒。

(后)賈茜丹，我請你吃。

賈茜丹目視公夫人。

(賈)噲！我的祖宗！怎麼樣？

姐碧夫人又起鞠躬。

(姐)國王不在家時，照例王后只能獨自吃喝。

語畢復坐。

(后)又不行嗎？天主！我倒底做什麼呢？出門不行，賭牌不行，隨意吃喝又不行！照這樣兒，我做上一年王后，必然死了。

賈茜丹視王后，作憐憫狀，私語。

(賈)真是個可憐的婦人！終日終夜鬧不了這些拘束的禮節！我看這乏味的王宮，除了那平靜的水沼邊，再沒有散悶的去處了。

回視吳滄德伯爵，仍默然立室隅。

(賈)這個多情的老伯爵，正在那裏夢想天鵝肉哩！

王后向賈茜丹。

(后)到底做什麼呢？你給我想個法兒。

~~~~~ 場 一 第 折 二 第 ~~~~~

(賈)法兒嗎？多著呢。國王不在朝裏，朝政就是陛下掌管了。陛下要散心，何妨宣召國務員來。

(后)這是散心的事嗎？那八個討人厭的面孔，天天給我說些法蘭西這樣呢，羅馬又那樣呢，鬧得人頭都疼了！替我再想別的。

(賈)除非叫幾個少年侍衛來。

(后)賈茜丹！

(賈)陛下這王宮裏太枯老了，我很願見見少年人！要知道一個人眼睛裏多看了老人，連自己也老得快些！

(后)說得好笑不好笑，你只怕要痴了！

忽怔想背語。

(后)我的幸福，只在御花園的暗角裏，我可以一個人獨自去來。

(賈)好個幸福！好個可愛的地方！你可知道有許多陷人的機關，藏在樹背

後，再也看不見的。那裏的牆，可比樹還高些。

(后)我時常想從這裏出去。

賈茜丹作耳語。

(賈)出去嗎。陛下，你聽我。我們低些說。這裏什麼王宮，簡直就是個嚴密可怕的監牢。做我不著，給你在黑地裏，找一個光明的寶貝，名叫做自由鑰匙。——我已經得了牠！——幾時你高興時候，我來領你出去，最好是夜裏，我們上市去。

(后)天哪！禁聲！

(賈)這很容易的！

(后)靜些！

王后離賈茜丹，俯首沉思。

(后)咳！我到底在這裏做什麼呢？這熏天的富貴，真把我葬送了。想起從

~~~~~ 場 一 第 折 二 第 ~~~~~

前，我在日耳曼家裏時，跟著我爹媽住在鄉下！咱們姊妹們終日裏在草地上東奔西跑！有時遇見打稻的村女，挑柴的樵夫，隨意講幾句話兒，好不逍遙自在！記得有一晚，我正攙著妹子的手站在田岸邊，來了個穿黑衣的人，對我說道：『恭喜！瑪丹將來一定要做西班牙的王后！』我爹聽了喜歡的了不得，我媽却哭了。若說現在，只怕爹和媽都要哭了。——我常常想私下寄給他們這個香盒兒，他們見了必然歡喜。——只可惜沒有機會，我想來總是失望罷了。你看我從日耳曼帶來的鳥兒，一個個都死完了。

賈茜丹目視宮傅長，以手作振鳥頸狀。

(后)連一朵本國的花兒，不許我眼睛瞟一瞟，一句愛情的話兒，不許我耳朵湯一湯。今日我是王后，從前我可是自由！這宮院什麼都沒有，有的就是憂愁；這多高的宮牆，什麼都看不見，看得見的全是厭煩！

咳！

宮外歌聲悠揚，自遠來。

(后) 這是什麼聲音？

(賈) 這是洗衣女的歌聲，從樹林那邊來了。

歌聲愈唱愈近。一字一句，均能辨晰。王后側耳聽之。宮外作歌聲

曰：

「奚爲聽好鳥於深林乎？最溫和之鳥歌，乃發於汝之妙音。奚爲上攬  
隱與現之天星乎？最清淨之星光，乃耀於汝之雙睛。奚爲訪名花而涉  
園亭乎？最美豔之好花，乃開於汝淳潔之心。此鳥之鳴乎？此星之精  
乎？此花之靈乎？無以名之乎？我名之曰：愛情！」

歌聲徐徐遠去，王后作出神狀。

(后) 愛情！——是，他們都是有福的。——聽了他們的歌唱，倒教我一半



~~~~~ 場 一 第 折 二 第 ~~~~~

兒喜，一半兒愁。

姐碧夫人語諸女傅。

(姐)那些婦人唱歌，吵得王后煩了，該把他們趕去纔是！

王后愕然。

(后)怎麼？快別趕。太太，這些可憐的婦人，我要他們平平安安的唱過去。

王后指裏面之一窗，顧賈茜丹。

(后)那一邊樹林覺得少厚密些，靠在那個窗邊，可以望見野外；你來，我們去試望一望。

姐碧夫人又起鞠躬。

(姐)西班牙王后不應憑窗閒望。

王后急縮其足。

(后)你看一片斜陽照滿山谷，四下裏金色的細塵濛濛，路上遠遠的歌聲悠揚嘹亮，人人都看得見，人人都聽得著，只有我沒這福分！我是和世界已經告別了。再不能見天主的自然！也不能見別人的自由！

姐碧夫人忽示意諸人令出。

(姐)你們該出去了，今日是聖徒的節日。

賈茜丹行近門次，王后留之。

(后)你要離我嗎？

賈茜丹指姐碧夫人。

(賈)陛下，人家要我們出去。

姐碧夫人鞠躬至地。

(姐)今日是節日，陛下該行懺悔大典，恕臣妾等不奉侍了。

又一鞠躬，率諸人出。

~~~~~ 場 二 第 折 二 第 ~~~~~

第二場

登場人物

瑪麗王后，

門監。

王后獨自。

(后) 我真的懺悔嗎？還是訴訴我的心事罷！大家把我這慘澹無光的靈魂丟在黑牢裏！現在要逃，又逃到那裏去呢？

作沉思狀。

(后) 喲！這印在牆上的血手！天主！他傷了嗎？——這也要怪他自己不好。爲什麼要跳過如此的高牆呢？爲什麼拿給我那花兒，爲了那花兒，這

裏沒人肯拿給我的，就爲這一點兒小事情，冒這樣的大險！那不用說是牆上的鐵刺觸傷他的了。這鉤在刺上的一塊花紗便是憑據。這一滴爲我流的熱血，也值得換我的眼淚了。

思索更深。

(后) 每回我去那石磴上找那花兒，我默禱天主，讓我丟了他罷，再也不去找了。只恨我丟不了，還是不住的去。——但是他呀！這三日再也不來了。——一定傷重了！——咳！不認得的少年，你是誰呢？獨目的看著我，遠遠的愛著我，沒一點要求，也沒有希望，向著我來，也不打算你自己踏上危機；倒你的血，拚你的命，只爲了採一朵花兒獻給西班牙的王后；你到底是誰？我的心已受了法律的制裁，可死不可變的了，你只好做個黑影中伴我的朋友；再不然，或者是愛你的慈母，福你的天主！

忽然以手撫心。

(后) 唉！他的信在那裏燒我的心！

忽作驚怕惘然自失狀。

(后) 還有個別人！不可解的白尙珊！連神一面保護我，一面又壓制我。一個愛神，一個魔鬼，同時的跟著我；我雖然都看不見，只覺得每夜的慌慌亂亂，常夢見一個恨我的人站在愛我的人旁邊。難道這一個能救我跳出那一個的手中嗎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！我的命運竟飄搖在這兩個相反的風頭裏，好不叫我膽怯！讓我來祈禱祈禱罷。

王后跪於聖母像前。

(后) 瑪丹，助我！只爲我這會兒，不敢仰著臉瞻仰你了！

忽自起自語。

(后) ——天主！花紗·花兒，書信，這是火呀！

后置手於懷，曳出一揉縐之書信，一小藍花之枯束，一染血之花紗，置之案上。重復跪下。

(后) 聖母，海之明星！汝助我！

又起。

(后) 這個書信！

半迴其身近案。

(后) 牠在那邊引我。

再跪。

(后) 我不願再讀了！聖母！你來！喚醒我！——

又起，微步向案，忽中止，既而終自投於信旁，若有不可抗之吸力者然。

(后) 我要再讀，這是末一次了！讀後，我就把他撕了！

作含愁之微笑。

(后)這些話，我一個月來，不知說了多少回了。

展其書信，決計復讀。書文曰：

『瑪丹鑒之：汝知汝之足下，黑闇之中，有一人焉，愛汝而自忘其爲幽夜所隱蔽；以一受苦之地虫，乃戀一麗天之明星；誠知不自揆量，然猶願於應貢之時，自貢其靈魂於汝；俾汝垂朗於至高者，知有人爲汝甘死於至卑也。』

王后讀既，仍置案上。

(后)一個靈魂渴了，自然要尋個解渴的法兒，只怕是毒藥！

徐徐仍置書信及花紗於懷中。

(后)我在這世界上，一無所有。到底我該愛一個人！咳！我將愛我國王，只恨國王丟得我孤孤另另，愛情在那裏呢？

~~~~~ 蘭 伯 呂 ~~~~~

兩扇大門忽啓。一盛服之門監入，高聲報告。

(門監)國王的信！

王后忽如驚醒歡呼。

(后)王的信！我得救了！

### 第二場

登場人物

瑪麗王后，

姐碧公夫人，

賈茜丹，

吳涅德伯爵，



~~~~~ 場 二 第 折 二 第 ~~~~~

諸宮女，

侍從，

呂伯蘭。

姐碧夫人率諸宮女，徐徐由門入，狀極整肅。呂伯蘭在室之內方，服御華盛，一巨帔下垂，隱其左臂。其時兩宮侍捧王函，以金袱承之，距王后數武，長跪以獻。呂伯蘭在內竊窺，自語。

(呂)我在那裏呢？你看她多美麗！我到這裏倒底爲著誰呢？

王后亦獨語。

(后)這真是天助了！

故高其語聲。

(后)快遞給我！

卽回首向王像。

(后)陛下，謝你！

顧姐碧夫人。

(后)這信從那裏寄給我的？

(姐)從霞崙軒，國王打圍地方來的。

(后)陛下知道我厭煩，特地送給我一句愛戀的話，安慰我的心！——那麼快遞給我。

姐碧夫人以手摺王函，向后致敬。

(姐)照國例，這信該臣妾開讀。

(后)還有這些規矩嗎？也好，你快讀來！

姐碧夫人取王函，徐徐展之。賈茜丹背語。

(賈)我們要聽情書了。

姐碧夫人誦曰：

~~~~~ 場 二 第 折 二 第 ~~~~~

「馮丹，是日天大風，我殺六狼。春理。」

(后) 咦！

吳滄德愕顧公夫人。

(吳) 完了嗎？

(姐) 完了。

賈茜丹竊笑，背語。

(賈) 他殺了六個狼，他的事完了；你的心是妬，是愛，是厭，是病，你的事也完了。

姐碧夫人呈王函於后。

(姐) 陛下如要自己讀？……

后急止之。

(后) 不必了。

(賈)真的完了嗎？

(妲)可不是。你想再說什麼呢？我王正在打圍，他寫了殺的狼和當時的天氣，那就算很詳細的了。

語時再察其書。

(妲)是自己寫的吗？不是，是叫人代寫的。

后奪其書，注意視之，忽若有觸，作貽聘狀。低語。

(后)這筆迹是和那一封信一樣的呀！

以手指懷中之書。

(后)這筆迹，又是誰的呢？

問妲碧夫人。

(后)那麼寄書人在那裏呢？

妲碧夫人指呂伯蘭。

~~~~~ 場 二 第 折 二 第 ~~~~~

(妲)在那邊。

(后)回頭見呂伯蘭。

(后)這少年嗎？

(妲)就是他自已拿來的。——這是個新侍衛，國王派來承值王后，桑達伯爵已經傳諭給我了。

(后)他叫什麼名字？

(妲)就是白尚瑞，卡洛岱伯爵。人家都說是我國有名的貴紳。

(后)很好。我願見他，有話講。

向呂伯蘭。

(后)先生……

呂伯蘭愕視私語。

(呂)她見我了！要和我說話！天主！我要發抖了。

(姐) 伯爵，王后有諭召你。

吳涅德伯爵睨視呂伯蘭背語。

(吳) 這箇少年郎！做侍衛！我是不贊成。

呂伯蘭色變，忽失常度，徐步近后。

(后) 你從震崙軒來的嗎？

呂伯蘭鞠躬。

(后) 陛下，是。

(后) 王躬康健嗎？

呂再鞠躬。王后指御書。

(后) 陛下叫人代寫這個給我嗎？

(呂) 陛下在馬上叫人代寫……

呂略遲疑。

~~~~~ 場 三 第 折 二 第 ~~~~~

(呂) 是一個侍臣代寫的。

王后熟視呂伯蘭，作背語。

(后) 他的眼光釘著我，倒叫我不敢問他誰寫的了。

高聲說。

(后) 很好。你下去罷。

呂伯蘭欲退，忽回顧后。

(后) 許多勳爵都在那邊聚會嗎？

后又背語。

(后) 爲什麼我見了這少年，心就跳動呢？

呂又鞠躬。

(后) 在那邊的是些誰呢？

(呂) 恕臣叫不出他們的姓名。只因臣到那邊不久，臣離開馬特里只有三

天。

后背語。

(后) 喲！三天！

后注視呂伯蘭，搖搖若不自持。呂低語。

(呂) 這是個別人的夫人！奇呀！爲什麼我懷著利害的妬心！——倒底妬誰呢？——我只覺得我心上開了一個深潭。

吳涅德行近呂伯蘭。

(吳) 你是王后的侍衛嗎？我問你一句話，你知道你的職務嗎？你該在這房外守夜，倘或國王要進王后的房時，開門的就是你。

呂伯蘭猛驚微語。

(呂) 開門！是我！

岸然朗答。



~~~~~ 場 三 第 折 二 第 ~~~~~

(呂)但……國王不在宮。

(吳)難道國王不會猝然來的嗎？

呂伯蘭惘然。又低語。

(呂)這如何是好？

吳湮德睨視呂伯蘭。

(吳)他做什麼？

王后已聞兩人私語，目光傾注呂伯蘭。

(后)他變了顏色了！

呂伯蘭倚於安樂椅之背，作顛頓狀。賈茜丹語后。

(賈)陛下，這少年病了！

呂伯蘭強自支持。

(呂)我並沒有病，大概太陽地裏……跑了長道兒……

又作囁語。

(呂)開門！我嗎？

卽倒於椅中，巨轆忽揭，露出綳帶纏繞之左手。

(賈)陛下，你看這手傷了！

(后)也傷了嗎？

(賈)知覺也失了！快些給他聞些香油，回復他的呼吸！

王后探手比甲中。

(后)我這裏有個香水瓶……

言次，王后之目光忽射及呂伯蘭裏衣之袖口，驚呼。

(后)一樣的花紗！

卽出其懷中之小瓶，并於匆遽間，引出所藏之花紗。呂伯蘭於迷惘中

，乃見花紗出於王后之懷中，不覺失聲。

~~~~~ 場 三 第 折 二 第 ~~~~~

(呂) 咦！在她心上！

(后) 原來就是他！

(呂) 天主！此時死也值了！

衆人方紛擾於呂伯蘭之側，無一人留意彼等之舉動。賈茜丹方以香水瓶就呂伯蘭聞之。

(賈) 你怎麼傷的呢？從前呢？還是路上呢？你爲什麼担任國王的郵差呢？

(后) 賈茜丹，我求你少問些話罷。

姐碧夫人問呂伯蘭。

(姐) 王后爲什麼不要你問話？

(后) 既然他能代寫，自然他能拿來，這還用問嗎？

(賈) 可是他並沒說過這信是他寫的。

王后驚愕私語。

(后) 啊喲！

向賈茜丹。

(后) 你少開口罷。

賈茜丹向呂伯蘭。

(賈) 你好點嗎？

(呂) 我復原了。

王后顧諸女侍。

(后) 時候不早了，我們進去罷。——也該領伯爵回到自己住屋裏去歇息歇息。

又高聲詔諸宮侍。

(后) 你們曉得國王今夜是不回來的了。大概這一季，又要在獵場上過的了。

~~~~~ 場 三 第 折 二 第 ~~~~~

語畢，卽率侍從，徐徐向內宮門而進。賈茜丹目送之，作苦語。

(賈) 王后好像有些心事似的。

卽手捧印度香木雕盒，亦隨王后入門而去。此時呂伯蘭獨留，彼聞王后臨去之言，心乃大樂。一染血之花紗，王后於昏亂中遺於地，乃拾而吻之，忽舉目向天。

(呂) 天主！恩惠！休教我瘋了！

又視花紗。

(呂) 這是在他心上熨過的呀！

方藏之懷中。——吳淖德由內宮門出，徐步向呂伯蘭。既近不發一言，但半拔其鞘內之劍，努目相向，旣而納劍鞘中。呂伯蘭訝甚。

第四場

登場人物

吳湏德伯爵，

呂伯蘭，

王后，

賈茜丹。

吳湏德瞪視呂伯蘭久，又出劍於鞘。

(吳)我要去拿兩把一樣兒長的來。

(呂)先生，這語是什麼意思？

吳湏德正色作答。

(吳)什麼意思嗎？我告訴你。在一千六百五十年，我住亞黎剛德時候我  
是個愛風情的人。有一個美少年，也愛上我的情人，在大本寺前我

~~~~~ 場 四 第 折 二 第 ~~~~~

情人住宅的露台下。穿梭似的往來傳遞情眼。這個少年，是海軍的甲必丹，叫做瓦士克，雖是個勤貴的庶子，我把他殺了。

呂伯蘭思截其語鋒，吳涅德不顧，仍續其語。

(吳)後來到了六十六年，有一個狄高拉伯爵奚勒，是個有名的騎士，他打發他的家奴威震丹，送封情詩給我的美人恩嬋麗。被我見了，我把他主和僕都殺了。

(呂)先生……

吳如未聞。

(吳)直到八十年，我彷彿給一個美人騙了。這個美人和一個頭戴白羽毛脚踏金線鞋的時髦少年，名茄穆那，有了情意了。我就把茄穆那也殺了。

(呂)但先生說這些話，到底要怎麼樣呢？

(吳)我要說怎麼樣？我說！伯爵，趕明天四點鐘，太陽纔起來的時候；離市街很遠，沒有人的地方，一個禮拜堂的後面；那地方和我們有名譽的人很相宜，那時該到那裏兩個人；一個叫白尙瑞卡洛伯爵，一個叫瞿理堂吳涅德伯爵。

呂伯蘭以冷靜之態答之。

(呂)原來這個，先生，很好。我就到那裏奉候。

適於其時賈茜丹由內面之小門出，雖未爲兩人所見，而兩人最後之談話則聞之。

賈背語。

(賈)這是決鬪！快報王后知道。

卽退入小門。吳涅德則仍毅然向呂伯蘭。

(吳)這事沒有細研究的價值，你若要曉得我的生平，先生，我倒可以告訴



你，原是極單簡的意趣。我不恨別的，我只恨一種熏香傅粉的少年，專會牽引婦女們的媚眼，一會兒搔頭弄姿，一會兒撒嬌作態，不管在千人百眼面前，一眨眼倒在安樂椅裏，裝出那要死的怪樣兒，討人憐愛。

(呂) 我不懂你的話。

(吳) 你懂得很。我們倆這會兒是走了一條道兒了。可知道這宮裏我們倆裏頭，總多一個。你是個侍衛，我是個膳長，原是一樣的權力。可是這權力，沒有平分的好法兒。我的權力在老，你的權力在少。那自然我該怕你了。在一個飯桌兒上吃著飯。你張著可怕的鋼牙，擺了得勝的氣色，放出火熱的眼光，那就攪得我不得安穩了。論到愛戀的形勢，從古情場原是常常搖動的，況且我新害了痛瘋病，劍法未必能一定取勝；但我也不是很愚笨，要對著個很易暈倒的少年，爭回美人的心，我

越覺得你又美麗，又溫柔，又風趣，因此我越要殺你了。

(呂)很好，要試，你不妨試試。

(吳)卡洛堊伯爵，那麼明天日出的時候，在指定的地方，不要證人，也不帶僕從，我們面對面，劍來斧往，併一個你死我活，這就是紳士的榮譽。

呂伯蘭授手於吳湏德，吳湏德握之。

(呂)沒有別的話說了嗎？

吳領首。呂伯蘭遂出。吳湏德獨留。

(吳)這是死到臨頭的頑意兒，我並不覺得他手兒顫動一點，倒是個勇士！忽聽王后內宮小門上有動鑰聲，吳湏德回首視之。

(吳)誰開這門？

門啓。王后現於門中，手捧一小盒。吳湏德又驚又喜，不知所爲。

~~~~~ 場 五 第 折 二 第 ~~~~~

第五場

登場人物

王后

吳湮德伯爵。

吳湮德作迷惘狀。

(吳)陛下來找……

王后微笑。

(后)我來找的就是你！

吳湮德狂樂。

(吳)有這個福分嗎？

王后置雕盒於圓桌之上。

(后)沒有什麼。勳爵，有一點兒小事。

王后語至此，又嫣然一笑。

(后)剛纔大家說著閒話，——賈茜丹提起你，——你要知道女子從來是癡心的，賈茜丹說你良心很好，不論什麼事，只要我要做的，你都肯給我做。

(吳)賈茜丹說的是！

王后微笑。

(后)我說：不見得。

(吳)陛下，差了！

(后)他說：只要我要，你不問靈魂和血都肯給。

(吳)賈茜丹說的是真。

第二折 第五場

(后)我說：只怕假。

(吳)我說千真萬真！我爲陛下，原預備一切都做。

(后)一切嗎？

(吳)一切！

(后)那麼你肯起個誓，凡討我喜歡的事情，我告訴你，你能立刻給我做嗎？

(吳)我願在我主聖嘉斯巴王面前(註一)設誓！只請陛下吩咐，我就聽命，叫我死，我就死！

王后卽取圓桌上之雕盒。

(后)那就好，你立刻在馬特里動身，把這印度木的雕盒，送給我父親南浦選侯先生家裏。

吳涅德背語。

~~~~~ 蘭 伯 呂 ~~~~~

(吳)我怎麼呢！

高聲。

(后)到南浦！

(后)到南浦。

(吳)六百里呢！

(后)五百五十里。

指雕盒所裹之絲襪。

(后)你須留意這藍色穗子，別叫在道兒上蕩了。

(吳)幾時動身呢？

(后)立刻。

(吳)明天可以嗎？

(后)我不能答應。

~~~~~ 場 五 第 折 二 第 ~~~~~

吳涇德背語。

(吳)我是糟了！

高聲。

(吳)但是……

(后)你動身！

(吳)爲何？……

(后)我已得了你的誓言。

(吳)有一事……

(后)萬不能。

(吳)這是一件小玩意兒……

(后)快……

(吳)一天……

~~~~~ 蘭 伯 呂 ~~~~~

(后)不成……

(吳)因為……

(后)做我要做的事兒。

(吳)我……

(后)不相干。

(吳)但是……

(后)動身！

(吳)如果……

(后)我抱你！

王后投吳淖德項上，以玉臂繞之。吳淖德又惱又喜。

(吳)我再不違抗了。陛下，我只有遵命。

吳淖德背語。



~~~~~ 場 五 第 折 二 第 ~~~~~

(吳)人道男人是天主造的；我道婦人一定是魔王造的！

王后指窗外。

(后)一輛車子在下面等候著你。

吳背語。

(吳)原來他全預備好的！

吳湮德就案上取一紙，匆匆書字，乃按鈴，一宮侍出。

(吳)你立刻把這封信送給白尚瑞勳爵，休誤了。

吳低語。

(吳)這場決鬪，只好等回來時再舉行的了。

回語王后。

(吳)這大概狠得陛下的歡心了。

(后)好。

吳滄德取雕盒，吻王后手，鞠躬而出。即聞宮外車輪聲漸漸遠去。

王后倒於安樂椅中，微吁。

(后)他不能殺他了！

\* \* \* \* \*

(註一)西班牙古王。

## 第三折 呂伯蘭

佈景：

場上設馬特里王宮內之一廣廳，名曰：樞密院，院之後方，有甚高之

巨門，門之下有階焉，可以拾級而登。院之左隅爲凹壁，掩以重幙，對面則一窗啓焉。院之右，置一方形之案，上鋪綠色之絨毯。一面橫列坐具一行，可容八人至十人，案上各置寫字版。其又一方，則有金色之大安樂椅一，上冠金色之繖，繖上繡西班牙之國徽及王冠。大椅之旁，又置一較小之椅。

## 第一場

登場人物

卜斯梯爾裁判長亞黎，

貴族院議員康保雷伯爵，

貴族院議員泊連高侯爵，

財政部長俞弼，

印度院議員蒙丹谷，

羣島長官哥法騰，

許多大臣，

黑袍大臣，

其他宮內大臣。

幕啓。適逢國務會議期間，各樞密員齊集院中。康保雷伯爵大帽上繡十字架，泊連高項下有金羊章；其時卡斯梯爾裁判長亞黎與康保雷伯爵方聚而密語。其餘諸大臣，亦各覓其伴侶，隅聚院中。

(亞)那種運氣真是不可思議的了。

(康)他項下有了金羊章了。又是樞密大臣，又是國務卿，新近封了陶曼鐸公爵了。

~~~~~ 場 二 第 折 二 第 ~~~~~

(亞) 六個月工夫！

(康) 有人在幔兒背後捉線兒。

亞黎私語。

(亞) 王后！

(康) 可不是，我們國王是有病的，又有點兒半瘋不傻，一天到晚，關在愛士姑黎，伴他第一個夫人的墳墓。差不多讓了位了。一切全是王后作主！

(亞) 論目前的權力，王后在我們的上頭，白尙瑞更在王后的上頭。

(康) 就是一件奇怪，我告訴過你了。白尙瑞永不朝見王后。不但不見，差不多兩相迴避了。你還不信我的話，可是我從六個月以來，留心窺探，的確如此，一點兒沒有含糊。我又探得他有個祕密的住宅，靠近多曼邸的旁邊，是個四面圍板，沒有窗洞的瞎房。終日關著大門，房

內只留著兩個啞吧的黑奴，若然不是啞吧，只怕我探得還要多些呢。

(亞)啞吧嗎？

(康)只有兩個啞吧。——其餘他的僕人，都在宮裏他的住房內承值了。

(亞)這好怪。

兩人正談時，俞弼行近其前。

(俞)總之，他是個偉大的種族。

(康)我奇怪的就是他要做正經人！

向俞弼。

(康)他是御弟，和桑達伯爵是一樣的輩行，從上年白尚珊侯爵倒後，桑達就把他薦進宮裏來了。這都不奇，我奇的，從前這個白尚瑞，有認得他的，那一個不知道揮金如土的故事兒呢？真是夜夜換一個美人，天天買一匹名馬，狂飲浪賭，無所不為；不上一年，把偌大的家業都被

~~~~~ 場 一 第 折 三 第 ~~~~~

他任性的凶牙咬嚼得乾乾淨淨；後來一溜烟不知跑到那裏去了；誰知今天倒做了我們的主人翁。

(亞) 一個癡公子做了名宰相。

(康) 我說：一個老蕩婦成了僞貞女。

(兪) 我覺得他是個正直君子。

康保雷伯爵冷笑。

(康) 我的至誠的兪弼！你大概被這些正直耀花了眼了！

作含有深意之態。

(康) 你曉得王后家裏原是狠微賤的。

以指計數。

(康) 每年費了六百六十四千六十六個金狄卜！——這就是他們曖昧的契約，這一定放下一條狠安穩的巧線兒，在渾水裏釣了光明去了。

泊連高侯爵躍然起。

(泊)你不要討沒趣，我覺得你太不謹慎，簡撻兒說話沒有關攔了。我祖說的好：——『甯嚙王而吻寵臣。』——我們大家還是來辦辦公事罷。

衆人乃徐徐坐於方案；或執筆，或繙卷，其餘大半則無所事事，默坐而已。斯時院中暫現靜穆狀。蒙丹谷忽低語其隣俞弼。

(蒙)我奉贈的百寶箱，是爲了舍姪求你給他一個法官的缺。

(俞)你許我先把我表兄梅宣升做雷勃的提刑。

(蒙)我們只爲助你令愛盜資，賀他的婚禮，倒狠受人家的攻擊哩。

俞低語。

(俞)你放心吧，法官總有你的。

蒙低語。

(蒙)提刑也有你的。



彼此互握。哥法騰忽起立宣言。

(哥)卡斯梯爾議員先生們聽我一句話，我們休把範圍全沖破了，該好好兒的規定我們的權利，想個分配的方法。你們想西班牙的歲入有幾，照這樣七手八脚的亂搶，公家固然太吃虧了，而且這個太多，那個太少，也不公平。倒不如老老實實定出個限制來。這個限制：我說烟草稅歸給俞弼，靛青和麝香歸泊連高侯爵，康保雷受了八千人丁稅，拉穆若黎礦稅，鹽稅百分五稅，琥珀黑玉等稅。

顧蒙丹谷。

(哥)你別儘看着我。你靠著你惟一的運動，早得了砒石稅，糖稅，旱埠捐，賭捐，真鎊稅，還有市民杖罪贖金，海上十分一稅，關稅留金，蓋薇林，不算少了！祇有我什麼都沒有。先生們，該給我一點！

唐保雷大笑，

(康)哈哈！老妖怪！倒說得乾淨。祇有你的利益估得頂大。除印度不算外，  
兩海的島嶼，全落在你手裏。好大的海鳥兒！一個鐵爪兒抓住了麥

亞克，那一個還跨在德來尼弗的山尖上！

哥法騰怒。

(哥)我一點都沒有！

泊連高笑。

(泊)他有黑奴！

衆俱起立，互相爭論。

(蒙)我最可憐，森林該是我的了。

哥法騰向泊連高。

(哥)你給我砥稅，我就讓你黑奴！

諸人紛擾之先，呂伯蘭身御黑絨大襖肩披赤色巨幟，白羽在冠，金羊

~~~~~ 場二第折三第 ~~~~~

垂項，昂然由堂後大門中出，未爲諸人所見。乃倚門前，默然靜聽，既而緩步前行。於爭論最劇時，忽然出現於諸人之前。

第二場

登場人物

呂伯蘭，

餘同前。

呂伯蘭猝呼。

(呂) 先生們！好！

諸人且驚且愧，回視呂伯蘭，方隱身巨幟中，叉手而立，凝視諸人之面。

(呂)好！好！好個清廉的大臣！好個有道德的樞密員！你們當差，原來如此，簡捷是個強盜奴才：你們羞也不羞！撞着西班牙臨死的時代，論理該哭，你們倒認做揀著了千載難逢的機會了！到此任什麼都動不了你們的心，大家伸出奇肱國的長臂來，各人想撈他一大票，填滿他的私囊。滿了，臨了兒逃了，就完了！趁着國家要倒之先，築好了你們亡國富翁的基礎，你們想做陶朱公猶太商了，我祇叫你們是個掘墳賊！我可要請你們睜睜眼，看看全國裏還有個清白人嗎？西班牙和牠的道德，西班牙和牠的榮譽，全個兒走到那裏去了？——我們從斐理伯第四起(註一)，並沒戰爭，失了葡萄牙和勃雷西(註二)，勃黎薩克(註三)破了亞爾賽斯(註四)，魯森堡(註五)奪了士登伏(註六)；所有的勳爵采地，以至小小村莊，一古腦兒送掉了；羅西雄。(註七)奧爾密(註八)，額亞(註九)五千里的海岸，還有費南浦克和白婁斯山

(註十)，也都讓給別人了！請你們睜開眼看看。——從西到東，恨你們的歐羅巴，都嘻開血盆般的大嘴在那裏笑你。彷彿你們的國王，不過在世界地圖上掛個虛名兒，荷蘭和英吉利早定了平分的計畫，羅馬雖是友國，只是欺騙你，法蘭西等候機會來取你；奧大利也是窺探你。國家的死運快到了！你們也該知道國家是精窮了！銀錢都給軍隊吸盡了；可是你們的總督梅狄那，擁著千萬家私，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享用他風流豪富的生涯；傅代孟賣了米倫，樓嘉男送了福倫特，家裏都成了銅山金穴了，因此觸怒了天主，我們地上的霸權，忽然失去了三百個軍艦，巡洋艦還不算在內呢。你們還敢如此嗎？先生們再睜開眼看看，——國民負擔了多重的負擔，壓得一動也不敢動，天天獻出他的汗和血，供給你們的納賄呀！狂嫖呀！大賭呀！可憐的國民，只被你們拚命的榨取，這二十年來，已經榨出了四百三十兆的金錢了。

！還說不殺！還是伸手的死要，——你們想想羞也不羞！——論到內地呢，逃兵散勇，到處擄掠地方，焚燒村市；有地盤的親王勳閥，你打我，我攻你，只想吞滅隣封，擴張自己的權勢；有時表面上聘使交馳，其實只是挑撥勾結。扞衛國家的正經功業，丟在腦後，只曉得買弄他的陰謀，再沒有一點兒誠信了。西班牙變了一個臭水潭，把全國都濺污了。路上的警察手拿著短棒，只會趕打窮人，撞著富翁就謎縫著眼的趨奉；黑夜殺人，是路上家常的事；救命！救命！的喊聲，人人耳朵裏早聽慣了。——我昨夜在都雷特橋邊，還遭了盜劫哩，——搶劫馬特里東半城的，就是西半城的人。沒一個審官不賣判決，沒一個兵士領足薪餉了。從前西班牙的軍隊，是世界有名的常勝軍，現在成了什麼東西呢？乞丐，流氓，私販，山梟，聚了一大堆，亂喊著師旅團的名目，瞎加上一二三的編號，還不是野心漢的護身符，賣國賊

的聚寶盆嗎？其實賊就是兵，兵就是賊。馬丹籙的隊伍，比著國王的羽林兵，只怕要威武一點呢！有時還得下個詔書，不敢治他犯闕的罪惡，倒要賞他翊戴的功勞；就算王與偶出，給他辱罵一頓，也只好吞聲咽氣罷了。你看近來你們的國王，頭頂著大大的憂愁，腳踹著海樣的恐怕，躲在愛士姑黎伴著死人，敢放一個屁嗎？不過一納頭，眼看著國家分崩離析，死活由他了！——咳！你們不睜眼看看，——四圍裏全歐如山的壓力，把你國神已紅腫的脚跟，要壓成肉醬了。眼見得這個國家，只挂在一絲半縷的游氣裏，你們大家還忍心在他垂死的床前，各人搶他留下的遺物嗎？也不想西班牙的大國民，雖然四肢無力，睡在黑影裏，却常常在你們上面，放出冷眼戲著你們這些蠅營狗苟的生涯，只愁把大家一塊拖下死海去，那簡直兒成了螞蟻吃獅子了！

呂伯蘭忽更作莊嚴之態度。

(呂)——啊喲！查理第五全強的皇帝，在這恐怖憂愁的時代，你還在墳墓裏做什麼？喂！你快起來！你快來看！看這一班無恥的惡奴，把國家弄得亂七八糟了！你該伸出英雄的手腕來，幫助幫助我們！要不然，西班牙要死了！要滅了！查理第五皇帝！你右邊的球兒就是我們的太陽，好像太陽是馬特里獨有的，升起來光明照滿了全世界，如今星星沉了，月亮缺了四分之三了，只怕別的民族，要來削去我們的光明了！咳！你的子孫全是賣國賊，把你的光明變了銀餅，你的榮譽濺了糞水了！——偉人！你還能安穩穩的長眠不起嗎？——人家把你的寶笏論斤的發售了！你的金袍撕做片片飛了！一隻神鷹，在昔是奮翼雷動，瞬目電閃，何等威風！現在要成落湯的小雞兒了！

在座樞密員，無不張皇失措。惟泊連高侯爵，康保雷伯爵，昂其首，



~~~~~ 場 二 第 折 三 第 ~~~~~

怒視呂伯蘭。既而康保雷與泊連高耳語後，就案取紙，疾書數字，署名其後，又令泊連高署。康保雷起於座，指泊連高，以紙交呂伯蘭。

(康)公爵先生，這是我們兩個人的辭職書，請你准了。

呂伯蘭受紙冷笑。

(呂)謝謝。很好，你們退職，和你們的全家一塊兒退去。

向泊連高。

(呂)你回恩達羅西去。

向康保雷。

(呂)伯爵，你到卡斯梯爾去。各人回各人的本國。明天就給我走。

兩勳爵略一鞠躬，不免冠，傲然出。呂伯蘭迴顧各樞密員。

(呂)不拘誰，不願和我一路走的，只管跟了他們走。

院中肅然無聲。呂伯蘭乃岸然坐於寶座右側，有引手之椅，檢案上文書，遂伴啓視之。當其注意批閱文書時，哥法騰，亞黎，俞弼，三人竊互私語。俞弼指呂伯蘭，謂哥法騰。

(俞)孩子，我們從此有了主人了。這個人倒是個英雄。

(亞)是，這時代也該有了。

(哥)祇要他眼光不自迷了眼前。

(俞)他就是李希騷！

(亞)或者不是奧黎法雷！

呂伯蘭忽發見一書函，疾啓之。

(呂)一個陰謀！先生們這是什麼？我念給你們聽！

『陶曼鐸公爵鑒：你慎防之。茲有人將設一可怕之陷阱，陷馬特里中最貴之一人。』

~~~~~ 場 二 第 折 三 第 ~~~~~

(呂)沒有署名。——是個匿名揭帖！——

一門監入，向呂伯蘭一鞠躬。

(呂)什麼事？

(門監)啓報大人，法蘭西公使請見。

(呂)噢！塔果德！我這會兒沒有空兒。

門監又鞠躬。

(門監)教皇大使在朝房裏等著大人。

(呂)現在嗎？萬不能。

門監鞠躬而退。其時一宮奴入，衣火色衣，鈕爲銀製，趨近呂伯蘭。

呂伯蘭望見之。

(呂)你來什麼？無論誰都不見。

宮奴低語。

(宮奴)是打從南浦回來的吳滄德伯爵……

呂伯蘭微訝。

(呂)唔！你告訴他我城外的屋子。請他明日到那裏找我去！去！

宮奴出。呂伯蘭向各樞密員。

(呂)先生們，我們到兩點鐘再來一塊兒辦事罷。先生們，再見。

衆人向呂伯蘭致敬而退。呂伯蘭獨留，方徐起閒步，俯首沉思忽院之一隅，凹壁間之重幙頓開，王后出現其中。王冠在首，衣純白之衣；面露愉快之容，以恭敬贊嘆之目光，注視呂伯蘭。一手仍揭起其幙，瞥見幙內有一小室，室內通一小門。呂伯蘭迴首，驟見王后，驚愕失次。

\* \* \* \* \*

(註一) 斐理伯第四，爲西班牙王斐理伯第三之子，查理第五之第三子也。(一六二一——一六六五)

(註二) 勃雷西，Bressil，南美洲之一國，十六世紀時，爲葡萄牙殖民地，現已改爲共和國。

(註三) 勃黎薩克 Brisach，未詳，恐係有名軍人。

(註四) 亞爾賽斯 Alsace 現爲法國之一省，其首府司脫拉斯堡時與德國爭執。

(註五) 魯森堡 Luxembourg 爲法國之名將。

(註六) 士登伏 Stemfort 地名

(註七) 羅西雄 Roussillon 地名，屬奧大利。

(註八) 奧爾密 Ormuiz 爲波斯海灣入口之島。

(註九) 額亞 (Gos) 爲葡萄牙之一島。

(註十) 費南浦克 (Fernamboa) 勃雷西國之一縣爲大西洋一埠。

### 第三場

登場人物

呂伯蘭，

王后。

王后仍倚幙次微笑。

(后) 嚶！謝謝！

(呂) 天呀！

(后) 你給他們說的一番話，我一句也沒有扳駁。公爵，該握這個勇敢及忠誠

~~~~~ 場 三 第 折 三 第 ~~~~~

的醫國手！

言次趨呂伯蘭，握其手。呂伯蘭欲避不及，背語。

(呂)避了他六個月，忽然的見了！

高聲。

(呂)瑪丹，你在那個地方嗎？

(后)是，我在這裏。都聽見了。

呂伯蘭指小室。

(呂)我想不到……這個小屋，瑪丹……

(后)沒有一個人知道。這間小屋，還是斐理伯第三特爲挖了牆造的，專預備主人躲在暗裏，聽大家說話兒。我從前常到這裏來，偷聽查理第二臨朝，只見他垂頭喪氣的聽憑人家盜他的產業，賣他的國家。

(呂)他說些什麼？

(后) 一句也不說。

(呂) 不說嗎？他做些什麼？

(后) 大概離不了打圍罷咧！你可不然了！我耳朵裏這會兒還留著你威嚴的聲響哩，你顯着高尚的態度，說出充滿的理由！我在幔子縫裏望見你如火的眼光，一點沒有躲閃，彷彿像霹靂以前的電光，是話都給你說盡了。一羣矮人裏面，只見你獨自高高的站著！到底你從那裏全曉得這些事情呢？你又從那裏來的許多事實和原因呢？若說你一點兒不知道，哪？你從那裏來的這些口聲，好像所說的全是國王該說的話呢？爲什麼你在那裏簡捷兒和天主一樣，如此的威靈，如此的偉大呢？

(呂) 因爲我愛你呀！因爲我覺得大夥兒都恨我，恨我的人都是想破壞，破壞的就在你身上呀！因此我發了狂熱，什麼都不怕，就爲了救你，就救世界呀！我是愛戀你的一個不幸人，啊喲！我想你好像瞎子想著太



~~~~~ 場 三 第 折 三 第 ~~~~~

陽。瑪丹，你聽我說：我抱著許多夢想，在最下層的黑影裏，癡癡的愛著你；連你的指頭尖兒，都不敢碰一碰，望著你和天神一樣，只有光明耀著我眼睛。瑪丹，你知道我實在很受苦。我老實給你說，從六個月來，我隱藏著一片熱情，咬著牙的避開，避你就是我的痛苦。一切的人都不關我事，我只愛你。天主！我敢在陛下面前放肆說，我該做什麼呢？如果你告訴我：你去死罷！我就死。我說這些話，我心裏只有怕。你寬恕我罷！

(后)啊！你儘管說！我喜歡聽你的話！從沒有人和我說過這些事兒。我聽！我的靈魂全給你搖動了。我要你的眼睛，我要你的聲音。你不曉得我受苦呀！六個月裏，你的眼光，常常的避著我……噯！不！我不該說這話。我是個不幸人。咳！我不說了！我胆小！

呂伯蘭作喜躍狀。

(呂)瑪丹。你儘量的說！滿足我的心呀！

(后)也好，那末你聽罷！

王后舉目向天。

(后)我整個兒的說給你罷。這是不是我的罪呢，也顧不得了。一個心既然受了傷，就該把藏在裏面的傷痕，爽性全抖擻出來，給人看個明白。

——你避著王后嗎？王后却找著你。每日我到這裏，就在這個秘密小屋裏，我聽著你所說的，靜默的觀察你的意思裏所希望的，所辨別的，所決定的，我只覺得你的聲音，任什麼都有趣味。像你這樣，纔是真正的國王、真正的主人呢。說來只怕你還不信，這六個月裏，把你一級一級升到最高頂上，就是我。只怕也是天主的意思，借著我婦人的手來位置你，也未可知。我的愛重你，從前只爲花兒，現在却爲國家！先只見你的仁慈，後却見你的偉大。我的天主！就這麼著，

一個婦人獨斷獨行的做了！我的天主！是不是我作了惡，所以把我送到這墳墓裏來，日夜的關著，好象籠裏的鳥兒；沒有希望，沒有愛戀，也沒有金色的光明嗎？有一天，我們得閒了，我還要告訴你我的苦處呢。——常常一個人呆呆的想！我是很屈辱。昨日我覺得我所住的宮討厭了，你該知道比別人的要加十倍的憂愁哩；我要變換變換。你看，這是何等的拘束，誰都受不了的。老實說，我是一個奴隸罷了！公爵，大概就為這個目的，天主纔打發你到這裏來，救我搖動的國家，扶我已落深潭的國民，愛我受苦的王后。我說這些無頭無腦的話，大概你覺得還有些道理罷。

呂伯蘭跪於王后之前。

(呂)瑪丹……

王后鄭重而言。

(后) 白尚瑞，我把靈魂給你罷。我在一切人面前是王后，在你面前只是個婦人。爲了愛，爲了心，公爵，我屬於你的了。我信仰你的榮譽，就爲尊重我的榮譽。無論什麼時候，你要叫我，我就來，我預備好了。

——白尚瑞，有一個無上的天神在你的腦海裏。何等高貴！不消別的，天才就是你的王冠！

后吻呂伯蘭額。

(后) 再見罷。

王后趨帳次，立下其幙，遂隱。

## 第四場

登場人物

呂伯蘭。

白尙珊。

呂伯蘭仰面視天，作得意迷惘狀。

(呂)在我眼前的就是我看見的天呀！噯！我的天主！到這一會兒，纔是我投生入世的第一天呢，我見了全世界，見了光明的世界了；平常夢想的天國，半開門兒，放出活潑潑地的生氣和榮光！到處浸著我，浸著我的快樂，迷惘，祕密，還有麻醉和高傲；一個地上的凡軀，接近了最高的天神了；愛戀就是威權，愛戀也就是尊貴！啊喲！天主！王后愛我了！愛的真就是我了！既然王后愛了我，那麼我比國王都強了！幸福，愛戀，凱勝，這一片光采，真耀得人眼都花了！陶曼鐸公爵，西班牙現在在你的腳下了，只爲你已經取得了她的心了！這個天神，在我跪著看她叫她的時候，一句話就變了她的臉色，那就見得待我不

同別的男人了。難道是做的一場好夢嗎？不！我是確確實實的，她說給我許多話。在她說話的當兒，我還看她，還看見她頭上戴著一頂銀色紗的小冕，好像臂釧上還顛著個鏤金的鷹呢。可憐的天神！這一定是天主特地顯個靈蹟，給我們愛情，要在溫柔的世界裏造出個偉大的人物來。從今我再也不怕她愛我了，我靠著這無上的選擇，付給我全權了；我膨脹的心，只待要妬忘國王哩！就在天主面前，也敢高聲的喊，不胆怯了。瑪丹，我告訴你，從此你信託我罷，在我臂上，你是王后，在我心上，你便是個婦人！一片忠誠全藏在愛戀裏，多麼真實，多麼高貴！請你只管往前走，一點兒別怕呀！

其時，有一人，由堂後大門入，隱身大帳中，冠上銀星燦然。當呂伯蘭醉心幸福，仰首觀天時，其人即徐行近其身畔，以手置肩。呂伯蘭愕然返顧；其人力去其帳，凝視之，則白尚珊也。然尚服銀鈕火色之

~~~~~ 第三折 第五場 ~~~~~

制服，與呂伯蘭他僕同。

第五場

登場人物

呂伯蘭，

白尙珊。

白尙珊以手附呂伯蘭之肩。

(珊) 主人晨安。

呂伯蘭驚絕低語。

(呂) 我主！我完了！侯爵！

白尙珊微笑。

(珊)大概你斷想不到我會來。

(呂)勳爵，實在出我意料之外。

又自語。

(呂)我的不幸又來了。天神纔轉背，却遇了魔鬼。

疾趨至幃次，闔其密室之小門；復返對白尙珊，狀至震懼。

(珊)咳！他去做什麼？

呂蘭伯目注白尙珊，似有所思。

(珊)你看這個奴衣嗎？……

白尙珊微笑。

(珊)大概宮裏給我預備的門。穿了這衣服，什麼地方都到得了。我從前取

你的制服，就爲這個。

白尙珊冠，呂伯蘭赤首。



~~~~~ 場 五 第 折 三 第 ~~~~~

(呂) 我有點怕你……

(珊) 怕呀！這可笑的話，是什麼意思？

(呂) 你是驅逐過了！

(珊) 你信嗎？儘可說得。

(呂) 天天白日進宮來，沒有人認得你嗎？

(珊) 哈哈！朝裏都是有福人，眼光只看一時代，誰還記得失時人的面目呢！況且人家看着奴僕，誰來細認他的側影呢？

白尚珊言次，卽坐於寶座中，呂伯蘭侍立。

(珊) 現在馬特里一片聲的議論你，你聽了得意嗎？難道你真的燒著火拉拉的忠心，和看家狗似的守著國庫，因此竟把國裏的親貴泊連高放逐了嗎？你就忘了是你的至親。他的母親是桑陶氏，你的母親也是桑陶氏嗎？你就忘了是桑陶氏刀綬上繡著金紋，你只要看看你的綬紋，就明

白了。這種手段，不該在自己親戚面上買弄，你想做好漢，先在自己家裏開刀嗎？咳！何苦來！我勸你開著眼爲自己，閉著眼爲別人，打總說，各人都爲著自己。

呂伯蘭神色稍安。

〔呂〕勳爵，泊運高既是王的貴族，不該只顧自己，加重西班牙的負擔。我們現在要用軍隊，可沒有銀錢，他就該拿出來點兒。達蘭克伯爵，你大概也認得，昨天他傳著奧帝的話告訴我，如果大公要保持他的權利，戰事一開……

〔珊〕我覺得天氣很冷，我你給去把那窗關了。

呂伯蘭失色，既慚且憤，既乃力忍之；徐向窗次闔之。白尙珊昂然坐寶座中，似無所覺，呂伯蘭返至椅次，仍與抗爭。

〔呂〕你想戰爭沒有銀錢，不是件最困難的事嗎？勳爵，你聽。西班牙的幸

~~~~~ 場 五 第 折 三 第 ~~~~~

福就在我們的正直裏面。在我想，好像我們的軍隊已經預備了，就回答奧帝說，要戰我就抵敵……

白尙珊立斷其語鋒，指彼入門時所遺地上之巾。

(珊) 恕我！你把我的手巾去檢起來。

呂伯蘭面有難色，略躊躇，忽趨往俯拾以獻，白尙珊置之衣囊中。

(珊) 你纔說的？

呂伯蘭鼓勇發言。

(呂) 西班牙的幸福！——現在在我們的腳下了，公衆的利益忘了，全國都昏迷了！我們該救國民！做偉大的國民！我們要打呀！打破陰謀家的黑幕，揭開騙子手的假面！

白尙珊聽後漠然。

(珊) 我的乖人，你休上那鬼話的當罷。你道這些話是救世大英雄的宣言

嗎？不過那些小有才的無聊人，借來出風頭，嚇唬人，鬧大了聲名，等著大主顧出巨價來買收的，一個奸巧點兒的富翁，一下手就把他消滅了，狠一點兒勦殺了。我的可愛，你要知道當今的大人物，不像你這麼迂腐。他們的生活是很闊大的，他們的見解是很聰明的；什麼都是假，自己是真；就吞沒了國家千萬百萬的金錢，他們的心脈上，就拿醫生的聽筒來聽，也聽不見一些跳動的聲浪；一輩子不信有創造的神，只曉得創造個人的威權，就是不可侵犯的神；他們的幸福就是驕傲，他們的光明就是憤怒呀！噯！可愛，你怎麼想做平民的好漢子，忽然把無知無識的市民和商人都崇拜起來，真是奇怪，真是最新鮮的任性了。你說公衆的利益嗎？你先想想你自己的利益。西班牙的幸福，是一句空頭話，說來好聽罷了，關你什麼事？民望嗎？這不過一個銅沙子的榮光。你想做巡夜的狗，一夜叫喚，不離稅關左右嗎？

~~~~~ 第三折 第五場 ~~~~~

啊喲！真是有趣的功業！我知道還有更好的行爲呢，道德呢，信仰呢，正直呢？哈哈！這是鍍金器上褪色的金箔，被查爾第五時代已經用盡了。我想你不是一個傻子，不該治好你的偏心病嗎？我瞧你這會兒還在那兒吃著奶呢。我們大家早沒有一點慈悲心了。與其扎一針也是痛，不如咬一大口的爽利。請你快把可笑的皮球打破了罷，放盡你那無用的空氣！

(呂)勳爵，到底……

白尚珊冷笑。

(珊)你覺得詫異嗎？我們不必談這些閒話了，現在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辦呢。

白尚珊此時爲狀至尊嚴。

(珊)我告訴你，明天上半天，你在你家裏，就是我給你的房子那裏等著我

。單叫兩個啞子來伺候。我們辦了一件大事，你還得預備一輛四輪車，藏在花園裏的樹陰底下，等著上路。你去照我的意思都辦齊了。我還得去招呼驛站，該要用的銀錢，我打發人來送給你。

(呂)我可以遵命，也全辦得到。可是你先要給我起個誓，這些事給王后沒有一點干連纜行呢。

白尙珊方戲取案上一牙刀，轉其半面。

(珊)你管我什麼？

呂伯蘭視其面，四肢不覺震顫。

(呂)你真個是可怕的人。我腿都抖了……你領我向著無底的深潭來了。噯！我已落在你手掌之中！覺得你有個奇怪的計畫，總不是件好事。求你可憐我！啊！大概你不知道！這個婦人，我愛她！

白尙珊狀極蕭閒。

~~~~~ 場 五 第 折 三 第 ~~~~~

(珊)我知道。

(呂)你知道嗎？

(珊)知道該怎麼樣？

呂伯蘭依牆力支其體，使勿傾跌，作囁語。

(呂)那一定是他幹的把戲了。那戲裏面的脚色，就是我呀！真是一件很可

怕的事情！

舉目向天。

(呂)全能的上帝！你該知道我！該寬恕我！

(珊)你在那裏做夢！我的主人，你別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。老實說，不過一箇滑稽脚色罷了。我自然有我的目的，你對於這個目的，也不必瞎猜，總歸給你很有利益，只管安心聽我的話去做。我願意你享福，這句話我給你說也不止一次了，只要竭力進行，事情就成了。辦一件天

大的事情，些些愛戀的小傷心，算得了什麼，趕事成之後，我們就一塊兒過好日子。辦這事，祇費一天的工夫，你知道這一天就關係國家的命運嗎？還顧得了你們那些小關係嗎？我很願全告訴你，但你是聰明人，也該明白。大概你有你的地位。我也不是個刻薄的沒有良心的人，你想這是何等的怪事！一個家奴，好像一塊精選的軟土似的，一捏就捏成了一個花瓶兒，要在那瓶兒裏倒出我的幻想來。我的愛人，你們既然落在捏的人手裏，那自然得聽憑捏的人的使喚，裝扮戲衣由得我，揭開假面也由得我，我作成你做個勳爵，那就是我幻想的脚色。現在你只看著自己顯煥的裝束，可別忘了你是我的家奴。你在這裏侍奉王后，本是分外的僥倖，論起來，還得攀登我的車後，這纔合你的本分哩。

呂伯蘭聽至此，神色頓變，似此語之不應入其耳者。



(呂)我的又慈悲又正義的天主！到底我作過了什麼惡，受這樣子的重罰呢？你是我們的慈父，不願世界上有一個失望的人！那末我怎麼竟到了這步田地呢？我豈甘心做背理的行為，眼看著一個可憐的被害人死到臨頭呢？蒼天呀！你簡捷要把我沉到無底的深潭裏！你硬拗著一個滿裝著愛戀和信仰的心，替人家做報仇的標本呀！

自言自語。

(呂)這明明是一件報仇的事！千真萬真！我猜去一定關著王后！叫我怎麼弄法呢？去全告訴她嗎？天啊！做出來，我對著王后，成了個什麼東西呢？成了一個藏著兩副臉皮的大騙子手了！一個奸奴，打幾千板子，驅逐出境，還不足蔽辜了！這永不能！我要瘋了，我的心全糊塗了！

少止沉思。

(呂) 天主！這些事我明白了！這明明在黑影裏造著一具恐怖的機器，裝著無數的機輪，放在磨盤之下，然後投下一件奴衣，一個家奴，然後叫他慢慢的動，忽然在鐵輪下看見轉出來幾塊拖泥帶血的破片，一個破裂的人頭，出煙的熱心，一出來就不動了，只等人家來認，認明這個家奴，就是一個人的外套！啊！那就完了！

回身向白尙珊。

(呂) 到底還來得及！勳爵，真的可怕的鐵輪，還沒有動哩！

呂伯蘭下跪於白尙珊足畔。

(呂) 你可憐我！開恩！請你可憐她！你曉得我是箇忠心的臣僕。你看！我跪求了！開恩！

白尙珊起立欲行。

(珊) 這個人老不明白。討厭！

~~~~~ 場 五 第 折 三 第 ~~~~~

呂伯蘭引其足。

(呂)開恩！

(珊)你少說話罷。

言次轉身向窗旁。

(珊)大概這冷風把你吹病了，讓我把窗關起來。

立閉其窗。呂伯蘭怒而起。

(呂)你太過了！我現在還是陶曼鐸公爵，全權的閣臣！我要把蹄在腳底下的頭豎起來了。

(珊)你在那兒說些什麼？你一再說，呂伯蘭是陶曼鐸公爵嗎？你的眼睛大概蒙了布了。你要知道陶曼鐸三字，只加在白尙瑞身上。

(呂)我能叫人逮捕你。

(珊)我就說出你是誰。

(呂)但……

(珊)你告訴我嗎？我拚了我們兩個頭顱纔來的。這層早料到了。你別得意，早得很呢。

(呂)我可以否認一切！

(珊)好！你還是一個小孩子。

(呂)你沒有證據！

(珊)你太沒有記性了。我所做的事，老實說罷，你不過一個手套罷了，我纔是手呢。

就呂伯蘭低語。

(珊)如果你不聽命，如果你明天不在你家裏預備我叫你做的事情，如果你說出關於剛纔所說的一言半語，不論在眼光裏，或態度上，顯露一些痕迹。哼哼！那就不客氣，先把你痴迷的祕密，滿京城傳播開來，叫

~~~~~ 第三折 第五場 ~~~~~

大家知道這無恥狂亂的行爲。到那時候，王后就要接受一件東西了；那東西不是別的，就是一張紙片兒；在這紙片上，有筆迹可認，有籤名可證；什麼筆迹，你該記得，什麼籤名，你該曉得；你若不信，我可以念給你聽聽：『我爲呂伯蘭，乃費蘭侯爵白尚珊之侍者，今立約，嗣今以往，不論何時，或祕密，或公開，終身服役於侯爵，如忠心之奴僕。』

呂伯蘭失色顫聲。

〔呂〕設了。勳爵，我依你做。

大門忽啓。諸樞密員魚貫入，白尚珊疾裹其巨帔，低語曰。

〔珊〕有人來了。

卽向呂伯蘭鞠躬至地。

〔珊〕公爵，我是你的僕人。

出。

## 第四折 白尙瑞

佈景：

場上設一華美而幽闌之小室。室中裝飾及器具，形式均極陳舊而剝落，壁間蒙以赤絨之壁衣，爲年光所磨，茸毳倒偃，如霜後之草；色近壁有大安樂椅數事，椅背綴以金章，長綬界之，適與壁衣返射，閃閃作異光。室之後面，闢一雙扉之大門。其左方有凹壁，內嵌巨大之鐵盾，雕鏤精巧，爲斐理伯第二時代之名作。其對面之凹壁上，置一矮小之門，通暗室焉。全屋中惟左方開一窗戶，位置甚高，護以鐵柵，窗上突出罩簷，形似牢獄之鐵窗。壁上懸舊畫像數幅，爲烟塵薰沉，

~~~~~ 場 一 第 折 四 第 ~~~~~

滅滅殆半。室中置五斗衣櫥一。上架威尼斯淨色之鏡。斐理伯第三時代之大椅一。華飾之大櫃一具，倚於牆上。位於中央者，一方形之寫字檯。室隅又有金色圓形之三角桌在焉。

第一場

登場人物

呂伯蘭，

宮侍，

二黑奴。

幕啓，適當清曉之時。呂伯蘭無外帔，亦無金羊章，僅服黑色之衣，色皇皇然，在室中往來，蹀躞不已。一宮侍立後方，不動亦不語，似

待其發令者。呂伯蘭忽躊躇自語。

(呂)怎麼樣呢？先儘她！沒有再比她要緊的了！但是我的腦子那裏去了，難道也給魔鬼鉤了去了！該救她！是呀！怎麼能成功呢？用什麼法子救呢？把我的血，我的心，我的靈魂，都犧牲了，都沒關係。到底要打破那陰謀！在那裏呢？是什麼呢？猜……該猜！猜這個人如何的構造，如何的布置！猜他在黑影裏忽然的出現，忽然的又不見了，到底在那裏呢？這一夜裏幹些什麼呢？這會兒我很後悔昨天向他求情，我真變了懦夫，成了傻子了！這樣萬惡人，求他有何用處呢？如今越想越看透這事的舊根苗來了，那明明他手拿着一塊肥皂，引人來咬，却故意放你咬着半口兒，趕到嚙不下吐不出的當兒，只把機關輕輕一撥，壓得你要逃也逃不了！喲！我就是肥皂！那機關快要壓到王后頭上了！可惡呀！害她的就是我！除了我還有誰救她呢？我是完了。爬得



~~~~~ 場 一 第 折 四 第 ~~~~~

高跌得重，不必管了。總得想法兒叫她逃這一劫呀！我想！想那叛徒走那個門路兒呢？用那樣陷窄呢？打什麼地方來呢？這個屋子給我的生涯命運一樣，都是歸他主管的。任你銅牆鐵壁，一撥就撥開了。處處的鎖兒，都有牠對筭的鑰匙。是呀！命運壓迫到頭上來了，事情立刻就到了。我真要瘋了！天主！這一陣又狂又冷的旋風，一枝脆弱的蘆葦，不久就拗斷了！怎麼做法呢？噢！有了！只有先阻止她出宮。是呀！害人坑一定在這裏，在我的四圍，這一夜裏處處都是深坑。我猜到，我可是看不見。好苦呀！沒有別法，只有阻止她出宮。趕快去知照她，遲不得一刻了。叫誰去呢？我沒有人！

俯首沉思。久之，忽若有觸，喜形於色，立舉其首。

〔呂〕有了！是，吳淙德勳爵愛她！那是一個忠實的人！

以手招宮侍近前，囑語之。

(呂)你立刻上吳淦德勳爵那裏去，先給我道歉；再告訴他說休耽誤了，馬上去見王后，用我的名義，或是他的名義都行，請王后在這二天之內，不論有什麼大事，千萬不要離開王宮，千萬不要出來。你快去！

又喚之歸。

(呂)喂！

立取懷中手簿之一頁，及一鉛筆。

(呂)請他把這字條給王后。——請她留神！

就膝上疾書曰：

『願信吳淦德勳爵之言，聽其勸告！』

書畢，折疊其紙，付宮侍之手。

(呂)你再告訴勳爵，決鬪的事，是我差了，只有求他可憐我，先依我現在的請求，總有一天，當着大眾，我再給他賠禮。只因王后身上正担着

~~~~~ 場 一 第 折 四 第 ~~~~~

大危險。請她無論如何，不要出來。至少得過三天！去罷，謹慎一點兒，別露了相。

(宮侍)公爵是好主人，我願忠心於你。

(呂)快走罷，我的好人。你全明白了沒有？

(宮侍)明白了；公爵放心。

宮侍出。呂伯蘭獨留，倒身安樂椅中。

(呂)我的心總算放了。這法子大概是妥當。吳湏德！這事全靠你了！我怎麼樣呢？真的在這裏呆等白尙珊嗎？不！我不等他。怎麼消遣這一天呢？有了。我且到禮拜堂去祈禱罷。我現在要求助了，天主，你指導我！

以一手取案上所置之冠，一手按鈴。兩黑奴衣金綠絨之短衣，兩袖廣博，出現於後方門中。

~~~~~ 蘭 伯 呂 ~~~~~

(呂)我要出去了。在這一刻鐘裏頭，有一個人要來，——他自有他進來的門。——也許就在這屋裏，你看他舉動，好像這屋裏的主人一樣。你由他去，不必管他。如果有別人來……

遲疑俄頃後。

(呂)你也放他進來！

揮手令去，黑奴聽命鞠躬而退。

(呂)走罷！

出。

## 第二場

登場人物

~~~~~ 場 二 第 折 四 第 ~~~~~

白尙瑞。

於呂伯蘭出後門闔之時，卽聞有大聲發於烟突爐架之內，一人從空而墜，身裏破碎之外帔，投於室中，則赫然白尙瑞也。髮鬚髻，神色惘惘如白痴，此時揣其心中，亦莫審其爲喜爲憂，或兩者兼之。

(瑞)多糟呀！我！

於墜地時，徐摩其兩腰，既乃起立，帽壓眉際，以極足恭之狀，前向室中。

(瑞)恕我！不用驚慌。你們說話的只管說，只要賞我借個道兒。先生們，我進來得莽撞一點，自己也覺得慚愧！

忽止步四囑，方悟室中祇彼一人。

(瑞)沒有人！——我纔蹲在屋頂上，明明聽見說話的聲音！咦！——沒有人！

坐安樂椅中。

(瑞) 僥倖！遇著這清靜的地方，我好把前前後後的事情想一回。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呢？奇怪！我真做了瞎馬臨深池了！起初那三個警察騙我，落在他們的圈套裏；後來又糊裏糊塗的把我載上海賊的船上去了，那些海賊百樣的虐待我；又叫個黃色婦人，來迷惑我；弄得我犯了充發的罪，倒游歷了非洲一趟；終究還是回到西班牙來了；啊喲！好一段新奇的小說！不想回來的第一天，冤家路窄，又遇見了那些警察了！他們追得緊，我就逃得快；跳上牆頭，頓時望見了一所房子，藏在樹陰裏，我趕忙跑到那裏；輕輕爬上那房子的屋頂，一骨碌鑽進烟突裏，不知不覺落到這屋裏來了。只可惜我簇新的一件外帳，爬得稀破爛了！……可惡！原來白尙珊先生，是個大騙子手呀！

行至雕屨之五斗櫥前，凝睇屨上之威尼斯小鏡。

~~~~~ 場 二 第 折 四 第 ~~~~~

(瑞)我的大襖，也跟着我落了刦了。

脫去外帔，鏡中顯出金緣細絹之大襖，已成百褶之形；忽以手撫腰，目視烟突。

(瑞)到底我的腰跌這一交，受了非常的痛苦了！

開五斗櫥之雕屨。忽見一屨中，貯一金緣綠絨之巨帔，即當日白尙珊以授呂伯蘭者。白尙瑞凝視久之，與己帔相較。

(瑞)這外帔比我的更漂亮了。

立取綠帔，投之肩上，而以脫下之帔納屨中，注意褶疊已；復壓其冠於帔下；仍閉其屨。飄揚其金色輝煌之麗服，昂然行室中。

(瑞)這打什麼緊，我的本來面目，就這樣的恢復了。再好也沒有。哈哈！魔鬼的弟兄，你想把我送到非洲填獅虎的饞口！我沒有別的法子報你的仇，只有拿出我的真名姓，到你家來，背後拖著里把路長的無賴漢

，拖男帶女的債主兒，一塊兒吃你的早飯，交給你開胃的活口！  
望見室隅一雙華美之短鞵。卽擲其舊履，易以新鞵。

(瑞) 凡不守信義的，我先把他丟了。

舉目周視室之四圍。

(瑞) 祕密的屋子，活現的一折悲劇。門是關的，窗是鐵柵圍的，真正像一個地牢。這有趣的住宅，我進來在高頭，倒像酒進來在瓶裏似的。

微嘆。

(瑞) 這是好酒。——

見右壁之小門，往啓之，疾入所通之小室，大詫而出。

(瑞) 奇呀！小室沒有出口，這裏處處都是關得不通風的！

行至後面門次，半啓之。探首外窺；既乃復閉之，返至前方。

(瑞) 沒有一個人！我在什麼奇怪的地方呢？論起來我祇要逃避了警察，其



~~~~~ 場 二 第 折 四 第 ~~~~~

餘罷我什麼事？可是這樣凶惡的屋子，從來沒見過，怎麼不叫我毛髮

直豎呢？

坐安樂椅中，作呵欠狀，未幾忽又起立。

（瑞）這裏到底是個可厭的地方！

忽於左方凹壁中，發見一小櫃。

（瑞）你看那不像一個書架嗎？

即前啓之，乃一食櫃也。

（瑞）恰好一個餅，許多酒，一個西瓜，這是完全的供給所。六個酒瓶兒得濟濟的！奇怪！這屋子我有點兒猜着了。

取排列之酒瓶，以次察視。

（瑞）這是一部極好的選本。——多矜貴的書城！

移屋隅之小圓桌，置之前方，復歡然取櫃中所有之酒瓶瓜餅等；加以

杯碟刀叉，置之桌上。然後擇一酒瓶，去其塞。

(瑞)我在選本中，先讀這篇。

滿引一杯，一吸而盡。

(瑞)這便是有名詩人叫做太陽做的妙文，色彩再沒比牠紅豔的了！

坐後又飲第二杯。

(瑞)那是什麼書呢？益發精粹了！

又飲。

(瑞)我們該吃一點了。

乃取餅。

(瑞)警察的狗！他們都眯了眼，再找不到我的蹤迹了！

噉其餅。

(瑞)餅主！房東！如果他忽然的撞來……

~~~~~ 場 二 第 折 四 第 ~~~~~

向櫃中再取一杯，及食具一付，置於桌上。

(瑞)祇要他不趕出我！我就請他，我們快吃罷。

剖食物爲二。

(瑞)我的筵席散了，該去屋裏遊歷一番。到底這是誰住的呢？或者是個兒郎藏著婦人的祕密窩嗎？喲！我想得太壞了！也許是個貴人的古式招待所。

又進一杯。

(瑞)照前說的不是個壞人的酒，後說的那更相宜了。倘或有人出來招待，我就報名。咳！我的老兄弟，你只管附了邪似的咒罵！這是無賴嗎？乞丐嗎？強盜嗎？都不是，我是白尙珊勳爵的兄弟白尙瑞勳爵！這一派風聲，傳播滿瑪特里，好不詫異！他幾時回來的呢？今早呢？今夜呢？這如雷貫耳的白尙瑞三個大字兒，早忘掉了，再沒有人想到，

再沒有人提起，怎麼忽然的半天裏掉下來了！那末他沒有死嗎？先生們，太太們，不差，他還活着。男人說：奇呀！婦人說：妙呀！歡迎他回家的一片溫柔聲裏，却夾著三百個債主討債的狂嘯，那扮的何等好看的颜色！可惜！可惜！缺少我一點兒銀錢！

門次有聲砰然。

（瑞）有人來了！——一定當我沿街買唱的滑稽師，來驅逐我！  
以大帳嚴裹其身，僅露兩目注視門次。

### 第三場

登場人物

白尙瑞，

~~~~~ 場 三 第 折 四 第 ~~~~~

宮侍。

後方之門陡啓。一制服之宮侍，背負巨囊入。白尙瑞向此宮侍自頂至踵，睥睨久之。

(瑞)朋友，你到這裏找誰？

背語。

(瑞)該鎮定一點，危險很大。

(宮侍)找的是白尙瑞勳爵。

白尙瑞突露其面於幃中。

(瑞)白尙瑞，就是我！

背語。

(瑞)這真來的奇妙了！

(宮侍)你是白尙瑞勳爺嗎？

(瑞) 天主在上！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只我便是白尙瑞！真的白尙瑞！惟一的白尙瑞！卡洛堡的……

宮侍卽下其行囊，置之安樂椅中。

(宮侍) 請你過目，點收這個罷。

白尙瑞見囊，目爲之眩。

背語。

(瑞) 銀錢！這太好了！

高聲。

(瑞) 我的貴……

(宮侍) 請你點一點，這就是我奉命拿來的總數。

白尙瑞故肅其容。

(瑞) 很好，我知道……

~~~~~ 場 三 第 折 四 第 ~~~~~

背語。

(瑞) 缺少銀錢，恰好銀錢就來了。我但願魔鬼……！我們不要攪亂了這  
奇妙的歷史。

高聲。

(瑞) 你該收受點兒嗎？

(宮侍) 不能，這全是爵爺的事。

白尙瑞指案上。

(瑞) 你把銀錢都放在那上頭。

宮侍聽命。

(瑞) 那一方面來的呢？

宮侍微笑。

(宮侍) 爵爺很知道，倒問我。

(瑞)知道是自然知道但是……

(宮侍)這銀錢，——凡是我該說的話——來從你知道的地方，爲了做你知道的事情。

白尙瑞對於宮侍之說明，一若甚滿意者。

(瑞)唔！

(宮侍)我們該，兩個人，十分的守著祕密。吁！

(瑞)吁！！這銀錢來……你這句話說得好漂亮！你再說給我聽聽。

(宮侍)這銀錢……

(瑞)講得明白呀！來從我知道的地方……

(宮侍)爲了做你知道的事情。我們該……

(瑞)兩個人！！

(宮侍)十分的守著祕密。



~~~~~ 場 三 第 折 四 第 ~~~~~

(瑞)這就非常的清楚了。

(宮侍)我現在只有聽命；其餘一概不明白了。

(瑞)噫！

(宮侍)到底是明白的呀

(瑞)噯！

(宮侍)噫了。

(瑞)我的可愛，我明白，我就拿。凡是收受銀錢的人，常常是清楚的。

(宮侍)吁！

(瑞)吁！！我們不要太不謹慎了。

(宮侍)爵爺，你來點一點數兒呢！

(瑞)你當我誰呢？

豔視案上之巨囊。

(瑞)肥滿的大肚子！

宮侍遲疑。

(宮侍)但是……

(瑞)我信得過你。

(宮侍)這裏面金的有沙威倫(註一)，有卡達呂帕爾(註二)，計大的七枚

，小的三十六枚，還有馬爾克的鐸勃龍(註三)，銀的有克拉瑪麗

(註四)。

白尙瑞啓其囊，引出無數金囊銀囊，悉置之案上；然後探手金囊中，滿握而揣於懷，頃刻間，其衣袋中，滿儲卡達帕爾，鐸勃龍，無隙地矣。忽現莊嚴狀，自語。

(瑞)這是我的小說，獎賞他的幻術，戀著豪富，死也不放。

斯時，一袋已盈，又易一袋，於全身中，上下四方，求索殆徧，祇恨

~~~~~ 場 三 第 折 四 第 ~~~~~

製袋之少，手足並至，幾忘宮侍之尚侍其側凝視作不耐狀也。

(宮侍)現在我只等你的命令。

白尚瑞回視。

(瑞)該做什麼？

(宮侍)該趕快實行，遲延不得，就是那我不知道你知道的事情。很大的關

係……

白尚瑞故示聰明之色。

(瑞)可不是，有公的，還有私的！！

(宮侍)都要立刻就辦。這句話就是人家叫我來說的。

白尚瑞以手拊其肩。

(瑞)我就爲這箇愛你，你是個忠臣！

(宮侍)別耽誤了，我主人叫我來，爲的是助你。

(瑞)那更妥當，我們就照他意思辦。

背語。

(瑞)若是我知道一些該給他說的話，我情願受絞刑。

高聲。

(瑞)小財神，你靠近些，先……

斟酒於所預備之客杯。

(瑞)給我喝了這個！

(宮侍)爵爺怎麼？……

(瑞)喝我這個！

宮侍飲。白尙瑞亦自斟，滿引一杯。

(瑞)好酒！

引宮侍坐，又斟一杯令飲。

~~~~~ 場 三 第 折 四 第 ~~~~~

(瑞)你坐了，我們談幾句話。

背語。

(瑞)看他眼珠子顯了紅光了。

白尙瑞偃臥椅上，作倨傲狀。

(瑞)朋友，我們做什麼？要曉得人不過是一股烟，那煙是黑色的，天天在情慾的火苗裏冒出來。

又勸進一杯。

(瑞)纔說的還是差了。那煙出了烟突，一到天空，會恢復他碧藍的顏色，他是喜歡往上升騰的，我們只會往下墜落。

搖其兩腋。

(瑞)人只好算一塊黑鉛。

又斟兩杯。

(瑞)我們且喝個暢快。我看你所有的鐸勃龍，還值不上過路的醉人歌。  
倚近宮侍，作祕密狀。

(瑞)我們該留心點兒。你看肩頭上担负多重。沒根基的牆，忽然塌下來，就壓斷了。我愛，我把我的大衣領挂上鉤去。

宮侍岸然。

(宮侍)爵爺，我不是你房裏的僕人。

隨手按案上之鈴，白尙瑞阻之不及，惶恐自語。

(瑞)他按鈴了！只怕有人出來，我就完了！

黑奴出。白尙瑞急轉其含愁之面。宮侍向黑奴。

(宮侍)給爵爺挂上大衣。

黑奴行近白尙瑞，瞪目作驚異狀，徐接大帳，懸諸衣鉤，鞠躬而出。

白尙瑞暗詫，乃徐舉其首。背語。

~~~~~ 場 三 第 折 四 第 ~~~~~

(瑞)我一定在魔王宮裏了，到處遇着意外的歡迎！

高視闊步，在室中往來游行。

(瑞)不要緊，我要放手去做了，放心的拿了。那末我就動這滿袋的金錢。  
有了金錢！我該怎麼做呢？

其時宮侍方倚案狂飲不已，四肢搖搖不自持，幾傾其椅。白尙瑞行至  
其旁。

(瑞)你怨我！再等一等！

沉思作背語。

(瑞)我去付給我的債戶嗎？呸！不中用！還了那一個好呢？依然免不了怨罵。如果我講倒帳，打折扣，那又何苦來。把肥水去灌已焉的老花呢？再者我是逃債的人，忽然挺腰突肚的還起債來，人家倒要研究我銀錢從那裏來的了；不說做海盜搶來的，必說做毛賊偷來的，那不是無

益有害嗎？

宮侍且飲且呢喃。

(宮侍)你吩咐我什麼？

(瑞)讓我再想想。你只管喝著等我。

宮侍自斟不已，白尙瑞亦構思不已，忽自搏其額，若有所得。

(瑞)是呀！

向宮侍。

(瑞)你立刻起來。把銀錢裝滿你的衣袋，再告訴你該做的事。

宮侍蹣跚而起，取案上之金銀，納諸裏衣夾袋中。白尙瑞從旁助之，

既滿。

(瑞)你到麥約地方，一條小胡同裏在第九號中，有一狹小屋子。美麗的住宅，只有右邊一扇窗，玻璃上糊着白紙。



~~~~~ 場 三 第 折 四 第 ~~~~~

(宮侍)是獨眼的屋子嗎？

(瑞)不是，歪眼。爬過一個助人殘疾的梯。你留心一點。

(宮侍)一個繩梯嗎？

(瑞)差不多。只怕還要險些。——那高屋裏住著容易認識的美人，戴著一頂不值六個沙的帽子，披著一頭又短又紅的頭髮……——一個有風趣

的婦人！那是我的情人呂養丹，從前迷縫著靛青的隻眼，慣在教皇殿上夜會裏，飄飄欲仙的舞著天魔舞，你拿我的名義，數給他一百個金錢。——又到那屋的旁邊，有一個破屋，你見著一位紅鼻子的胖先生，眉毛上壓著一頂破爛的氈笠子，搭拉著一片慘澹的羽毛，背脊上挂著一根長劍，肩頭上扛著幾塊破片，你給我送他六個銀圓。——再遠一點兒，在十字街角裏，有個像竈一般的黑洞，是個酒排間，望見那門檻上有喝着酒吃着烟，蹣來蹣去的一個漢子，那是勳爵，我的心交

，名叫做葛拉德。——三十個金錢！——告訴他只管拿來放量的喝，喝完了這個，還有別的來。把你裝滿的銀錢，都散給這班無賴，你也休管他們紅眼珠見了白銀子是什麼樣兒。

(宮侍)以後怎麼樣呢？

(瑞)守着留下來的錢。做最後的一節……

(宮侍)爵爺，吩咐我什麼？

(瑞)傻子！你不想醉飽嗎？儘著一夜的工夫，趁你的高興，碎多少瓶子，做多少聲響，鬧到明天，再回你的老家。

(宮侍)我的王爺，噫了。

宮侍且前且却，行步屈曲，如書蚓文，徐向門次，白尚瑞目送之。

(瑞)他大醉了。

復招之返，宮侍回顧。

~~~~~ 場 四 第 折 四 第 ~~~~~

(瑞) 喂！你出去的時候，總有閒人跟隨你。你雖然醉了，要擺些高貴的樣兒。如果你袋裏的銀錢偶然掉了，你由牠去掉，——看見跟你的閒人，不管他是僧侶，是學生，是乞丐，要來拾你已落的銀錢，——你由他去拾。也許有利害一點的，竟到你袋中來搶，你也該寬恕他們。要知道他們都是給我們一樣的人；我們能有，他們也能有，這纔是普及一切的真法律；你看這世界裏滿地都是悲苦的事情，何妨有時給他們一點歡樂呢。

面現憂愁狀。

(瑞) 那些人也許有一天要受世上的纒刑！那末我們益發要替他們注重生活中應享的權利！去！

宮侍出。白尚瑞獨留，倚案支頤而坐，若有無窮之憂，來襲其心者。

(瑞) 一個人有了銀錢，該用得盡善盡美，那就是信徒的本分，君子的責任

。我要許多錢做什麼？只要費了七八天的澆裏就行了！餘下來的，借重他辦一點慈善事業。可是我有點不敢自信，只怕再做起事來，一定還是錯誤；這用錢的笨手，一誤再誤，我倒說不出口……

後門忽啓。一斑白之老婦，狀如保姆；下裳及頭被，均作黑色，手持巨扇掩入。

\* \* \* \* \*

(註一)沙威倫 *Souverains* 英金幣名，值法幣二十五佛郎六十六生  
的姆。

(註二)卡達呂帕爾 *Quadruple* 爲西班牙幣之雙比斯多爾，值法幣三十九利佛爾，鑄於法國路易十三世時。

~~~~~ 場 四 第 折 四 第 ~~~~~

(註三)馬爾克的鐸勃龍 Doublons au marc 亦西班牙金幣名，馬爾

克幣各地使用，分量不同。

(註四)克拉瑪麗 Croix-marie 西班牙銀幣名。

## 第四場

登場人物

白尙瑞，

老保姆。

其時老保姆立門限間。

(老)白尙瑞勳爵在嗎？

白尙瑞忽斷其研究之思潮，舉首凝視。背誦。

(瑞) 又來一個！嘎！雌的！

老保姆深致敬禮，白尙瑞懔然。

(瑞) 大概魔鬼和白尙珊併了家了！保不住我快看我的兄弟要出現了。這是

一位保姆！

高聲。

(瑞) 白尙瑞就是我。——什麼事？

背語。

(瑞) 替少女通報的，照例都是老婆婆。

保姆合十致敬。

(老) 今天是大齋日，我祝爵爺，天主賜歡樂於你。

(瑞) 謝謝你。你也晚安。

保姆忽作秘密狀，低語。

~~~~~ 場 四 第 折 四 第 ~~~~~

(老)你今夜約了一個人在這裏私會嗎？就是這個人打發我來的。

(瑞)我很可以有這事。

保姆在懷中出一摺疊之牋，示之，惟仍堅握不捨。

(老)這是我該守的祕密，好在就打你那裏來的，就爲了今夜的事，送這信給一個愛你的人，你都知道嗎？

(瑞)大概是我的事。

(老)那就好。太太嫁了一箇老漢子，總有些不得已的道理，纔託我這事，指點我來，我可不認得他，好在有你認得。有箇侍女傳話給我。那就殼了，也沒有姓。

(瑞)除了我的姓都行。

(老)那事情很單簡。有一位太太，接受了他心上人一封密會書札，只爲世情不好，怕落了人家的圈套。雖則過分小心一點，然而小心永不會壞

事的。所以特地打發我來，討你的口信爲憑……

(瑞)好利害的老婦！一封情書的周圍，有何等的荊棘！老實告訴你，是我寫的！

老保姆置折疊之小箋於案，白尙瑞且視且詫。

(老)既然真是你的，請你在這信背後寫：一個來字。可不要你的親筆，這纔不落一點痕迹。

(瑞)實在，我的親筆是可厭！

背語。

(瑞)這傳信人倒很周到！

伸手欲取箋；但已封固，保姆以手掩護，終不令觸手。

(老)你別開。你該認得摺紋。

(瑞)不開！不開！



~~~~~ 場 四 第 折 四 第 ~~~~~

背語。

(瑞)我一心想看！……不要管，且扮我的脚色！

以手按鈴。一黑奴入。

(瑞)你會寫字嗎？

黑奴點首，作認可之暗號。白尙瑞甚詫。背語。

(瑞)一個暗號！

高聲。

(瑞)你是啞吧嗎？

黑奴爲第二次之認可。白尙瑞手指案上老婦堅持不捨之小箋。

(瑞)你在那上頭給我寫一個來字。

黑奴如命，寫畢。白尙瑞示意老婦，令取函，又示意黑奴，令出室。

黑奴出。

背語。

(瑞)他很聽命！

老保姆仍示祕密狀，置函懷中，近白尙瑞。

(老)今晚你要見她了。她很美麗嗎？

(瑞)美麗！

(老)成就這事的侍女，取了我的誓言，纔託我來的。那侍女也是美麗！一個神仙的側影，帶些魔女的眼光。看他辦愛情的事，像個老作家。

白尙瑞背語。

(瑞)我很喜歡那侍女。

老婦致敬欲退。

(老)爵爺，我吻你的貴手。

白尙瑞以一握之鐸勃龍與老婦。

~~~~~ 場 四 第 折 四 第 ~~~~~

(瑞)老狐！來！我肥你的瘦爪。

老婦入金於囊，作斜睨狀。

(老)今天少年人快活了！

白尙瑞揮手。

(瑞)去。

老婦再致敬。

(老)爵爺，如有事找我……我叫烏利佛夫人。在聖尼西鐸隱修院。

出後，門又啓，老婦又露其首。

(老)進院來，常在右邊第三柱下坐的就是我。

白尙瑞回視不耐，門閉；又開，老婦又現。

(老)爵爺，今夜你們相會的時候，老婦替你們祈禱。

白尙瑞怒驅之。

(瑞)走！走！

老婦乃閉門而隱。白尙瑞獨留。

(瑞)這不怪嗎？我一定住到月宮裏來了。那一件不是好運呢；纔填了我的胃，又來暖我心了。

### 第五場

登場人物

白尙瑞，

吳湏德。

後面之門又啓。吳湏德腋下挾雙劍入。

(吳)白尙瑞勳爵在嗎？

~~~~~ 第四折第五場 ~~~~~

白尙瑞返顧，見吳淦德及雙劍。

(瑞)今天真是奇遇，越弄越有趣了；享了華筵，受了黃金，訂了幽期，——這是來了決鬪了！全恢復了白尙瑞本來的生涯了！

吳淦德目視白尙瑞，意頗狐疑，跼踖其足。白尙瑞以極勤懇之態，歡然起迎之。

(瑞)勳爵辛苦了。請這裏坐。

以安樂椅讓之。吳淦德兀立不動。

(瑞)進來，請坐。——這裏和府上一樣，不必拘泥。今天瞻仰光采，榮幸極了。坐了，我們談一會兒。人說住在這馬特里怎麼樣呢？啊！何等有趣趣的寄寓呀！我可一點兒都不知道；我想人家常常防著馬丹籙，怕著林達迷(註一)，我倒不怕那些人，我只怕偷心的賊，還要比偷銀錢的賊更凶險多哩。咳！先生，婦人！這種惡魔抓住了我，我的頭腦就

昏迷了。我請你說說，指導我的心，安放在一條安穩的道兒上。要曉得我再也不是活人了，也不算個人類了，實在是亂七八糟的東西，復活的死人，老卡斯梯爾的破落戶。人家偷了我的羽毛，我丟掉了我的手套，我從最荒唐的地方，到這裏來。

(吳)先生，你纔到嗎？很好，我到得比你更荒唐！

白尙瑞欣然。

(瑞)什麼地方呢？

(吳)那邊在北方。

(瑞)我在南方。

(吳)我是怒！

(瑞)我是痴！

(吳)我走了一千二百里！

~~~~~ 場 五 第 折 四 第 ~~~~~

(瑞)我走了二千里！見了黃藍黑綠各色的婦人，見了洞天福地的亞爾善，見了有福可愛的突尼斯，還在那裏見了文雅的土耳其人，串殺人挂在門上(註二)。

(吳)先生，有人騙了我！

(瑞)勳爵，有人賣了我！

(吳)我差不多充了軍！

(瑞)我簡直的繯了首！

(吳)有人用了巧法兒，打發我到南浦，留著一句字，在一個盒子裏道：

『勿縱此老駭即歸。』

白尙瑞狂笑。

(瑞)真的嗎？那是誰幹的？

(吳)白尙瑞的賊，我祇等拗斷他的頭頸！

白尙瑞驚愕。

(瑞) 咦！

(吳) 他胆包身的，剛纔還打發他的僕人來，倒說求我恕他！我不願見那僕人，把他囚在家裏，因此一直的尋他主人來了。好！那無恥的叛徒白尙瑞！我要殺他！他到底在那裏呢？

(瑞) 白尙瑞就是我。

(吳) 你！先生，你開玩笑嗎？

(瑞) 我是白尙瑞。

(吳) 什麼？

(瑞) 不差！

(吳) 別扮這個脚色。你再頑皮，我覺得你很討人厭。

(瑞) 我覺得你很開我心，你滿臉堆著妬忌的氣色。我非常的可憐你。只爲



~~~~~ 場 五 第 折 四 第 ~~~~~

我們對別人作了惡事，固然不好，要是別人對我們作了惡事，那自然益發難堪了。老實和你說，譬如守錢虜遇着窮人借錢，搶風漢眼見妻妻賣俏。這是什麼心境呢？你今天就逃不了這兩樣兒了。若說我呢，不瞞天不瞞地，今晚還等著你尊夫人呢？

(吳)我的夫人！

(瑞)是尊夫人！

(吳)我沒有娶過。

(瑞)你來打這空雷！沒有娶過嗎？前一刻鐘看你那樣兒，活像怒吼的狂夫，痛哭的痴虎，我倒後悔，告訴你實話，陪了多少小心！你若是真的沒有娶過呀！你有什么權利，闖進這可笑的地方來呢？

(吳)先生你該明白這些話是有意激怒我嗎？

(瑞)呃！奇哉！怪哉！

(吳)你太無禮了！

(瑞)真的嗎？

(吳)要對不起了！

白尙瑞以輕侮之態，睨視吳渥德之履，蓋吳方以牙形之花帶，盛飾其兩足，狀至妖豔也。

(瑞)從前打扮頭上的花帶，今天我看見了時髦人放在靴上，打扮他的腳來了。有趣得很！

(吳)別胡說！我們來拚個你死我活！

白尙瑞怒。

(瑞)你敢嗎？

(吳)你不是我要殺的白尙瑞；既然找我來了，也好，試試看，開我刀的就是你。

~~~~~ 場 五 第 折 四 第 ~~~~~

(瑞)你小心了，結果你命的就是我。

吳湏德授雙劍於白尙瑞。

(吳)來！立刻！

(瑞)碰着這樣有趣的決鬪，還肯等嗎？

(吳)在什麼地方呢？

(瑞)牆後。那胡同裏沒人走動。

吳湏德以木板試其劍鋒。

(吳)我隨後再殺白尙瑞罷！

(瑞)真的嗎？

(吳)必然！

白尙瑞亦揚其劍。

(瑞)我們倆頭要死一個，我不信你隨後再殺白尙瑞。

(吳)我們出去！

兩人同出。聞步聲橐橐，徐徐而遠。右方凹壁中，垂幕之小門忽啓，  
白尙珊忽出現於門中。

\* \* \* \* \*

(註一)林達迷亦西班牙積賊。

(註二)以長棍自人肛門穿入謂之串殺，係土耳其刑。

## 第六場

登場人物

~~~~~ 場 六 第 折 四 第 ~~~~~

白尙珊，

白尙珊御暗綠之衣，色幾近黑。且視且聽，狀若省省。

(珊) 都沒有預備！

望見案上食具。

(珊) 這是怎麼一回事？

忽聞白尙珊與吳湏德步聲。

(珊) 什麼聲響？

俯首往來室中。

(珊) 早上翟甸看見一個宮侍出去，跟他。——那宮侍到了吳湏德家裏！

我沒看見呂伯蘭。——這宮侍……奇怪！是個鑄鈴！忠心的報告，大

概託吳湏德遞給他了！——噫！不爲漏洩消息！是他！我倒沒有預防

吳湏德！

白尙瑞持赤劍復入，即投之安樂椅中。

### 第七場

登場人物

白尙珊，

白尙瑞。

白尙瑞立門次，見白尙珊。

(瑞)喂！我早猜到你耍來了！你真在那裏，老妖魔！

白尙珊返顧時，頗現驚狀。

(珊)白尙瑞！

白尙瑞交臂大笑。

~~~~~ 場 七 第 折 四 第 ~~~~~

(瑞)你擺布得好圈套！這會兒只怕滿給我擾得亂七八糟了，對不對？

白尚珊背語。

(珊)這可壞了！

白尚瑞冷笑。

(瑞)這一早起，我踢腳絆手的只碰在你的蜘蛛網裏。現在你的計畫枉費了。我偶然的亂打滾，都給你拆得七穿八洞了。這是很爽利的玩意兒。

白尚珊背語。

(珊)呀！魔鬼！他做了什麼呢？

白尚瑞冷笑益厲。

(瑞)你那背錢袋的人——背錢來爲的是辦事！辦那你曉得的事！你曉得什

麼！

(珊)怎麼樣了呢？

(瑞)我灌醉了他。

(珊)銀錢怎麼樣呢？

白尙瑞作嚴肅狀。

(瑞)我做了贈品，贈給各種人了啊！一個人不能沒有朋友。

(珊)你錯疑了我了……我……

白尙瑞自擊其腳踵鏘鏘然。

(瑞)我先填滿了我的袋，你想。

微笑。

(瑞)你很曉得嗎？哈哈！

(珊)噢！

白尙珊戚然而聽。白尙瑞更笑。

(瑞)發付我一個老保姆，開花的髮兒，果子核的鼻兒，好個討人厭的老妖



~~~~~ 場 七 第 折 四 第 ~~~~~

精……

(珊)爲了什麼？

(瑞)爲了格外小心，不露聲息，問問白尙瑞，是不是今夜約著等她……

(珊)天！你怎麼回答呢？

(瑞)我說是的，是我等她！

白尙珊背語。

(珊)還好！還壞不了！

(瑞)末了兒你的殺手，大甲必丹來挑我決鬥——吳連德。

白尙珊微震。

(瑞)他說白尙瑞今早差個宮侍遞信去，他不願見，要來這裏和我講理……

(珊)你把他怎麼樣呢？

(瑞)我殺了這鳥兒。

(珊)真的嗎？

(瑞)真的，他在那邊牆下還喘氣呢。

(珊)你保得定他死了嗎？

(瑞)和你明天一樣。

白尙珊微吁，低語。

(珊)我倒轉過氣來了！好！上天的仁慈！他一點沒有擾亂！倒給他請了長假。解救了我們！好一個硬掙的幫手！銀錢，那算不了什麼。

高聲。

(珊)事情很奇怪。你沒有見別人嗎？

(瑞)沒有。但是我想還有得看見，也很願意陸陸續續的看見。我打算揚揚我的名，壞壞我們的門風。你只管放心。

白尙珊背語。

~~~~~ 場 七 第 折 四 第 ~~~~~

(珊) 魔鬼！

行近白尙瑞。

(珊) 守着銀錢，立刻離開這屋子。

白尙瑞大笑。

(瑞) 哈哈！是呀！你再叫人跟我！你的法子早領教過了。虧了我運氣好，又回來看見 地中海的青天了！再不上你當了！

(珊) 你該信我。

(瑞) 我不信。況且這牢宮裏，一定這裏有一個人，做你鈞鉤上的蟲蟻兒。本來宮庭的陰謀，總豎著雙梯兒的，這一邊反繯著手兒，哭喪著臉兒，昏沉沉的眼兒，走上罪人；那一邊來了僧子手。——這個僧子手，就是你！必然。

(珊) 唉！

(瑞)我呢？我要拉那梯兒，叫他嘩拉拉的響！

(珊)我誓……

(瑞)我要留在這兒，看看戲法兒呢。兄弟，我也很知道你，又利害，又刁鑽，可以挂兩三個罪人在一條線上。你看我就是一個！我留！

(珊)你聽……

(瑞)又來花言巧語了！呀！你把我賣給亞非利加的海盜！呀！你在這裏給我造一個假白尙瑞！呀！你糟躓了我的姓名！

(珊)偶然！

(瑞)偶然嗎？騙子手做的菜，只等傻子來吃。好個偶然！可惜你把自己的計畫都攪亂了！我倒偏要救救你害的人呢。我也要把我的姓名，到屋頂上去大聲叫喚呢。

攀登窗次之支柱，向外瞻望。

~~~~~ 場 七 第 折 四 第 ~~~~~

(瑞) 你等著罷！恰好有幾個巡警在窗下走過。

探臂出鐵柵，招手而呼。

(瑞) 喂！來！

白尙珊失色。

(珊) 果真他自己承認了，什麼事都壞了！

警官，

數警士。

一警官率數警士入。白尙珊頗皇皇不自決。白尙瑞以得意之色，行向

警官。

(瑞) 你要預備記著口供……

白尙珊手指白尙瑞示警官。

(珊) 這一個就是積賊馬丹籙！

白尙瑞愕然。

(瑞) 怎麼！

白尙瑞背語。

(珊) 我拘押他二十四箇鐘頭就破了。

向警官。

(珊) 這箇人清天白日敢闖進人家來。快逮住這賊。

警士前持白尙瑞之衣領。

白尙瑞怒向白尙珊。

(瑞) 你胆敢說謊！

(警官) 那麼纔叫我們的是誰？

(珊) 就是我。

(瑞) 天主！你太利害！

~~~~~ 場 七 第 折 四 第 ~~~~~

(警官)我信他說得是。

(瑞)到底我是勳爵白尙瑞親身！

(珊)白尙瑞嗎？——請你們看他的大氅領子上，還寫著白尙珊三字呢。這

大氅就是他來偷我的。

警士脫下大氅，警官審視之。

(警官)果真。

(珊)他穿的大襖……

白尙瑞背語。

(瑞)啊！該死的白尙珊！

(珊)是倫達勃伯爵的。

指左袖口之繡章！

(珊)看那徽章！

白尙瑞背語。

(瑞)他是個妖人！

警官視徽章。

(警官)是兩個金堡……

警官往捕，白尙瑞不服。方相持間，衣囊中數鐸勃龍鏘然墜地。白尙  
珊指其肥滿之囊，向警官。

(珊)正經人有這樣裝著金錢的嗎？

警官搖首。

(警官)哼！

白尙瑞背語。

(瑞)這可糟了！

警士搜取其錢。又一警士：



~~~~~ 場 七 第 折 四 第 ~~~~~

(警士)這裏幾張紙。

白尙瑞背語。

(瑞)可憐的情書，或者救我這橫禍！

警官讀其紙。

(警官)幾個信……是什麼？——多少筆迹呢？……

白尙珊留意其封面。

(珊)全是達勃伯爵的！

(警官)不差。

(瑞)但是……

警士縛其手。

(警士)好僥倖！逮住這積賊！

又一警士入，向警官報告。

(警士)大人，有一個人在那邊給人殺了。

(警官)凶手是那個？

白尙珊指白尙瑞。

(珊)他！

白尙瑞背語。

(瑞)這決鬪！何等的鹵莽！

(珊)進來的時候，他還手拿著劍哇。哪！劍在那邊。

警官取椅中之劍視之。

(警官)有血！對了。

向白尙瑞。

(警官)得了，跟他們走！

警士擁白尙瑞出，白尙珊向之微笑。

~~~~~ 第五折第一場 ~~~~~

(珊)馬丹錄早安。

白尙瑞前行一步，怒視之。

(瑞)你是萬惡的強盜！

第五折 虎與獅

佈景：

全前折。惟時當深夜。一燈置案上。

第一場

登場人物

呂伯蘭。

幕啓，呂伯蘭獨坐。身御一黑色長袍，掩其內衣。

(呂)完了。夢影滅了！幻象隱了！下半年我偶然在街上走了一回。我就盼望到這箇時候，我可以安靜了。看看夜景很好，腦筋裏靜悄悄的，沒些聲響；高牆上暗沉沉的沒些危險；地下齊臻臻的排著屋裏的傢伙；櫃上亮晶晶的挂著門上的鑰匙；高頭氣呼呼的睡著兩個啞奴；滿屋裏真的很平安。哦！是沒有可嚇的道理。一切都好。我的宮侍是很忠心的。吳涅德勳爵一定很關心，他依我做了。啊喲！我的天主！你放他去報告，他就是助我，你是慈悲，你是正義，保護這女神，失敗了白尚珊，叫她一點沒有恐怖，一點不受痛苦，她就得救了，——那末這會兒我可以死嗎？

在懷中取出一小瓶，置案上。

~~~~~ 第五折第一場 ~~~~~

(呂)現在就死，懦夫！掉在這黑洞裏！這種死法好像一個人自認了犯罪應該死似的！死在這屋裏太不值錢，可恥得很，一個人獨死！

微揭其黑袍，瞥見內服初幕所御之奴衣。

(呂)死，背著奴衣做我的裹屍布！——我就這樣兒等那魔鬼來，看他咬剩的屍骨啊！

忽起推一器具至祕密小門，橫阻之。

(呂)叫他進不了這討人厭的門兒！

復至案旁。

(呂)嚶！那宮侍找著了吳渥德，一定還不到早晨八下鐘呢。

注視小瓶。

(呂)在我呢，我宣告了我的罪案，該治我的罪，該自己選擇我墳墓的石版，蓋上我的腦袋。本來在世界上也沒有一點趣味了。我的墜落，是沒

有人可以想法兒救的。

投身安樂椅中。

(呂)到底她愛我！天主助我！我沒有勇氣了！

哭。

(呂)該安放我們在平安裏！

兩手抱頭，嗚咽不已。

(呂)天主！

舉首作迷惘狀。凝視小瓶。

(呂)賣給我這個的人，問我今天是什麼日子，我不知道。我的腦筋壞了。

人類都是惡的，你死，死了本沒什麼可惜。我好苦呀！——她愛我！

——一個人永不能挽回已過的事！——我再不見她了！——她的手我

握過，她的嘴，近過我的額……——可愛的神！可憐的神！——該死

~~~~~ 場二第折五第 ~~~~~

！失望的死！她的袍兒，一個摺紋裏，裹着她一線的恩，她的腳兒，一個步聲裏，搖著我一縷的魂，她的眼兒，醉了我的心，她的微笑，她的嬌音……我再不能見！我再不能聽！到底我能死嗎？永不能！愀然以手近小瓶；方震顫欲取時，後面之門忽啓。呂伯蘭愕然。

第二場

登場人物

呂伯蘭，

王后。

呂伯蘭返顧。忽見王后現於門中，衣白衣，外御褐色之風帽，下覆兩肩，露其慘白之面。手持黯澹之提燈，置之地上，向呂伯蘭疾趨。呂

伯蘭驚怕變色，急以長袍掩其奴衣。

(后)白尙瑞！

(呂)天主！是她！可怕的圈套，她是完了！

高聲。

(呂)瑪丹……

(后)咦！怎麼嚇成這個聲兒！白尙瑞！

(呂)誰叫你到這兒來？

(后)你。

(呂)怎麼？我嗎？

(后)我接了你……

呂伯蘭抖而且喘。

(呂)你……快說！



~~~~~ 場 二 第 折 五 第 ~~~~~

(后) 一封信。

(呂) 我的！

(后) 你的親筆。

(呂) 那裏來的事！我保確我沒有寫！

王后卽於懷中出一摺疊之箋，授呂伯蘭。

(后) 你看這個。

呂伯蘭急取其紙，就燈光讀之。文曰：『我今日有大禍臨頭，能解此禍者，惟賴我至愛之王后！……』

讀至此，駭愕不知所措，竟不能再讀。王后以指指其字，續讀之曰：『務請芳躅今晚一臨我室。不然殆矣。』

呂伯蘭以極微之聲低呼。

(呂) 多可怕的陰謀！這張信！

王后仍讀其末行曰：

『至我室之門，乃在大路之下，地至幽僻，夜來決無人知。且至時自有忠於吾愛之人應門，乞勿疑慮。』

呂伯蘭背語。

(呂)我早忘了這個信了。

向王后顫聲而喊。

(呂)你快走！

(后)白尙瑞，我走嗎？我的天主！你是惡人！到底我怎麼做呢？

(呂)天呀！你做的這個？你把自己害了！

(后)這話怎麼講呢？

(呂)我不能講明。快逃，快逃。

(后)我來這裏，也不算十分鹵莽，早晨還打發過一個保姆……

~~~~~ 場 二 第 折 五 第 ~~~~~

(呂) 天主！——我的心要跳出來了，我覺得你的性命裹在急浪裏，走！動身！

王后忽若有所會心。

(呂) 噫！我懂得你的意思了。看著這會兒，你一定有什麼禍事來了。要我躲避這危險！——我不能走，偏要留在這兒。

(呂) 啊喲！這是什麼意思！我的天主！留在這樣的時候，留在這樣的地方！

(后) 信是的確你寫來的。如此……

呂伯蘭舉臂向天，作失望狀。

(呂) 慈悲的天神！

(后) 你願意離開我。

呂伯蘭執王后手。

(呂)你要明白！

(后)噢！我猜著了。在先你寫信給我，後來你……

(呂)我沒有寫過信給你。我是個魔鬼。你快逃！可憐的王后，你落了人家的圈套了！千真萬真！四面圍着你的，都是地獄！難道還不信我的話嗎？你快聽我，我愛你，你是很知道的。我只想救你，這會兒恨不得把我的心掬給你看了，啊喲！我愛你。你快走！

(后)白尙瑞……

(呂)快走！——但是我想大概有個人開你進來的罷？

(后)可不是。

(呂)魔鬼！誰？

(后)一個戴面具的閃在牆角邊。

(呂)戴面具！這人說話嗎？是高高的幹兒嗎？這人是那個呢？那麼說呢！

~~~~~ 場 三 第 折 五 第 ~~~~~

一 黑衣人戴面具，現於後面門中。

（面具人）就是我！

立除其面具，即白尙珊也。王后與呂伯蘭瞪視如石像。

第二場

登場人物

全前場，

白尙珊。

（呂）天主！瑪丹逃！

（珊）太晚了。現在南浦的瑪丹，再不是西班牙的王后了。

王后作恐怖狀。

(后) 白尙珊！

白尙珊指呂伯蘭。

(珊) 你從此就是這個人的好伴兒了。

王后失色。

(后) 慈主！果真是個圈套！但白尙瑞……

呂伯蘭失望。

(呂) 瑪丹你瞧！你做了什麼？

白尙珊徐步近王后。

(珊) 我可拿住你了。——可是我並不難爲你，陛下，你看我一點火氣都沒有。我偶然找著你在這裏，——你好好兒聽著，大家別聲張，——一

個人半夜裏和白尙瑞在這祕密的屋子裏，這事情——是王后幹的，——宣布出來——總而言之，足設立刻向羅馬聖父那裏報告，註銷王家

~~~~~ 第五折第三場 ~~~~~

婚姻的了。但是我想這事，還好修補，只要你肯答應。一切都可以守著祕密。

言次，於衣囊中出一紙，展以奉后。

(珊)這是上國王的信，你給我在那上頭簽個字。我馬上交給扈從的祕書代遞上去。然後，——一個車子我已經給你預備，很多的金錢在裏頭了，

以手指外。

(珊)就在那邊。——你們倆立刻動身。有我幫助你們，路上有一點兒不用操心，可以從多雷德經過亞岡塔拉，一直到葡萄牙。以後儘可憑著你們的意思，到那裏都不關我們的事，只消閉著眼就得了。——你乖乖兒聽我的命令，此時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你們的事情；倘或有半個不字，趕明兒個馬特里全京城都知道了。別糊塗，你的死活全在我的手裏。

指案上所置之文具。

(珊)那裏筆墨都齊，瑪丹，你該寫了。

王后面色灰敗，傾跌安樂椅中。

(后)我落在他的權力之下了！

(珊)我只要你，把這個願書上給國王。

呂伯蘭此時一一聞之，如聞霹靂，兀立不動。

(珊)由着我做，朋友，我辦這事，爲的是你。

向王后。

(珊)你簽字罷。

王后戰慄背語。

(后)怎麼弄法呢？

白向珊側其耳，取筆獻諸王后。



~~~~~ 場 三 第 折 五 第 ~~~~~

(珊)你捨不得王冕嗎？你雖然失了王位，可得了幸福，也抵得過了。我的  
人都留在外面，一點兒不知道我們三個人在這裏做的事情。

以筆置王后手指中，后不推，亦不受。

(珊)怎麼樣？

王后慘然，凝視其面，狐疑不決。

(珊)如果你不簽字，你就自害自了。醜名兒是你的徽號，冷尼庵是你的深

宮！

(后)天主！

白尙珊指呂伯蘭。

(珊)白尙瑞很愛你。他靠你得了高官，比我闊得多呢，多高的門第，差不

多和親王一般。一箇散尼汗，山上有堡櫓，鄉下有采地。他是陶曼鐸

公爵大西班牙，白尙家……

且言且推箋紙近王后。后狀張皇，手震顫，意似允簽矣。呂伯蘭忽若  
驚醒。

(呂)我不是白尙瑞，我名呂伯蘭，是一個奴僕！

突然起奪王后手中之筆，且碎其紙。

(呂)瑪丹不要簽！到底我逼悶死了！

(后)白尙瑞！說什麼？

呂伯蘭立脫其袍，自現奴衣；無劍。

(呂)我說我名呂伯蘭，是這個人的奴僕！

回向白尙珊。

(呂)我說這樣兒的陰毒，也毒殺了，我不要什麼幸福！——多謝多謝！——

咳！你在我耳邊灌了多少好話，也是枉然！——我說我雖然很受你  
陰謀的束縛，到這會兒也是我該醒的時候了。論起來我們倆的爲人，

~~~~~ 場 三 第 折 五 第 ~~~~~

雖不了多遠，勳爵，我們好結個無恥的團體。我有奴隸的衣服，你有奴隸的靈魂！

白尙珊凜然向王后。

(珊) 這人果真是我的奴僕。

呂伯蘭此時狀至傲兀。

(呂) 這句話太多了。

王后驚惋不自聊，伸臂仰天而呼。

(后) 正義的蒼天！

白尙珊向呂伯蘭。

(珊) 這句話太早了。

交叉其臂，植立厲聲而言。

(珊) 也好，現在沒有什麼關係，索性老實說罷。我的舊仇報得很圓滿了。

向王后。

(珊)你明白了嗎？我保得定全馬特里都要拍手叫好！噯！你破壞了我的大權！我現在傾覆你的寶座！噯！你充發了我！我現在驅逐你！噯！你拿出你的丫頭硬配我做夫人！

狂笑。

(珊)哈哈！我獻上我的奴才，暗做你的情夫！你必然也可以嫁他！國王走了！——他的心就是你的榮光，

又笑。

(珊)你封他做公爵，你就是一位公夫人！

囁其齒，震震有聲。

(珊)哼！好大的威風！一脚就把我踢倒了！只想永遠伏在你裙底下！做你的春夢，你只好算個痴子！

~~~~~ 第五折 第三場 ~~~~~

當白尙珊揚揚得意時，呂伯蘭竊赴後方門次，以鐵門牢鑰其門，徐行返，就其身後，適值白尙珊語竟，以得意之魚脫視似失知覺之王后，乃乘其不覺，把侯爵之佩劍柄，疾抽之，堅持在手，作獠狀，向白尙珊。

(呂) 你膽敢來侮辱王后嗎？

白尙珊跳身回門。呂伯蘭橫身阻之。

(呂) 喂！你別上那邊去，我早把鐵門上了，——侯爵，事到今天，你要逃出我的手，除非魔王真的保護你立刻顯靈。——剛纔好大的威風，現在輪到我了！——人類遇著毒蛇斷沒有放他活著走的——這裏沒有你的人，也沒有地獄的鬼進得了這門！我的鐵腳踏住你的凶鱗！——瑪丹，這個人不是把話侮辱你嗎？我告訴你，這個人沒有靈魂，簡直是個妖怪。昨天他談笑自若的逼我，磨爛我快活的心，我是個被難人！

又是求！又是哭！我不能告訴你。

向侯爵。

(呂)你到這個時候，還只管囉唆吃嗒，說不斷張牙舞爪的話。我也沒工夫給你辯理，再者我也不懂。——啊喲！惡人！你敢……——你的王后是個可敬愛的婦人！你竟敢在我面前侮辱她！——你看，有一個你一向讚嘆算做真聰明人的我！你難道料想我可以眼看你由着心兒做，一聲兒不言語嗎？——勳爵，你聽，現在這個人有什麼權力呢？當著一個叛賊，或是一個無恥的騙子，犯著一種非常的罪惡，那時候不管是貴族，是賤民，只要是個人，都有權力對著他面，吐出死刑的判決，用著一劍一斧一刀不論了！——啊！我是奴僕！我就做劊子手嗎？

(后)你不殺這個人嗎？

(呂)我不敢在你面前，完成我的本分，到底該另換一個地方。

~~~~~ 場 三 第 折 五 第 ~~~~~

力推白尙珊向祕室。

(呂) 先生，就這麼著！到裏面去祈禱天主！

(珊) 這是暗殺了！

(呂) 你這麼想嗎？

白尙珊手無寸鐵，以怒目環視四圍。

(珊) 這些牆上都沒有！沒一件兵器！

向呂伯蘭。

(珊) 至少有一劍！

(呂) 侯爵，你說笑話了！主人！我是紳士嗎？一個決鬥！不敢當！我是你手下的人，披著紅衣裝著金鈕的奴才，要打要罵的賤胎子，——要殺誰！是我要殺你，勳爵，你看著好嗎？如同一個無恥賊！如同一個懦夫！如同一隻狗！

~~~~~ 蘭 伯 呂 ~~~~~

(后) 救了他罷！

呂伯蘭手執侯爵，喘且向后。

(呂) 瑪丹，這裏各人報各人的仇。魔鬼決不能天神來救的！

王后下跪。

(后) 赦！

白尙珊狂呼。

(珊) 殺人！救命！

呂伯蘭揚其劍。

(呂) 你想立刻死嗎？

白尙珊力撲之。

(珊) 魔鬼！我死在暗殺！

呂伯蘭擠之入祕室。



~~~~~ 第五折第四場 ~~~~~

(呂) 侯爵！你應該死在罰！

兩人入室後，室門立闔。王后獨留，暈倒椅中。

(后) 蒼天！

寂然久之。呂伯蘭由密室出，面灰白，手中已無劍矣。

### 第四場

登場人物

呂伯蘭，

王后。

王后如冒重寒，木然斜倚椅中。呂伯蘭股弁不成步，忽跪倒於地，兩目下注，似不敢舉以向后者。久之，乃發其吻，音微而語重。

(呂)瑪丹，現在我該向你聲訴了。——我不敢近你——我的話句句誠實。

我想你現在大概很厭棄我了，到底我還不至於像你意中猜想的罪人哩。咳！這件事說明，談何容易。打總一句話，我沒有惡的靈魂，始終是個正直人。——這戀愛誤了我。——我很曉得該找個自明的法兒，可是罪名已經成立了，我自己不願辯護。——這沒有關係，你看我很愛你。

王后震顫不已。

(后)先生……

(呂)別膽小。我決不敢近你。陛下，我要一一的全告訴你。噯！你信我沒有惡的靈魂，今天我在大街上，整整的跑了一天，彷彿像個瘋子，經過陛下建立的病院旁邊，也常常有人看著我，自己也模模糊糊，覺得發昏得不成樣兒了，有一個民婦，不哼一聲，替我拭去了額上落下的

~~~~~ 第五折 第四場 ~~~~~

汗點兒。天主！請可憐我！我的心碎了！

(后) 你要怎麼樣？

呂伯蘭合掌慘呼。

(呂) 瑪丹，求你恕我！

(后) 永不能。

(呂) 永不能！

乃徐起，行近案旁。

(呂) 一定嗎？

(后) 永不能！

呂伯蘭取案上小瓶，就唇際一飲而盡。

(呂) 憂愁的火苗，澆滅了你罷！

王后忽起趨就之。

(后) 他做什麼？

呂伯蘭重置其瓶。

(呂) 都沒有了。我的罪惡也完了。瑪丹，你罵我，我福你，那就得了。

王后慌張。

(后) 白尙瑞！

(呂) 可憐的神，我想，你愛我！

(后) 這奇怪藥水是什麼？你做了什麼？告訴我！回答我！說！白尙瑞！我

恕你，愛你，信你！

(呂) 我名呂伯蘭。

王后抱呂伯蘭以臂。

(后) 呂伯蘭我恕你了！到底你在那邊做了什麼？說，我恕你了！這個可怕

的水，不是毒藥嗎？說！

~~~~~ 第五折第四場 ~~~~~

(呂) 是毒藥。可是我心裏快活了。

呂伯蘭亦抱后，舉日向天。

(呂) 呀！我主！無上的裁判！你許我這可憐的奴僕降福這王后，因為他安慰了我十字架上的心，活著爲了愛戀，死去受了慈悲！

(后) 毒藥！天主！這是我殺了他了！……我愛你！如果我恕了你呢？……

呂伯蘭領跌。

(呂) 我一樣的做。

音聲漸微。王后攬之臂中，不釋。

(呂) 我不能再活了！別了！指門。

(呂) 你從這裏逃！一切守著祕密！我死了。

應聲而倒。王后伏屍而哭。

(后) 呂伯蘭！

~~~~~ 蘭 伯 呂 ~~~~~

呂伯蘭垂死，聞后呼名而醒。

(呂) 謝謝！

幕下。

## 囂 俄 自 述

囂俄自己記他一生的經過，曾做一部筆記，名叫做生活的實證談。書裏面記著他編造呂伯蘭劇本的一段事迹。對著編造文學的劇本，經過種種困難，受過種種攻擊，可見囂俄戲曲在當時法國社會上，是創新的，不是襲舊的；我們現在想改革戲劇，這種教訓是不可不受的。我譯完呂伯蘭，不能不把這段有關係的筆記，一起譯出來，鼓動鼓動文學界的興趣和勇氣。下文便是囂俄的筆記了：

大仲馬先生自從哈雷先生離了寶德聖瑪登園，常常慨嘆。並且很不滿意哥曼狄佛郎賽園。有一天，看囂俄先生，剛剛奧倫公爵也在座。大家談起來，公爵問：『仲馬先生，爲什麼近來再不編劇曲呢？』仲馬先生說：

「新文學沒有劇場了，佛郎賽園萬不適宜，從前將就用，現在再不願將就了；寶德聖瑪登園，本來很好，可惜前頭一個有天才高尙的導演家，一離開之後，早成了奇獸院和野戰醫院的樣子，那裏還是個劇場呢？我說佛郎賽是管死人的，寶德聖瑪登是管畜生的，近今的藝術，簡直掉在泥坑裏。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憤慨，劇曲著作家都是這樣說，囂俄先生也好久不做劇曲，只要有了一個劇場，還不照舊的每年做成兩劇。」奧倫公爵說：「這話實在，近代藝術應該有一個好好劇場，何妨把這話去告訴祁藻德先生。」

仲馬道：「現在我已經在公爵這裏陳明了，囂俄先生該上總理那裏去說說。」

囂俄道：「有一個劇場，固然是好，但是還要一個導演家。」

仲馬到住了，他實在沒有這人。就問囂俄：「你有認得的人嗎？」



——有是有，可不認得。我接過一種劇場日報，思想完全和我們一樣的，而且很迴護我們倆的主張，倒是確然的信仰，並沒別的隱情，可是這位勇健的青年，做這日報，并沒得著什麼酬報，所以只出了四回。我卻是不認得他。有人說他想做劇場的導演家，這就是個新劇場的導演家。

仲馬道：邵黎！可惜他沒有錢。

——只要有了特許狀，他就好去找錢了。

仲馬還說了許多辨駁的活，但仲馬原是個溫和人，後來也贊成了。——他走了之後，黨俄暗想他們三言兩語就把個本來沒有的劇場預備好了，沒有這般容易的事。看看公爵正在那裏應酬，那些約定來請求事情的人，忙忙碌碌，彷彿把早上的談話忘了。黨俄也辦他自己的事，並沒有上祁藻德那裏去。

後來有一個朋友，——當時在座的——來給黨俄說：『已經把早晨我

們的話告訴了祁藻德了。倒很詫異，我不去說。」這麼著第二天早晨黨俄就去了。

黨俄一進門祁藻德就說道：「你難道不要你的劇場嗎？祁藻德很快活很懇切的樣子，又和黨俄說：「現在要求建設新劇場，再正當也沒有了，有了新藝術，自然應當有個新劇場，本來佛郎賽園，只好演唱遺傳和談話的戲曲，那裏是新奇勇武文學的演台呢？政府對着國家，該負獎勵新文學的責任，也就該負建設新劇場的責任了。」

祁藻德又道：現在我們來規定規定特許狀的條文罷。當時總理和文學家互相洽商，祁藻德先生將劇場的規條，親自寫定，定得非常寬大，可是只爲文學劇的特例。黨俄又要求加入音樂的特許；只爲想起他的呂克蘭斯、鮑夏劇中，有醉歌和輓歌的特殊，在黨俄的意思，要給藝術上完全的能力，從颯的合樂（註一），直到撲羅梅丹的會唱（註二），都包括在內。祁藻德

先生一切允許了。

祁藻德道：好了，現在只缺了內務大臣的簽字了。但是我已經給他說過，我們都答應了。你明日去見他，就可以把你的特許狀交給你了。

囂俄問道：我的特許狀嗎？

——那自然！就爲了你我們纔給這劇場的。

——我不要他！我做藝術，並不做生意。我不願意，爲了我給這特許狀，也不是爲了導演家，也不是爲了著作家。我要求一個劇場，全爲了新產品，沒有他，纔求的。

祁藻德道：是呀！可是准一劇場，應該我們准給一個人纔對。你有導演家嗎？

——有邵黎先生。

——我不認得他；只要你說他行也罷了。你明天就領他到卡士柏靈先

生那裏去。

置俄回家就寫了一信，知照了邵黎，邵黎得信後，次日早晨來會置俄。

置俄告訴他道：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，你有了一個劇場了。

置俄把特許狀的事告訴了他，邵黎喜出望外，平時的夢想可實現了，稱謝不絕。置俄剪住他的話，告訴他內務大臣，正等著他呢，恰好邵黎坐來的一輛雙輪車，還停在門口，兩人就同上了車，一直到了內務省，進了卡士柏靈的公事房。

卡士柏靈先生叫人去檢出特許狀來的時候，置俄再三聲明昨天在祁藻德先生那裏說的話。

——這個劇場全爲的是文學，並非爲的是我。邵黎先生如果爲他的利益起見，可以求我編幾折戲曲，但他一般有不向我求的自由，我一般有拒

絕他的自由。他是導演家，無異乎別的導演家，我是著作人，也無異乎別的著作人。邵黎先生獨一該守的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把他的劇場，要做活文學的劇場。

不一會，人說特許狀還沒有辦好，約定一點鐘後，邵黎先生再來領取。

出來時新導演家和囂俄先生說：

——既然你說我有向着好的人請求的權利，我現在就向你求了，求你給我一本開場的戲曲。

囂俄先生答應他，等着有了園子和班子的時候，預備還不遲，邵黎就別了囂俄，自去籌畫他的資本地基和藝術去了。

這都是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十月裏的事情。過了五六個月，囂俄也不聽見邵黎有什麼聲息。有一天，有人來傳卡士柏靈先生有話給他說——我好

像你要的就是文學的劇場！……說時指著特許狀的紙後一段要求，還沒簽字，准許演奧貝拉哥密克的標言（註三）。露俄答著那是誤會了，前回要求的音樂，是指特拉姆裏面的補助品或附屬品，並不是主劇。

直到一千八百三十八年，邵黎先生整整找尋了二十二個月，纔找到了資本。這資本是有一個人情願供獻他，但有一個條件，要共同督理。那也沒甚關係，這一個人不是個流行劇家，却有奧貝拉哥密克的傾向，要求把從前內務大臣未經允許的，一併批准。邵黎先生心裏雖不甚願意，祇因一時找不到別的主顧，也只好受了這資本團，答應了他的請求，好容易竭力向內務省關說，得了奧貝拉的特許權。其實這也不過是個死條款罷了；資本團自己也明白人家期望的是個特拉姆的劇場，自然該把特拉姆來做開場；關於特拉姆的事，當然由邵黎先生負這責任，完成劇場固有的特權；而且這開幕的特拉姆，也非借重露俄先生的大名不可。

邵黎領了這資本團，來見囂俄的第二天，囂俄准許了他一齣劇曲，就是呂伯蘭，是他胸中慘澹經營的大主意，從那日起，就著手編造了。囂俄編這劇的初意，原想把第三折做第一折。呂伯蘭是個總理大臣，陶梅鐸公爵，愛了王后；一個家奴，走進門來，忽然命令這大臣，叫他關窗，叫他拾落地的手巾。一切原由，隨後說明。後來一想，這構造不好，與其突激，不如漸引的效力更大，所以大臣是大臣，家奴是家奴，先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。從七月四日起寫第一折，至八月二日寫末一折。凡囂俄平生編劇，每折都不消許多工夫，只有呂伯蘭的末折，和麥利雄特洛姆的第四折，費時最多；然呂伯蘭第五折的字句，還不如麥利雄特洛姆的長哩。

當著囂俄先生寫呂伯蘭劇曲的時候，邵黎也常來看他，並且領了工程師，同來和他商量劇場的布置；囂俄在聖達尼門，看到了一塊地皮，想題劇場的名兒，就叫聖達尼劇場。後來兩個導演家，決定丁芳且鐵的舊屋改

造，地位甚惡，是個沒人走動的場所。囂俄不大滿意，他說：只好換個名字，叫這個墳墓做復活劇場了（註四）。

有一天，邵黎來訪囂俄，帶了一個劇場新式的模型。依他的意思，想不用排燈（註五），說：『這種排在地上的五葉燈，是荒謬的；因為「實在」的燈，都放在高頭的，并不在下面的；排燈反了「實在」；連藝員都顯出不是「實在」的人了。』——他的模型換了一個新法；五葉燈裝在幀內飾畫景的支柱上面（註六），叫他好像太陽一般，人家看去舞臺再不是舞臺了，街是真街，樹林是真樹林，房屋是真房屋了。囂俄却反對除去排燈。他以爲過似「實在」的表現，一定和劇中詩的「實在」不能融合，持拉姆不同於人生，是把人生變形爲藝術，那麼演員亦應變形，有時叫他變白，有時叫他變紅，自然有了排燈的更好，這條大線，就可把劇場隔而爲兩，做「實在」和「理想」的邊界了。



著作者允許編呂伯蘭之前，早已找得了一個班子。是個外省的流行劇家，叫做費德烈克斐曼德先生。本來在外省唱演，由邵黎去和他定了約，趕著劇場圖樣打好，交給工匠改造的時候，邵黎就寫信叫了他來，住在邵黎家裏。看見呂伯蘭的稿本，看了前三折，很爲高興，看到第四折，有些遲疑，一到第五折，臉上忽然現出憂愁的樣子，不說什麼，就走開了。

那時新劇場還不能試演。邵黎借定了工藝科學館做演習的地方。次日就請囂俄先生在那裏分配角色。濟德烈克先生顯出很爲難的樣子接受了名單，剛剛一眼看見了他的名姓，忽然非常快活的喊出來：

——扮呂伯蘭就是我嗎？

你道費德烈克爲什麼有這意外的快活呢？他自己估量角色，大概要扮白尙瑞。只爲他有個大大的成績在那裏，就是羅培馬的創造；人家常常當面說他，只可扮這類角色，不能扮嚴正的角色；他看了第四折白尙瑞的

舉動，心裏就想囂俄也給別人的眼光一樣，一定也派他一個滑稽的脚色。雖然角色也很美麗，但是一個破爛的美麗。不如呂伯蘭可以脫去他的羅培馬的破衣，重產出個脫胎換骨的新角色，前天的遲疑也爲這個；憂愁也爲這個；現在囂俄竟解放了他嘲弄譏諷的舊面目，投以熱情和詩興，不知不覺向囂俄先生露出感謝的意思來了。

工藝館演習 幾回，勢不能久借，只好搬到新造的復活劇場來。那時新劇場裏擠滿了一班泥瓦匠，鎖匠，小木匠，漆匠，繡彩匠。就在這亂糟糟鬧鬧的工作堆中，舉行末次的演習。這日正演到第三折的開頭，囂俄看著兩個演員，布置得不大合法，立起來要自己去布置。誰想他纔立起時，園頂上一根很闊的鐵桿，砰的一響掉下來，正打在他攤開的大椅上。要不是那演員差了布置，囂俄就不壓死，也半僵了；可見創造一事，危險是萬萬免不了的。

特拉姆著作的經過危險，也和著作人經過的危險差不多。當時造這劇場，邵黎先生既然答應了音樂的條件，自然沒有抵抗的餘地了。在呂伯蘭演習的時候，奧貝拉哥米克也不能不演習，況共同導演人，是真正出錢的主兒，自然呂伯蘭的講習不能不讓不思議的水劇的多演幾次了（註七）。

有一次，囂俄到劇場的時候，看見許多小木匠及繡米匠，正忙着在那裏隔分池子裏的軟椅客位。邵黎和他說明劇場不能光替馬路上的公衆打算，我們的主顧，必多時髦人和大市民，自然該把劇場布置得適意富麗纔好。囂俄不以爲然。答著你說的時髦人，自有音樂臺和露台包房的座位，到底該給大多數的公衆留個地方，這相宜的地方，就是池子裏和兩廊了；你要曉得真正的公衆，是活動的，是激發的，沒有文學的成見，這個特拉姆的自由藝術，就爲他們做的；就因爲他們或者不是奧貝拉的公衆，倒是特拉姆的公衆；這些公衆，平時就不慣這些關攔和隔離的生活，越是層層疊

疊夾夾雜雜混在一堆，越覺得熱狂快活，連智識都容易開了；如果把他們退出池子，只怕他們就要退出劇場了；依我說，軟椅的座位，簡直不必隔分的。

—— 覽俄這種主張，還固執著一千八百三十年時開演歐那尼的觀念。他竟沒有算到年齡和人生原是一樣的不斷進化。那時觀場的青年學徒，到這會兒，有的已成了大名，成就了作家，正發揮他自己的著作哩；有的在文藝上不能見長的，早已拋棄了，改做商或工的大事業了；就是徘徊在文場畫苑中道的幾個朋友，也一個個離開了浪蕩的生涯，裝點些紳富的氣慨，都截了頭髮，豔起禮帽，披著大襖，不是帶著夫人，就是約著情婦，怎麼能再進池子，怎麼能再受擠軋，和著狂亂的喝采，聽著喧噪的拍掌，自討沒趣呢。

呂伯蘭開幕的前兩日，有個十六七歲的青年是王家場近邊沙爾曼中學

校的畢業生，叫法賅利來見囂俄；不多時又領來了他一個同班的朋友。名叫瑪利司的。這兩人都是囂俄最可靠最親暱的朋友。法賅利是從八十多法里老遠的趕來，特地要看呂伯蘭的開幕。

呂伯蘭開幕的第一晚，劇場還沒有完工；包房的門胡亂的裝上門白子，沒有落槽，關都關不上；火爐也沒有暖氣；那時正是十一月裏，天氣冷信已到，凍得看客渾身零碎的動。婦女們只好重穿上大衣，圍上皮巾，戴了帽子，男子也個個披著外套。有人留心只有奧倫公爵始終規規矩矩硬挺著禮服。誰知戲曲一開場，把滿場的冰凍，霎時都解化了。前三折扮演得固然好，費特烈克的做工，足殼撐住了劇場。第四折聖斐曼的白尙瑞，提起了無形的興會，直到第五折費特烈克放出他大角色的本領來，做得悲壯淋漓。直造藝術之絕頂。當呂伯蘭鎖上鐵門，奴衣一脫，拔出劍來，向桌上一擊，對白尙珊說：

你看，有一箇你一向驚嘆算做真聰明人的我！

後來看他殺了白尚珊出來，跪在王后面前求恕，直到吞下毒藥，處處表現得又偉大又真實，又深摯，又光明，詩人這一樂，真是希有之樂，直把他思想的印象，都活現到舞臺上來了。

但是留意觀察，到底池子裏和座位上的喝采，遠不如包房裏的多。知道這個結果，要普及公衆還早哩。

特拉姆的成績，再也趕不上奧貝拉哥米克的成績；若不信時，只看第二天奧貝拉哥米克的開幕。那一天門也關得上了，門臼也落槽了，爐子也有了暖氣了，不思議水劇就得了非常的成功。

幸而一般人非常歡迎呂伯蘭，以爲這個新產物，更比音樂劇重要。當第二次出演時，演到第三折，正在呂伯蘭拾起白尚珊手巾的當兒，忽聽有吹嘴叫的聲音（註八），第四折吹得更凶，其餘時發時止，鬧個不了。劇

場演員們，都說這是音樂劇要破壞特拉姆，獨占劇場的勢力，放出來的手  
段。費特烈克當著第三折下台以後，就告訴著作者，他親眼看見有一個人  
，坐在池子裏吹的，那人就是演不思議水劇時拍掌的人。後來續演吹嘴叫  
總在同一的地方。黨俄夢心裏清楚，特地候著第三折開幕時，到劇場來。  
場上照常演到呂伯蘭給白尙珊相遇，呂伯蘭拾手巾的當兒，黨俄留心看去  
，果然見那個拍掌人，把一個叫子塞在嘴裏，馬上就發出很尖銳的叫聲。  
這不單單黨俄一個看見，費特烈克先生正演到呂伯蘭向白尙珊說道：

我們該救國民！做偉大的國民！我們要打呀！打破陰謀家的黑  
幕！

他可不向白尙珊說完，一直走到台邊，對著那吹嘴叫人的面說道：

揭開騙子手的假面！

呂伯蘭演過第五次，每逢出幕，這個吹嘴叫的還是照吹，第三折給寫

四折，依然連連的狂吹，然到底沒有響應。自五十次以後。就不吹了。第四折終究得了凱勝的結果。囂俄想把手稿賣給他的印書家狄歐先生，後來賓勞伊先生出二十四萬佛郎克，向囂俄加價收買，囂俄也加了兩種未刊布的稿本，報謝了他。

\* \* \* \* \*

(註一) 颺爲莎斯比亞的神祕劇和詩句，在散文裏共五折，演於一六

一〇年。

(註二) 樸羅梅丹爲希臘歐斯希爾之悲劇。

(註三) 奧貝拉哥密克，爲一種說白與歌曲相間之喜劇。

(註四) 墳墓，其地大致多墳墓。



(註五) 卽舞臺前面之列燈。

(註六) 卽琴鉤燈。

(註七) 不思議的水，爲兩折之奧貝拉哥密克，意大利舊劇，托瑪沙  
法顯之說白，達培爾格利沙之音樂，在一八三九年譯，開演  
於復活劇場。

(註八) 吹嘴叫爲劇場中表示排斥之意，類中國之叫倒好。

# 呂伯蘭悲劇後記

此劇初次登台時，黨俄曾親自往觀，藝員，觀客，有謬誤或疑惑者，經黨氏臨場校正，并爲講解，不厭求詳，足徵作者對於此劇之不苟且矣。其所校正講解者，茲爲縷晰述之：

(一)音讀之較正：劇中既演西班牙故實。故恆有西班牙特別名詞，與法語異讀者；如遇E之應讀爲É，康保拉 Camporeal 讀作康保雷，Camporeal 吳乃德 Orate 讀作吳涅丹，Ognate 推伏 Tève 讀作推威 Tevè 是也。

(二)關於歷史之說明：劇中徵引古史事實頗多，有爲普通人所不解者！如拉穆若黎礦稅，Almojarifazgo 本爲亞拉伯字，用此以表明西班牙之

舊君主政體。百分五稅，*Le quint du Cent de l'iv* 乃西班牙至印度之商貨稅例，納貨值百分之五也。又如旱埠捐。*L'impôt des Portsees* 爲西國邊城之關稅。又第三折第一幕內，康保雷說：王后家裏原是很微賤的，每年費了六百六十四千六十六個金狄卡，此事載於 *Solo Madres Corte* 爲查理第二時代制定之數，數目無分毫出入。又第五幕白尙珊說：桑陶氏刀綬上繡著金章，此可於西班牙大公世牒中 *Regeistre de Lagrandesse* 考見之，並以知白尙珊之亦未易去桑陶氏徽章也。第四折第三幕宮侍說：這裏面有沙威倫，有卡達呂帕爾，計大的七枚，小的三十二枚，還有鐸勃龍，銀的有克拉瑪麗，此可以斐烈伯第四時所刊布之幣制書，書名 *En La Im Pre-nta Real* 證明之。

囂俄製劇之要旨，凡描寫一時代之故事，必使此時代之實況，出現於舞臺之上。決不肯如中國戲劇，以一鞭代馬，一幕代床，一案數椅，劇百

變而切末永不變也。即呂伯蘭一劇中，所有關於公私人之生活，屋制，器具，徽章，禮節，遺傳，地理等，靡不博採旁徵，務使吻合當時西班牙之社會。使非作者自臨，向劇場主者一一指導而剖析之，其設備配置，豈能洞中與窺乎？

况鷺俄恆言曰：『精心足以彌天才之缺陷。』其所謂精心者，實欲徧被於一切小事，一如大事，一符號之稱述，如其心意與靈魂之刻畫，一徽章之補敘，如其性質與情感之解剖；直似造物主嚴重。分佈各物於覆幬之中，不以猥瑣而遺，方足彙成天然之美；舉凡歷史中之竹頭木屑，家庭間之柴米油鹽，靡不精密研求，由詩人鑄鑄而呈露於吾人眼膜之下；蓋膚視抑若無關宏旨，其實事事物物，均互關聯。惟此法足以增加其共同之實現，務使活現之人生，不論其為普通的或高貴的，皆能於著作隱微之隅角，如鏡取影，豪毛畢露。人物之動作愈覺像真，悲慘之情感亦因之益劇，百

固囂俄一生製曲之精意，亦其所以制勝之源泉也。

此劇既經囂俄較正講解後，於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十一月八日，在巴黎芳丹桑勃勒館開演，最得一時歡迎。其藝員固無不聰明精要，其布景之適當，表情之佳妙，能得著作者神髓，本劇之價值，因之益重矣。茲述其主熟之脚色：

飾吳乃德者曰費雷，*M. Fereal* 一良好之滑稽員也。彼使飾吳乃德時，能表現其英武之氣慨，與其帶嚴重性的滑稽。十七世紀西班牙文學上，雖有山芳德 *Cervantes* 之重大變化，而費氏仍不失稽孝德 *Don quichottes* 之遺風。飾白尚珊曰穆遜。*Alexandre Maubin* 白尚珊，魔也。但此魔爲第一等之大西班牙。其風度傲岸而嚴重，深沉而冷酷，又文雅無荒僞氣，時時作有分際之滑稽語，而不失其權要之身分。然骨髓中則含有地獄之光，穆遜飾之，能使觀客在各折中，覺其沉靜，覺其陰慘，覺其偉大，而

於兩次恐怖之暴怒，則全注其精神，一在首折，一在末折，一神奸不測之白尙珊，而跳而出。

聖斐曼飾 M. Saint firmin 白尙瑞。白尙瑞一不卑則之英雄也。其舉動奇突而滑稽，其心術則純潔而慈善，自樂其樂，風趣百出，聖斐曼能狀之。

蒲圖恩姑娘 Mademoiselle Louise Paucain 飾瑪麗王后。王后，大神也，亦婦人也。此醜潔之面上，兼有兩種影象。蒲圖恩能以超妙之聰明，體會出之。在第五折中王后拒却奴僕，而卒感動於死者。在罪惡前儼然后也，而在懺悔前，則立成婦人。此種色彩之交光，蒲圖恩曲曲傳出，不失累黍。其一種貞白高貴激昂之致，令人叫絕。

費特烈克 M. Frédéric Lemaire 飾呂伯蘭。全場觀客，於其出幕時，拍掌之聲，幾溢劇場而出，直至結局，不絕於耳。第一折則爲沉思之容，

第二折則寫憂愁。第三折則全露其偉大，慷慨。高尚之情，第五折乃發揮其藝術之真際，以襯出此卓絕之悲慘，當場熱淚迸出，此淚足引場中之痛苦。費特烈克蓋真能實現吾儕想象中之藝員者也。彼將終其身於舞臺之上，視過去一如未來，愈增此偉大著作之榮光。故人謂三十八年十一月八日之演劇，非演劇也，直顯聖耳。

吳 樹 江 氏  
編 題 著 書

116 3 000

上海圖書館



呂伯蘭勸誤表

| 篇目   | 折數 | 場數 | 頁數 | 行數 | 校          | 正 | 誤       | 點 |
|--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--------|---|---------|---|
| 作者原敘 |    |    |    |    | 浪子         |   | 子誤子     |   |
| 白尚珊  | 一  | 二  | 九  | 七  | 他說：        |   | ：誤；     |   |
| 同上   | 一  | 三  | 二六 | 二  | 西班牙的不幸     |   | 脫的字     |   |
| 同上   | 一  | 三  | 三一 | 六  | 也愛着她       |   | 她誤他     |   |
| 同上   | 一  | 三  | 三一 | 二  | 進那矮門……     |   | ……誤！    |   |
| 同上   | 一  | 三  | 三三 | 二  | 白尚瑞作背語     |   | 衍則字應刪   |   |
| 同上   | 一  | 三  | 三六 | 三  | (白)再會！     |   | (白)誤(呂) |   |
| 同上   | 一  | 五  | 五〇 | 六  | 白尚珊        |   | 珊誤瑞     |   |
| 王后   | 二  | 一  | 五五 | 一  | 我想那侯爵      |   | 脫爵字     |   |
| 同上   | 二  | 一  | 六一 | 二  | (姐)陛下，這可不行 |   | (姐)誤(后) |   |
| 同上   | 二  | 三  | 八〇 | 七  | (呂)陛下，是。   |   | (呂)誤(后) |   |
| 同上   | 二  | 五  | 九三 | 一  | 登場人物 王后，   |   | 脫，      |   |
| 同上   | 二  | 五  | 九六 | 三  | 吳淠德        |   | 脫邊線     |   |
| 呂伯蘭  | 三  | 二  | 一一 | 八  | (吳)到南浦     |   | (吳)誤(后) |   |
| 同上   | 三  | 二  | 一一 | 四  | 海上的霸權      |   | 海誤地     |   |
| 同上   | 三  | 二  | 一一 | 一  | 天上的憂愁      |   | 天誤大     |   |
| 同上   | 三  | 二  | 一一 | 六  | 汝慎防之       |   | 汝誤你     |   |
| 同上   | 三  | 二  | 一一 | 八  | 俯首沉思。      |   | 脫。      |   |
| 同上   | 三  | 五  | 二九 | 二  | 拊呂伯蘭之肩     |   | 拊誤附     |   |
| 同上   | 三  | 五  | 四三 | 三  | 簽名         |   | 簽誤籤     |   |
| 白尚瑞  | 四  | 一  | 四四 | 七  | 霜後之草色；     |   | ；誤在草字下  |   |
| 同上   | 四  | 二  | 五一 | 三  | 神色惘惘       |   | 惘誤惘     |   |
| 同上   | 四  | 二  | 五五 | 九  | 排得齊齊的      |   | 脫排字     |   |
| 同上   | 四  | 二  | 五六 | 四  | 紅豔得多了      |   | 脫多字     |   |
| 同上   | 四  | 四  | 七六 | 八  | 替女子通信的     |   | 信誤報     |   |
| 同上   | 四  | 二  | 七七 | 一  | 我可不認得她     |   | 她誤他     |   |
| 同上   | 四  | 五  | 八三 | 一  | 接受了她的      |   | 頁碼先後顛倒  |   |
| 同上   | 四  | 五  | 八四 | 八  | 留着一句話      |   | 話誤作字    |   |
| 同上   | 四  | 五  | 八五 | 一  | 先生，        |   | 脫，      |   |
| 同上   | 四  | 六  | 八一 | 一  | 遞給她        |   | 她誤他     |   |
| 同上   | 四  | 七  | 九九 | 一  | 恰好有幾個巡警云：  |   | 是動作應提行  |   |
| 同上   | 四  | 七  | 九九 | 六  | 繡章         |   | 誤作對話    |   |
| 獅與虎  | 五  | 二  | 一一 | 一  | (后)一封信     |   | 是衍文應全刪  |   |
| 同上   | 五  | 三  | 二二 | 三  | 將侯爵之佩劍     |   | 下面！衍文應刪 |   |
| 同俄自述 | 五  | 三  | 三五 | 七  | 許多辯駁的話     |   | 誤低兩格    |   |
| 同上   | 五  | 三  | 四三 | 七  | 費德烈克       |   | 將誤把     |   |
| 後記   | 五  | 二  | 五五 | 二  | 此固囂俄云：     |   | 話誤活     |   |
| 同上   | 五  | 二  | 五五 | 五  | 主要之脚色      |   | 費誤濟     |   |
| 同上   | 五  | 二  | 五七 | 一  | 慷慨，高尚之情。   |   | 此誤百     |   |
| 底頁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Ruy Blas   |   | 要誤熟     |   |
|  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Ruy Blas   |   | 。誤在慷慨下  |   |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3 5449B

不許翻印

實價大洋八角

眞美善書店發行

民國十六年九月出版

華東印刷公司代印

# 真美善書店廣告

## 眞美善半月刊

本刊是東亞病夫跟虛白兩八主編的長篇，譯述部分多選擇介紹歐西名家的作品。在作者的另關原想本著自己的主張，自己的能力的，不驚新，亦不狃俗，另關塗徑，創造成一種真正國性的新文學。或者是一小蛇吞象，另關望太大，却想努力進行，始終不懈，求社會上普遍的同情。

## 囂俄戲曲全集

現在介紹西洋書籍，大半多東拉西扯，毫無統系。一般研究西洋文學的熱心人所看見的大半是斷簡殘篇，恨沒有暢快研究的全集。本社因此發下一個宏願，想把各國文學界幾個領袖的全集逐部翻譯出來。現今先從這部書着手。底封面上刻着詳細目錄。

## 夫人學堂

這本戲曲是法國喜劇大家慕理哀的著名作品。立意新奇；大概的情節是一個男子把一個女人從小囚禁起來，不讓她同社會接觸，以為可以把她獨占了成一個模範妻子。不曉得愛戀是人類的天性，却那女人却跟另一個男子發生了情感，想盡方法要跟他接近，却並不知道這是一樁不該做的事情。作者曲法要跟人驚醒又令人狂笑，真不愧是個風俗喜劇的名導師。



## 真美善書店出版

### 尊俄戲劇全集

- (1) 洛勃沙德 (Amy Robsart) .....1828...備譯中
- (2) 克林威爾 (Cromwell) .....1827...譯述中
- (3) 歐那尼 (Hernani) .....1830...已 印
- (4) 馬莉韵姐羅姆 (Marion Delorme) 1831...譯述中
- (5) 嬉 王 (Le Roi S'amuse).....1832...譯述中
- (6) 呂克蘭斯鮑夏 (Lucrèce Borgia) 1833...已 印
- (7) 馬麗丟陶 (Marie Tudor).....1833...備譯中
- (8) 項日樂 (Angelo) .....1835...已 印
- (9) 呂伯蘭 (Ruy Bras) .....1838.....
- (10) 雙生子 (Les Jumeaux) .....1839...備譯中
- (11) 弼格蘭佛 (Les Bugraves).....1843...備譯中
- (12) 杜荷麥達 (Torquemada) .....1882...備譯中
- (13) 自由戲劇 (Le Théâtre en Liberte) 1886 譯述中